

俠鳳奇緣
天隔



丁 康 191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88B

俠情
小說
俠鳳奇緣中集

目次

- 第十五回 古屋燈昏感恩銷宿怨
海輪月冷避禍走重洋
- 第十六回 竊書函暗中憐志士
聆琴歌意外遇慈親
- 第十七回 強迫同心華生施惡劇
根尋隻耳香帥整官方
- 第十八回 反唇相譏幕賓工媚語
抱頭而遁食客受嚴笞
- 第十九回 泣窮途餘生羈鄂諸
感時局挈眷走金閨
- 第二十回 唐采常青鋒全大節
馮守敬黑夜趕嬌娃
- 第二十一回 測玄機癡人說夢
聞急病孝女驚心
- 第二十二回 進狼拒虎狹路值魔心
拔蛟剪鯨難途逢舊雨
- 第二十三回 迷路徑誤入敵人家
走荒郊重墮奸黨手
- 第二十四回 捨死忘生阿祥遭劫
因禍得福梅禮鋤奸

第二十五回 馳驅輪舶慈父遄征

顛倒衣裳局員媚外

第二十六回 伶俜弱質一病經年

宛轉離情暫時小別

俠情
小說

俠鳳奇緣 中集一

第十五回 古屋燈昏感恩銷宿怨 海輪月冷避禍走重洋

進。艙。的。時。候。本。是。娉。娉。在。前。鳳。琴。在。後。兩。人。及。至。一。眼。瞧。見。那。席。間。高。高。據。着。那。個。留。學。生。芮。天。烈。彼。此。會。意。知。道。着。了。他。們。的。道。兒。鳳。琴。早。一。個。轉。身。依。然。想。退。出。來。這。個。當。兒。無。巧。不。巧。旁。邊。走。上。一。個。馮。子。澄。叉。着。雙。手。笑。嘻。嘻。攔。着。他。們。說。道。姑。娘。們。要。向。那。裏。走。我。們。總。辦。大。人。不。惜。自。家。的。身。分。有。意。奉。請。金。姑。娘。赴。宴。又。怕。金。姑。娘。不。肯。給。我。們。大。人。的。臉。我。好。容。易。略。施。小。計。假。傳。聖。旨。說。是。我。們。這。姪。女。兒。相。請。你。金。姑。娘。依。然。推。三。阻。四。堅。拒。不。從。（足。見。金。姑。娘。精。細。不。如。鳳。琴。之。一。味。率。真。）還。是。我。們。這。裏。的。人。善。于。撒。謊。說。韓。小。姐。在。船。上。等。得。哭。了。金。姑。娘。才。肯。上。轎。翩。然。惠。臨。（以。前。情。事。又。在。馮。子。澄。口。中。敘。明。）好。金。姑。娘。你。別。的。不。看。你。只。看。我。們。大。人。金。容。近。來。越。發。消。瘦。了。他。銀。河。駕。

鵲未銷真個之魂藥店飛龍莫療相思之病……馮子澄此時對着芮大烈覺
 得大功告成得意到一百分便是說話也比平時說得響亮居然筆酣墨舞連
 翩的唱起四六駢文來（真是發笑）這時候惱壞了一個鳳姑娘他正要尋
 馮子澄講理偏生他不識時務居然又跑出來攔着自己不禁勃然大怒指着
 馮子澄臉上罵道你這萬惡的奴才我父親待你是個甚麼樣兒你便是喪盡
 良心也不該因為諂媚別人拿着我做你的傀儡虧你這不識羞恥的奴才編
 謊倒編得滴溜圓的又說甚麼甘老伯家的幾位姐姐在這船上這幾位姐姐
 究竟在那裏呢爲何都變出你門這些活鬼來了（罵得好）坐在上面的那
 個活鬼我又不認識他是誰我一個女孩兒家……馮子澄畢竟良心上講不
 過去雖然被鳳琴肆口大罵縮着頭不敢回一句話然而他却又不肯讓出路
 來怕金娉娉同鳳琴要逃走其時却觸怒了一個芮大烈他今日因爲來會娉
 娉打扮得比平時格外齊整預備賣弄他的風流鳳琴別的話不罵偏生罵他

是活鬼。諸君想想，一個人想要在姑娘們面前賣俏，這活鬼兩個字最是刺心。不過不由在座上抬起身子，使着他那一種官派，吆喝了一聲：「好大胆的丫頭，你破口罵誰？你還口口聲聲自命是女孩兒家，那個姓俞的？同你在一處做事，那一件我不知道，怕你未遇見姓俞的以前，或者是女孩兒家自從遇見姓俞的以後，久已不是……」（罵鳳琴處，直是何苦。雖然吾不怪芮大烈，吾惟怪馮氏奴才。前日忽然捏造俞竹筠與鳳琴之神態，以致貽人以口實也。）芮大烈一句話還未說完，拍的一聲，猛不防嘴巴上着了一下，原來正是席間陳設的一個盛瓜子用的鴛鴦銀碟，打得臉上半邊紅腫起來。（真是活鬼矣！一笑）頓時打落了兩個牙齒，銀碟子從空墮下，又將面前放的一個描金粉錠的茶杯，打得粉碎，那茶濺到腮頰上，重行隨着嘴裏的鮮血淋漓，瀉瀉將一件空心嵌花竹根青實地紗馬褂，污了半邊。（越發成個活鬼）芮天烈掩面大叫：「反了！反了！你們替我將這兩個妮子捆起來，送到營務處去說時，遲那時快。」

金。媽。媽。既。然。用。鴛。鴦。銀。碟。打。了。芮。大。烈。（隨。手。點。明。）旋。卽。一。個。轉。身。舉。起。一。隻。粉。臂。楂。開。纖。纖。五。指。喝。一。聲。去。罷。馮。子。澄。應。聲。而。倒。一。直。滾。入。前。艙。裏。面。此。時。阿。魔。同。娘。姨。聽。見。消。息。不。好。阿。魔。平。時。同。他。姑。娘。操。演。狠。學。了。有。幾。分。本。領。將。衣。衫。拽。了。拽。大。踏。步。搶。入。裏。面。擁。護。媽。媽。娘。姨。躲。在。船。角。上。只。索。索。的。抖。鳳。琴。剛。要。隨。媽。媽。出。來。芮。大。烈。負。痛。將。酒。席。推。過。一。邊。竄。出。幾。步。來。抓。鳳。琴。船。頭。船。尾。那。些。差。官。聽。見。他。們。大。人。叫。打。人。大。家。蜂。擁。而。入。那。船。身。便。不。由。的。在。湖。裏。混。蕩。起。來。鳳。琴。見。勢。頭。不。好。嚇。得。粉。面。失。色。四。面。望。了。望。更。無。可。逃。避。之。處。天。氣。驟。熱。却。好。那。船。上。兩。邊。的。吊。窗。一。例。的。都。吊。着。船。裏。雖。然。擁。擠。船。外。却。是。白。茫。茫。天。空。地。闊。鳳。琴。更。不。怠。慢。倏。的。一。隻。脚。搭。上。順。着。窗。子。擺。的。一。張。大。理。石。方。几。雙。手。向。窗。沿。上。一。捺。一。個。鷗。子。翻。身。只。見。他。伶。伶。俐。俐。兩。隻。五。寸。來。長。的。拖。鬚。花。鞋。在。半。空。中。閃。了。一。閃。便。聽。見。湖。裏。撲。通。一。聲。浪。花。飛。濺。可。憐。一。位。嬌。小。女。郎。本。爲。看。龍。舟。而。來。誰。知。龍。舟。却。不。曾。看。着。轉。無。辜。的。隨。着。屈。靈。均。遨。

遊水府去了。（讀書至此，我爲失聲一嘆）大家見已鬧出人命不由的面面相覷，弄船的幾個人便喊着救人。娘姨此時慌慌張張的，尙不知道是誰投水死了。（蠢才可笑）馮子澄睡在艙裏，剛待扒起娉娉，那裏容得他正拿脚踏着他的胸脯，他的眼快分明見鳳琴落水，又驚又怒，芮大烈不識時務，還只管喊捉人，又聽見弄船的要救鳳琴，轉厲聲吆喝不許救，讓這了頭死了。這人命官司我自會料理（毒心辣手）但是須得將金娉娉捆起來，莫放他逃走。要緊這裏衆差官，巴不得聽見這一聲，遂各各脫了長衣服，一窩風的向艙裏打進娉娉。此時深恐衆寡不敵，颼的便向壞裏掣出一把明晃晃的解手尖刀……

諸君須知道娉娉，雖然是個女伶，他那擊刺縱送之術尋常便有幾十人也輕易不得近他身邊。在先，婁鐵夫也曾向芮大烈說過的，所以他執業雖賤，却是玉潔冰清，從來不曾被人家欺負。過兩年前，他在這漢口唱戲時候，也是一位權貴慕他顏色，召他侑酒，他那裏肯答應。後來這權貴思慕成疾，其母因

爲愛子心切。遂親自命人。拿着自家名片。說是請金姑娘。後堂閒話。娉娉不知。是計。慨然應允了。不料剛進門時。那權貴早已佈置妥帖。一見了面。便想動手。動脚。娉娉大怒。憑他兩隻粉腕。打出重圍。還要同這權貴提起訴訟。後來經人排解。方才罷休。因此武漢之間。莫不震悚。娉娉英名。又佩服他的貞潔。娉娉自是以後。每逢出外。貼身總佩着武器。防人暗算。（百忙中偏有此閒事）衆人雖然見他掣出佩刀。却也不懼。一者因他縱然英武。不過是個女流。二者這刀是件短兵。不能及遠。依然蜂擁而上。（我爲娉娉捏一把汗）那個船。又只在湖心裏旋轉。左近一帶。又沒有第二隻船。可以呼救人。急智生娉娉。此時更不同。同那些人奮鬥。疾轉身。軀重行跳入後一進艙裏。却好芮大烈正趕出來。兩個人撲的打了照面。娉娉飛起右腿。對準芮大烈前心。使勁一踢。那芮大烈是個酒色淘空的身軀。如何支持得住。立時仰臥在艙板上。娉娉趁勢用一個擺膝壓住。芮大烈身子。（此是芮大人求之而不可得者。吾不知其此時感想爲何。

如也。那一柄尖刀便直望他喉際刺下。馮子澄此時早已扒起來一眼瞧見。娉娉刀尖去芮大烈頸項祇差得一二分嚇得三魂出竅直奔上前一把將娉娉那隻握刀的手腕攀個正着（虧他敏捷）嘴裏哀告道：「姑娘饒命娉娉心裏本不肯便將芮大烈置於死地怕將這件事鬧大了只不過嚇他的意思」（金姑娘作事自有分寸）今見馮子澄上前拉着自己便趁勢扭轉香頸望着前艙那些差官吆喝道：「哇鼠輩聽者你們大人的狗命在我掌握之中我要他死他不得生我放他生他不會死你們若是倚仗人多我也不懼怕你們我只叫你們這大人立刻先死在我刀鋒之下娉娉說話的時候芮大烈在地上方待掙扎娉娉又用刀向他臉上閃了一閃芮大烈乞命要緊遂將頭縮了一縮又不敢動外面衆人見這模樣方才不敢用武馮子澄也跪在地上（誰叫你請他來）說有話好講姑娘且放下手……此時娘姨才知道適才投水的不是別人就是他們小姐鳳琴不由嚇得放聲大哭起來……娉娉喝道要

我饒他狗命第一件先打撈韓小姐要緊馮子澄忙接着說道是極是極韓小姐是我約着他出來的他出了事我也對不住他的父親（到此纔說對不住他父親已是遲了）說着便一咕嚕爬起身來分付船戶停船快快叫幾個水手打撈韓小姐要緊好在湖水並不甚深天氣又暖馮子澄話才出口早聽見船上撲通撲通跳下幾個人去畢竟因爲功夫耽擱得太久那個鳳琴小姐不知隨着這茫茫湖水淌向那裏去了（爲喚奈何）鬧了好半會那幾個船戶依然跳上船來濕淋淋的站着回話說實在沒處打撈娉娉聽到此處不禁那眼淚像珍珠斷了線一股哽咽得半句話也說不出馮子澄也急着唉聲嘆氣又怕娉娉動怒去難爲芮大烈忙說道金姑娘放心無論如何我們總須來想法便是不能得着活的這死屍也是要緊終不能任韓小姐葬於魚蝦之腹（傷心語不忍卒讀）至於第二件呢請姑娘快吩咐了我們好照辦娉娉忍淚說道你們旣騙我出來還須好好的送我回去一邊抵了漢陽河口我一邊便

放了這姓芮的馮子澄道。遵命。遵命。船戶聽見這句話。忙添了四把快槳。如飛的駛出湖口。直奔漢陽而來。娘姨哭着不依向娉娉說道。姑娘這一回去。難道任着我們少姐斷送在此處。娉娉含淚說道。這叫我有甚麼法兒呢。（寫娉娉便是娉娉。若在錦文。必不如此。）你趕快回到你們公館去。給你們老爺一個信。向這厮要人。還怕他飛上天去。正說着話。眨眨眼。已抵漢陽。一船極寫行神速。娉娉看那芮大烈。雖是睡在地上。不敢倔強。然而看他那惡眉瞪眼。知道恨自己入骨。又怕一抵碼頭。不靠自己好生上岸。暗想。一不做。二不休。須弄點苦頭給這厮吃了。他才不能發展他的威武。剛在沈吟耳邊。早聽得人聲喧雜。知是去岸不遠。馮子澄便走上前求娉娉放芮大烈起來。芮大烈憤氣填膺。早喊起來。說你們不要將這賤……娉娉咬緊銀牙。趁他喊的時候。颼的一刀。早將芮大烈右邊一隻耳朵。伶伶割下來。芮大烈霎時疼得暈了過去。娉娉跳起身子。指揮着阿魔奔出船頭。躡上岸。從人叢中跨上兩乘人力車。如飛。

的。去。了。馮。子。澄。嚇。得。面。色。如。土。眼。見。娉。娉。手。內。執。着。明。晃。晃。的。刀。死。也。不。敢。去。惹。他。只。得。率。同。一。班。差。官。進。艙。施。救。急。切。中。又。無。處。去。尋。覓。刀。傷。藥。粉。只。得。向。船。戶。要。了。一。把。香。灰。替。芮。大。烈。安。上。止。着。流。血。又。用。一。方。手。巾。將。頭。紮。縛。好。了。好。一。會。工。夫。芮。大。烈。才。悠悠。甦。醒。本。來。面。色。慘。白。到。此。格。外。像。張。白。紙。馮。子。澄。一。面。收。拾。一。面。嘴。裏。喃喃。的。罵。着。娉。娉。刻。毒。（芮。大。烈。此。番。吃。苦。總。算。馮。先。生。作。成。）芮。大。烈。原。有。官。轎。馮。子。澄。吩。咐。他。們。日。落。的。時。候。來。接。大。人。却。不。料。得。此。時。轉。需。官。轎。應。用。只。好。在。碼。頭。上。喊。了。一。乘。轎。子。把。芮。大。烈。坐。入。裏。面。叮。囑。衆。差。官。押。着。趕。快。送。過。江。到。衙。署。裏。再。料。理。醫。治。馮。子。澄。又。轉。身。入。船。開。發。船。錢。又。另。雇。了。一。個。划。船。送。娘。姨。到。武。昌。省。城。這。且。按。下。不。表。（此。處。自。然。不。表。蓋。急。欲。表。之。事。正。別。有。在。也。）且。表。鳳。琴。懼。禍。投。湖。之。後。其。時。他。們。船。裏。又。鬧。得。個。天。翻。地。覆。至。少。足。足。耽。延。了。有。半。個。時。辰。你。想。這。弱。質。伶。仃。有。多。大。能。耐。可。以。同。這。波。濤。鑿。戰。偏。生。作。者。一。枝。筆。轉。大。刺。刺。去。敘。別。的。事。件。把。鳳。姑。娘。老。

遠攔着在這水裏就令讀者聰明料定鳳姑娘在這部書中也算是重要人物。或者不至就此撒手人天幽明異路然而畢竟放心不下轉恨不得在這時候也雇一個小划子到月兒湖打探鳳姑娘一個下落（調侃不少）鳳琴驀地慣下水去已是拚着一死只覺得渾身冰冷轉比在艙裏涼爽不一刻功夫知覺全失所幸波浪裏只打了一個轉身第二次冒出水面這小巧身軀便似一點輕鷗浮波上隨着順流一眨眼已離坐船有三五里遠近他的知覺又全然回過來只是四肢癱軟一點氣力也沒有回轉妙目四面望了望只見烟霧際地闊天空莫說瞧不出一個人影便是遠帆沙鳥都在微茫縹緲之間這一嚇轉比適才同他們在船上性命相搏的利害再看那一輪紅日已是漸漸西墜心裏一急轉閉上眼想將這身子望水裏挫正當萬分危急猛然覺着有一件東西絆着自己一霎時便止住不往下淌耳邊又聽見唧唧嘈嘈有許許多多小鳥嘶喚睜眼看時原來是一帶葦蕩那新蘆出水約莫已有三五

尺高自家一件羅衫角兒便被這蘆根絆着不動驚喜過望便一手攀着一簇新蘆兀的扒上灘嘴定了一會神覺得水氣侵衣冰膚起粟不由牙齒捉對兒抖戰起來再看看日光已漸漸沒向地平線下去了疏星幾點已一顆一顆的從天際隱隱出來仔細一想又不知這地方究竟去城市多遠揣測這荒涼境地定是個人迹不到的所在那芮大烈窮凶極惡猜不出此時擺佈俶俶到個甚麼樣兒自家父親若聽見我這投水消息不知若何痛心保不定還要急出別的事來雖然我此刻好以絕處重生然而自問我這弱質伶仃怎生會尋覓出道路還能發同我父親見面萬一再遇見深山虎豹以及綠林暴客少停怕還不依然是一死母親及弟妹等遠在蘇州錦文姐姐又棲遲日本幾曾料得到我便如此結局千愁萬緒一時兜上心來不禁嗚咽而哭林中小鳥因爲入暮各各棲息已不似先時嘈雜惟有沈沈暮靄壓到湖面沙際水禽時一作響而已鳳琴哭了一會又猜不出這蘆灘還是孤懸湖中還是接近陸地勉強

掙起身子擬欲向前探一探道路。剛才立起不曾挪得半步。只覺穿的那一幅紗裙被水浸得透濕。裹住兩條小腿。更挪動不得一聲。長嘆不由又坐下來。真是萬籟無聲。新涼中體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猛然身後似乎有人行動。那些蘆葉便簌簌響動起來。鳳琴驚懼急待回頭探視。陡然聽見那人喊着說：「哎呀。這不是鳳琴妹妹。說着那聲氣便有些哽咽飛跑了兩步。搶着上前。鳳琴猛一抬頭才瞧出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阿祥。」（文章從天外飛來）當這患難之中。忽然見阿祥巴巴的來尋覓他。鳳琴一陣心酸。早淚如雨下。口裏更說不出甚麼。（性情文字。我讀至此。我亦覺酸鼻。何也）再一打量阿祥。只見他跑得氣喘吁吁。足趾已被荆棘刺破了好幾處。也含着滿眶眼淚。說道：「我那些地方不跑到不見妹妹蹤迹。我就猜到妹妹要順流到這裏來。因為這地方是月兒湖最低窪之處。果然尋着妹妹。妹妹還不快些走。你看西北角上電光閃閃。停會子還怕有暴雨。此處離漢陽有十多里路呢。周圍又沒有人烟……才說。」

到此。只聽見身後樹木平空價直倒下來。大風虎吼也似的吹得湖水波濤澎湃。電光影裏碗大的雨點子劈頭劈臉的直攆下來。阿祥叫聲不好便伸一隻手來攙鳳琴。鳳琴嚇得只顧要哭。趁勢立起只說得一聲我們向那裏躲。一躲是好呢。阿祥頓脚道我適才走那一邊來的。簡直沒有避雨去處。只好走向前去。再說鳳琴無奈。跟跟跄跄的扶着阿祥。走不到數十步。那雨越發來得大。天又入夜對面不見人影。——荒山深谷之中。一個孤男。一個寡女。又當此危險境地。爲喚奈何。——東磕西撞。僅僅從電光裏辨着道路。向前行走。鳳琴身上本來是被湖水浸透的。雖然遇雨不過添着一層苦惱。阿祥却是渾身濕淋淋的好像落水雞一般。鳳琴看着很是不忍自己。又覩覩一句謙謝的話說不出口。好不容易奔了有半里多路。雨雖略住。而四山雲影依然。烏光漆黑的滂滿天際。閃電在那烏雲裏好似金龍穿梭閃爍不定。——讀者試閉目猜之。苟身當其境。奈何。——其時已約莫有初更光景。鳳琴着實走不動了。只急得要哭。阿祥也知道。

他的意思忙道：「妹妹且勿驚怕，今夜任是我們再會走料想也來不及，逕抵漢陽。況且這風雨又大，道路又生，須得擇一處人家權且休息一夜。明早我再設法或是雇船，或是雇轎，方可行得。所慮的就是此地太僻，想覓一個廟宇也沒有難不成。就在這露天裏過夜。剛說着話，猛然見前面有座土山，當着去路。阿祥失驚說：「如何走錯了道兒？」我先前來時倒不曾見着這山。兩個人只得硬着頭皮，向前進。及至走到面前，原來並不是山，是一座多年失修破敗不堪的一個土地廟兒。廟後一株大槐樹，綠蔭粉披，占得有四五畝大的地。址心裏一喜說好了。我們權且在這地方歇一歇，便扶着鳳琴跨入裏面，只見廊下的蓬蒿長得有半人深淺。新雨之後，蛙鼓爭鳴，還有許多流螢熠耀。草際此時雲色業已散淨，星光滿天，照見那殿上窗櫺傾斜，雖然有一個神龕子，那偶像已剝蝕殆盡。阿祥左右尋覓，方才在一個泥判官脚下拖出一個破爛蒲團，讓鳳琴胡亂坐下。自己委實也覺得疲倦，也就坐在門限上，用手擠那衣角上的水鳳。

琴。坐。定。便。問。阿。祥。道。我。們。儘。今。兒。夜。裏。不。知。可。能。趕。回。武。昌。若。是。能。趕。回。武。昌。我。們。就。儘。力。走。罷。也。不。要。在。此。多。耽。擱。了。這。句。話。轉。把。阿。祥。問。得。笑。起。來。說。妹。妹。想。是。不。知。道。輕。重。我。剛。才。還。說。的。便。是。趕。到。漢。陽。至。快。還。須。等。明。日。莫。說。是。武。昌。又。隔。着。一。條。大。江。呢。今。夜。飛。也。飛。不。過。去。鳳。琴。聽。見。這。句。話。便。哭。起。來。說。我。只。愁。父。親。聽。見。我。這。消。息。他。老。人。家。定。然。焦。急。得。要。死。我。此。時。恨。不。得。立。刻。飛。回。去。安。慰。他。阿。祥。道。妹。妹。的。意。思。怕。不。甚。好。在。我。看。起。來。好。在。妹。妹。如。今。是。安。然。無。恙。便。遲。一。日。給。老。伯。消。息。也。還。不。妨。鳳。琴。嘆。道。我。這。性。命。倒。十。分。難。爲。你。巴。巴。的。趕。來。救。了。我。但。不。知。你。怎。麼。猜。到。我。就。會。出。這。岔。兒。莫。不。是。你。那。父。親。的。詭。計。你。都。知。道。（患。難。之。中。不。掩。其。英。武。之。態。自。是。鳳。姑。娘。本。色。須。看。他。這。一。句。何。等。利。害。）阿。祥。也。嘆。道。我。若。是。不。知。道。我。父。親。的。詭。計。（公。然。承。認。出。鳳。琴。意。外。並。出。讀。者。意。外。）我。怎。生。會。救。得。妹。妹。昨。天。我。父。親。來。請。妹。妹。遊。湖。的。時。候。我。便。防。着。他。們。不。懷。好。意。又。聽。見。妹。妹。居。然。答。應。肯。去。我。急。得。甚。麼。

似的。我想攔阻妹妹。我一定知道妹妹斷不會相信我的話。我從今日清早便不會讀書悄悄溜到漢陽碼頭。妹妹未來的時候那芮大人早先到了。我就吃了一嚇。後來接二連三妹妹到了。金姑娘也到了。我心裏便十分疑惑。起先只防着我父親安著甚麼不良的心。（何以只防父親。蓋因前文馮子澄一篇夢嚙深知其癩蝦蟆之心理也。）還猜不出爲甚事。又鬧出一個芮大人來。及至看見了金姑娘才知道他們別有用意。不是單爲着妹妹。那時候轉把一顆心放下了。剛待回去。然而我這心裏畢竟放妹妹不下。好在已經到了這地方。妹妹們的船在湖裏盪着。我的脚步兒便在岸上走着。妹妹你不用笑。我畢竟我這兩條腿如何及得他們八把槳的快走不多遠。便不狠看見妹妹們的船。只老遠的看見湖心裏有一點黑影子。（用筆如畫。畫也畫不出。）我迸着一口氣直往下趕。（寫盡癡情。）說也奇怪。那船倒好像怕我趕不及似的。兀的又停住了。（此便是舟中用武之時矣。在阿祥口中便如此說。妙絕。）我正

暗暗的叫聲慚愧緊走幾步那船又分明看在我眼裏怎麼沒有一會兒功夫船窗裏會跳出一個人來撲通落水我雖然辨認得不甚清楚我可猜定了便是妹妹因爲金姑娘上船穿的是玄色蟬翼紗的褂褲妹妹却穿的是月白香雲紗褂子外罩玄色襯金夾羅背心是再也不會錯的我其時魂靈已經出竅也不知道怎麼樣才好先想跳下湖去救妹妹又因爲跳下去便死我死原不足惜只是依然救不得妹妹難得妹妹落湖之後頃刻便浮起來以後再不沈了好似有人在水底下託着妹妹一般直望下淪誰知妹妹淪的比適才船走的還快眨眨眼又不見了幸虧我今年春間曾同我父親逛過一次伯牙台知道這葦灘是此湖的尾閘低窪不過一個轉念拿定主意便尋到適才會見妹妹的去處天可憐我這一點誠心竟使我將妹妹救出險完完全全的雙手交給我們老伯也不枉老伯平時看顧我的一番恩義我却不敢在妹妹前邀功只是以後求妹妹對我少呵斥幾句我便是立時死了也就稱心滿意說到

此處喉嚨裏的聲音，便着實有些哽咽起來。（情文交至，語語打入鳳姑娘心坎矣。）鳳琴半晌只是開口不得，粉面上轉羞的一朶一朶紅雲直泛出來。此實無從索解，還須問之一切有情者。早間那一枚香櫞花球，雖是在湖裏浸了一會，便都開綻，却一毫不曾損壞，牢牢的還扣在衣領上。鳳琴用手有意無意的撚着，阿祥是個聰明絕頂的孩子，一眼瞧出鳳琴這種神態，有甚麼猜不到他的芳心兀的又驚又喜，轉不能再說別的，只有俯着頭，幾乎垂到胸口。兩個相對無言，萬籟俱寂，一直捱到有四更光景，鳳琴真是支持不住，便在那蒲團上合上雙眼，沈沈的打起盹來。（此一睡極寫出鳳琴襟懷坦白，毫無一點苟且思想，若在輕薄女兒，必妝出許多嬌羞，遮遮掩掩，吾甚嘆其心之不堪問也。）此時雖是五月天氣，然在這荒野之中，又是夜深時候，那個寒氣逼得人牙齒抖戰，阿祥想着鳳琴身上全被水浸透了，萬一再受着新涼，怕他要生病。（輕憐密愛）自己瞧瞧那件長衫，業已乾燥，便一氣脫下來，輕輕覆在鳳

琴。身。上。再。抬。頭。望。了。望。見。破。簷。底。下。都。透。進。些。白。光。頓。時。將。屋。內。所。有。的。物。件。
 一。一。現。出。（宛。然。是。個。清。晨。光。景）土。地。公。公。的。眼。睛。已。剝。蝕。不。堪。陷。成。兩。個。
 深。洞。全。是。些。蜘。蛛。網。兒。纏。着。娘。娘。下。半。截。亦。已。破。爛。又。經。屋。上。漏。水。青。一。條。紅。
 一。條。淋。得。不。成。模。樣。（帶。補。昨。晚。雨。筆。緻。細。密）倒。是。身。旁。兩。個。泥。小。鬼。崢。嶸。
 獐。惡。兩。個。眼。珠。兒。宛。然。望。着。自。己。轉。有。些。害。怕。不。敢。再。去。望。着。小。鬼。只。耽。耽。的。
 注。視。鳳。琴。嬌。面。雖。是。沈。睡。顏。色。却。紅。活。可。愛。（小。鬼。歟。美。人。歟。一。并。寫。來。發。人。
 深。省）不。多。一。會。那。紅。日。光。線。居。然。從。外。面。透。入。殿。際。槐。樹。上。有。許。多。喜。鵲。吱。
 吱。喳。喳。的。叫。得。利。害。（點。綴。新。晴。如。身。入。其。境）却。把。鳳。琴。驚。醒。了。兀。自。揉。着。
 眼。睛。口。內。喃。喃。只。管。喊。娘。姨。阿。祥。忙。走。進。身。邊。問。妹。妹。要。甚。麼。儘。管。告。訴。我。娘。
 姨。却。不。在。這。裏。鳳。琴。再。一。凝。神。不。禁。羞。得。笑。起。來。又。瞧。見。身。上。披。的。阿。祥。長。衫。
 忙。扯。下。來。遞。給。阿。祥。說。你。這。身。子。不。涼。（嗚。呼。阿。祥。自。有。生。以。來。得。美。人。憐。愛。
 之。語。此。爲。第。一。次。也。一。笑）說。完。這。話。便。從。蒲。團。上。站。起。身。子。又。似。笑。非。笑。的。

向阿祥說道。這廟後想必有些野景。我去去就來。你却在此不許動一步。阿祥連珠價答應不迭。鳳琴獨自走出廟外。耽延了好一會。依然重行入廟。（此事亦殊可以不寫。然而竟復不寫。亦殊覺文字欠細。只如此略略點綴。趣極。）催促阿祥快些趨路。阿祥仍將長衫穿整齊了。復沿着長堤行去。田野之間。漸漸有了人迹。一路問着道兒。約莫早飯光景。已抵漢陽。鳳琴已是走得嬌喘微微。呼吸短促。阿祥向江邊喚了一隻渡船。兩人渡過江。登岸之後。又跨上人力車。匆匆進了城門。向自家公館而來。鳳琴一眼望見自己住宅。想起昨日情事。不禁有身入玉門之感。撲簌簌的淚如雨下。此時阿祥早已跳下車子。立在門首。等鳳琴下車。那個老蒼頭一眼先看見阿祥。兀的揉着淚眼。迎上前來。嘴裏噤咕道。好了。回來一個了。只是我們小姐呢。可憐。今生再休想見他進這門了。（傷心語）阿祥笑起來。指着鳳琴給他看道。這不是你們小姐是誰。老蒼頭猛的吃了一嚇。正要上前追問緣故。鳳琴同阿祥也再不暇同他講話。吩咐他開

發車錢便大踏步直望內裏走。鳳琴含着滿胞眼淚趕到素君書房裏正待敘。昨天遇險的事跡猛一抬頭却空空的不見素君影子。心下大疑却待轉身出來。阿祥已同娘姨迎上前。娘姨已知道阿祥救他小姐出險只是一見了鳳琴遂不由的上前拉着鳳琴雙手痛哭。鳳琴亦是哀哀欲絕。轉是阿祥急得攔着說道。妹妹不必儘哭還須急急去尋覓老伯方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人嚇煞。據適才娘姨告訴我老伯那一番神情怕非佳兆。鳳琴正在盪氣迴腸的分際忽然聽見阿祥這話嚇得直跳起來。說我的父親畢竟怎樣請你們直接了當的告訴我罷。再容不得繞着圈兒說話了。阿祥便望着娘姨說道。你且將老爺昨天的情形向小姐再敘一遍。或者小姐猜得出老爺的用心也未可知。鳳琴急道。你說你說。娘姨便說道。我昨天進門時候也像小姐今天一般便直望老爺書房裏跑。我其時哭得淚人兒似的。又是一個人獨自回來。自然不消說得老爺一猜着這件事便有些不妙。第一句劈口便問我說小姐敢莫出

了甚麼岔兒了。他如今在那裏呢？你不須哭，快快稟明了我，我自去救他。我一想可憐小姐，此時已經在水裏死穀多時了。老爺苦不知高低，還說這救他的話。我聽到耳朵裏，便好像萬箭攢心。本來有許多話要講，忽的一句話也講不出。出了一口氣，堵塞在喉際，只有哽咽的分兒。老爺急得甚麼似的，巴巴的忙在茶壺裏倒了一鍾茶，逼着我吃下去。才略略講得出話，我就將前後事情詳細敘了一個明白。老爺聽到小姐落水這一句話，頓時面色慘白，哇的一聲，嘴裏直噴出一口鮮紅稠血來……鳳琴一面聽，一面早將一幅羅帕哭得濕透了。聽到此處，更是號咷大哭……娘姨又接着說道：「老爺口口聲聲只喊着小姐名字，哀痛不已，更彎過一隻手來，捶着胸口哭說我生生的誤了……娘姨說到此，又說我就斗胆提着小姐名諱……老爺說我生生的誤了鳳兒，如此顛來倒去，念了有十幾遍。我其時沒有法兒，只得力勸老爺叫老爺不用苦壞了。第一先要雇人去打撈小姐，無論生死，老爺總須同那個芮大人不得干休。我

說了這話。疑惑老爺一定依了我。辦了誰知過了一會功夫。老爺好像思索甚麼似的。忽然閉着眼兒。盤着膝兒。也不忙着雇人打撈。彷彿大和尚入了定一般。一霎又喃喃自語。我在旁冷眼看着。已不似適才悲哀形狀。嘆了一口氣。又微微笑起來。我再問他怎生辦法。老爺好似不曾聽見。我知道老爺此時是急痛攻心神不守舍。定然是要瘋癲了。小姐你看我同老爺兩個人在這書房裏。天色又晚下來。外面又起了暴雨。我嚇得只索索的抖。我懊悔不該將話說急了。便想到馮少爺想尋馮少爺來勸我們老爺。我也顧不得風雨。跑入後一進裏去。請馮少爺。誰知馮少爺又不。在屋裏。我其時方恨着馮少爺。不知到那裏去了。誰知道馮少爺會將小姐救得回家來呢。鳳琴急道。這些話且緩講。我請問你今日老爺怎生會不見了呢。娘姨道。我的話還不曾說完呢。當晚既然不見老爺。有甚麼舉動。我又不敢儘着追問。他只好依然回到我們房裏。一盞孤燈。可憐我整整的哭了一夜……鳳琴更是發急說。你且說老爺罷。今日究

竟在那裏你整整哭了一夜。又提他則甚是了算。我感激你這人多情多義。憤語如畫鳳琴畢竟孩子氣。娘姨被鳳琴這句話轉說得破涕爲笑。說小姐講的話真是叫人難受。我這哭的意思敢是想小姐的感激……阿祥在旁也笑起來。說小姐叫你不要講閒話。你這閒話偏生的刺刺不休。姨姨瞪了阿祥一眼。才接着說道。今日天剛剛發亮。我就跑到老爺這裏來打探消息。誰知老爺在床上正是酣睡。簡直像是沒有這事。愈說愈怪。此等處最令人悶煞。我遂不敢去驚動老爺。只得又跑轉屋內暗想。難道老爺會這樣忍心。竟不要小姐了。我委實不肯相信。後來又恍然大悟。老爺他是處事極鄭重的。還記得有一次在蘇州時候。不是小少爺在門首戲耍。忽的不見了。嚇得一家子人沸反盈天。依太太的意思。便逼着家人們上街敲鑼尋覓。小少爺老爺是聲色不動。還攔着太太說不必着忙。停會子小少爺定然自家會走回來。太太大哭大鬧。正在不得干休。果不其然。約莫上燈時候。隔壁賣餛飩的老王早在路

上將小少爺抱回來了。老爺還笑向太太說：「我這見識何如？後來老爺還長篇闊論講出一段大道理，又引着許多故事，我還約略記得些。只是我不敢再說了。怕小姐又罵我囉。」鳳琴又急起來說：「你已經囉囉噓噓了，還說怕我罵你囉。」鳳呢，我請問你這時候你不該應再去瞧瞧老爺麼？」鳳道：「誰說不再去瞧瞧呢？只是我走出來，那老爺已不知去向了我，急得甚麼似的，便趕去問蒼頭看老爺可曾交代他甚麼說話。」老蒼頭道：「老爺出門的當兒，叫我當心看守門戶。老爺去去，曾個朋友就來。」（奇絕幻絕）小姐同馮少爺，你們大家想想，老爺這時候，還有會朋友的道理。我怕老爺此次出門，一定是……說着又哭起來。阿祥聽了，也搓手頓腳，嚷着不好。老伯這樣舉動，真可算出人意外……鳳琴先前聽見，娘姨說他父親爲他急得嘔血，心裏倒是十分難受。及至說到後來，一番舉動，看阿祥同娘姨的意思，似乎疑惑他父親出門覓死，他心裏却不以爲然。轉按定心神，攔着他們說：「你們却不要如此大驚小怪。父親此番出去。」

定。然。別。有。宗。旨。決。不。至。變。生。意。外。我。們。再。等。一。會。父。親。定。然。回。來。倒。是。我。昨。日。投。水。之。後。金。姑。娘。同。那。個。姓。芮。的。不。知。若。何。解。決。這。件。事。娘。姨。並。未。曾。提。起。我。此。刻。倒。要。請。問。你。呢。娘。姨。也。笑。起。來。說。我。只。顧。不。放。心。老。爺。倒。忘。却。將。他。們。的。笑。話。告。訴。小。姐。了。我。想。那。芮。大。人。此。番。打。的。主。意。全。行。在。金。姑。娘。身。上。好。在。金。姑。娘。也。不。負。他。親。親。熱。熱。的。都。把。芮。大。人。的。表。記。親。手。取。去。了。鳳。琴。聽。了。狠。是。愕。然。便。放。下。臉。色。說。你。說。話。狠。要。仔。細。金。姑。娘。是。何。等。人。物。他。肯。爲。威。權。所。逼。而。且。他。平。時。是。最。講。究。武。技。的。不。像。我。這。沒。用。的。人。手。無。縛。雞。之。力。到。了。危。難。時。候。除。得。死。字。更。沒。有。別。的。法。兒。我。斷。不。相。信。他。要。芮。大。人。的。表。記。娘。姨。又。拍。手。打。掌。前。前。後。後。將。金。姑。娘。如。何。用。刀。子。將。芮。大。人。耳。朵。割。去。一。隻。的。話。詳。細。說。了。一。遍。道。這。不。是。表。記。是。甚。麼。鳳。琴。這。才。恍。然。大。悟。也。不。禁。笑。起。來。喊。好。阿。祥。在。旁。邊。聽。着。便。說。這。個。仇。隙。愈。結。愈。深。了。金。姑。娘。一。個。女。伶。究。竟。敵。不。過。芮。大。人。的。權。力。芮。大。人。他。就。肯。平。白。饒。了。他。嗎。鳳。琴。也。有。些。躊。躇。起。來。忽。的。向。阿。

祥深深行了一鞠躬禮。阿祥回禮不迭。鳳琴道：「我此刻狠不放心。金姑娘一發累你辛苦一踰替我到他寓裏打聽他的消息。我便感你不盡。阿祥連連答應。兀的飛奔過江去了。不到半日功夫。阿祥已經回來。說金姑娘昨晚回寓連夜的收拾行裝。今天絕早搭着下水輪船。攜着阿魔出洋去了。這是他寓裏的人告訴我的。千真萬確。鳳琴聽到此頓時面色如土。平空栽倒地下。正是

方幸餘生超虎口。更教別恨咽驪歌。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鳳琴墮湖。必不至死。此人人意中事也。雖然鳳琴何以必須墮湖。在善讀者以爲特起波瀾。爲文章生色耳。乃墮湖之後。忽然跳出一阿祥。從患難之中。乃遂其愛憐美人之志。然後恍然。作者眼光。其實專注于此。然後拍案叫快。爲浮大白者三。

素君聞鳳琴死信。始而痛哭。繼而淡然。終乃出門訪友。幾使人不能測其用。

意之所在悶處使人悶煞原評

月兒湖上變起倉卒鳳琴捨身赴水娉娉揮刀却敵一柔弱一英武身分固是不同然其臨難不屈之精神一般無二均不失爲俠女也月兒湖風潮在場者無一不擔驚受苦却便宜了阿祥轉因此得以欸欸深情博取美人青眼不可謂非出自阿父之賜也阿祥不知感激反從而怨訾之馮子澄冤矣一笑

素君聞鳳琴死耗後種種神情具見英雄舉動畢竟與俗子不同初非故意刻劃然而就文字論固極奇詭之致矣 獨鶴評

第十六回

竊書函暗中憐志士

聆琴歌意外遇慈親

自來古語道得好知子莫若父而知父究竟亦莫若子我何以忽然提起這句話呢因爲素君聽見愛女鳳琴死信始而驚痛繼而泰然終且出門訪友在局外揣測多半疑惑素君愛女心切恐此中另有變故乃鳳琴反力辨他父親斷

不至是畢竟素君此時到那裏去呢諸君定然要探他一個下落的了（我亦謂然）詎知素君當時聽見娘姨報告的一番說話他本是性情中人想到他心頭一塊嬌肉生生的死於非命五內崩潰是以口吐鮮紅繼而按定心神以爲世間萬事總該有個定數鳳兒白白的騙了我十四年鞠育之恩教誨之德已磨得我形神交瘁譬如一件至可寶貴的物件一旦損失苦思固屬無益卽以身命爲殉亦屬大愚而且目前世界爭權利者於朝較錙銖者於市人心鬼蜮世道凌夷慘禍固不免瓜分大患且在於滅種立黃龍戰却運蟲沙渺渺此身憂來則視若贅疣危極則比於纍卵我苟先鳳兒而死我這一靈不昧且恐不得安於九泉難得這一派清流預埋嬌骨好在我年近半百一旦舍此蟬蛻相見何難則是不當哭鳳兒轉當賀鳳兒了（國家多難孤憤半生讀者諒其言乎不得疑爲怪癖也）想到此心地轉反清淨寧帖愴然有悟道之意惟是釀出此種慘禍者轉出自我殷殷救拔的馮子澄施出此種毒手者又是我

平。昔。交。遊。的。芮。大。烈。便。任。是。你。們。不。畏。國。法。不。信。天。道。難。道。這。情。理。二。字。都。一。概。撇。諸。腦。後。咳。一。個。中。華。大。國。上。上。下。下。若。是。全。像。他。們。宜。乎。我。這。韓。素。君。急。急。要。脫。離。這。五。濁。世。界。了。芮。大。烈。呢。以。堂。堂。營。務。處。大。員。爲。着。一。個。女。伶。竟。將。這。受。之。父。母。的。耳。朵。割。掉。一。隻。這。種。毒。刑。已。可。折。除。他。的。罪。過。獨。是。我。那。世。弟。馮。君。設。謀。而。不。被。其。名。作。惡。而。轉。逃。其。報。我。狠。有。些。不。平。與。其。坐。在。家。裏。看。着。愛。女。釵。珥。琴。書。轉。增。哀。痛。（愈。求。解。脫。愈。不。得。解。脫。觀。於。此。語。便。知）不。如。前。去。訪。一。訪。這。忍。心。害。理。的。馮。子。澄。看。他。對。我。有。何。話。說。於。是。匆。匆。的。出。了。自。家。大。門。一。步。步。向。督。署。行。去。因。爲。那。個。營。務。處。不。會。另。設。行。臺。便。附。屬。在。督。署。之。內。剛。剛。走。到。督。署。門。首。瞥。眼。看。見。一。個。人。從。二。門。裏。送。出。那。個。約。翰。醫。院。裏。的。西。醫。嗎。葛。生。出。來。素。君。叫。了。一。聲。馮。子。翁。那。人。見。是。素。君。慌。慌。的。妝。着。不。會。聽。見。送。過。醫。生。之。後。急。轉。身。軀。仍。望。裏。跑。此。時。署。門。外。面。雖。然。站。立。四。名。衛。隊。擊。槍。鵠。立。見。素。君。同。裏。面。人。招。呼。便。不。向。前。攔。阻。素。君。也。就。趕。上。幾。步。轉。攔。在。那。

人前面那人抬頭一望故作笑容說道不料是素翁見訪可請向裏面坐一坐說着便邀素君到他那一個書記室裏從桌子底下拖出一條板櫬用手扯起一角小衿在上面抹了抹灰塵拍拍叫素君坐下素君且不暇坐不由氣得顫巍巍的開口問了一聲說子翁可知道小女落水的事麼（問得絕妙）馮子澄不待素君詞畢猛然拿着手將額角上撲得一撲說我可是糊塗昏了適才送西醫嗎葛生出門嗎葛生給我一包藥末說是須得立時搽上去才可定疼止血我因爲同素翁周旋倒將這事忘懷了累素翁在此少坐坐停刻再來奉陪嘴裏烏糟糟的嚷着那兩隻脚好像抹了油似的早一溜煙跑得無形無影（看此數語一種賊胆心虛左顧言他之神情歷歷如繪）氣得素君張開大口半晌响不出話來又因爲適才走得乏了委實想休息休息只得隨意便在櫬上坐下寂無聊賴連個小厮也不看見抬頭望了望雖然是兩間瓦屋却没有甚麼陳設上面挂着一幅關壯穆神像周倉提着青龍偃月刀立在身後却好

半。身。都。曾。被。水。漏。浸。透。一。片。一。片。的。漬。痕。兩。旁。是。用。硃。紅。蠟。箋。寫。的。門。迎。春。夏。秋。冬。福。戶。進。東。西。南。北。財。十。四。個。大。字。神。座。前。安。放。一。個。瓦。香。爐。還。有。幾。張。黃。紙。神。籤。壓。在。爐。底。下。再。回。頭。看。看。自。家。靠。的。竹。桌。子。左。首。放。着。一。本。官。商。便。覽。另。外。一。部。七。俠。五。義。說。部。磁。筆。筒。內。插。着。幾。枝。禿。筆。一。塊。石。硯。台。已。經。缺。了。一。角。便。從。那。缺。角。之。中。隱。約。露。出。一。幅。八。行。箋。紙。大。筆。縱。橫。字。迹。極。其。飛。舞。頗。近。蘇。黃。一。派。絕。不。是。馮。子。澄。手。筆。最。奇。的。那。字。裏。忽。露。着。革。命。兩。個。字。素。君。心。裏。動。了。一。動。暗。念。當。這。時。代。這。革。命。二。字。最。是。犯。着。忌。諱。的。尋。常。人。不。但。不。敢。宣。之。於。口。尤。且。不。敢。形。之。於。書。不。由。動。了。好。奇。之。念。便。順。手。抽。出。來。不。看。猶。可。看。了。時。只。嚇。得。素。君。伸。出。舌。頭。半。晌。縮。不。進。去。因。念。私。閱。人。家。信。函。於。道。德。上。原。屬。虧。缺。然。而。事。有。經。權。我。若。不。得。着。此。函。這。個。人。性。命。必。且。因。此。無。辜。損。失。人。命。事。重。少。不。得。將。此。函。藏。好。以。備。他。日。質。證。主。意。已。定。遂。輕。輕。折。疊。好。了。向。懷。裏。一。塞。也。再。不。等。候。馮。子。澄。出。來。便。自。踱。出。房。門。却。好。劈。頭。遇。見。一。個。僕。人。素。

君問了一聲，你可是伺候馮先生的。那人點了點頭。素君便道：你們師爺如若來時，就說我等候不及，已經走了。便請你爲我致意罷。說着，便匆匆離了督署。兀自沒精打采，依然向自家公館裏走。及至看見那一座門牆，又不由的淒然淚下。（素君畢竟自有性情，與佛家說的解脫又正不同。）意中便想到逕赴漢陽月兒湖，命人打撈鳳兒骸骨，好將他這伶仃薄軀，帶回蘇州，給他母親看一看。以便歸入祖塋安葬。（並無此傷心事，却有此傷心語，）是令人酸鼻。正待轉身，猛的見那老蒼頭，負着雙手，伸長脖子，向遠地瞧，看似個尋覓人的模樣。素君心下躊躇，轉停着脚步，不走。老蒼頭此時方才見着素君，喜得他直跳過來，口裏喊着：老爺快來，老爺快來。小姐有了。素君驚問道：有了甚麼？是小姐尸骸，不是蒼頭。因適才的話，說得急了，正在那裏發喘哮。素君此時轉比昨日聽見鳳琴死信，着急頓時，臉上佈滿了無窮希冀顏色。（人當絕望之時，忽得此疑是疑非之語，確有如此神氣。）好容易那老蒼頭一口氣才轉回過來，顛

巍巍的說道是有。了。小姐。了。（與開口一句，口顛倒了兩字，意思便自不同。）素君方知道他愛女並不曾死，只仰天長嘆了一聲，那眼淚來得如潮湧一般，頓時將襟袖濕了一大片，又接問了一句說：「小姐有了在那裏呢？」老蒼頭用手指着門內道：「便在這裏。」素君才一步一步的踱入後進來，却好鳳琴和阿祥以及娘姨都坐在一處講昨夜的話。（凡人經過患難之後，必不憚再三以言之，此事自索解人不得。）知道是素君脚步声，第一便是鳳琴站起身來，搶近幾步，拉着素君袍袖，放聲大哭。素君也是悲悲咽咽的，撫着鳳琴雲鬢，說：「鳳兒，你也不用哭了。」你父親自從昨日得了娘姨回來的信，寸腸已裂，斟酌了一夜，覺得浮生如寄，不爲你痛轉爲你喜，你是絕頂聰明的孩子，自能體諒你父親的用意，不至疑我寡恩。（一夜心事和盤託出，便見得素君光明正大，彼尋常爲父者在此時必又有許多妝飾門面話矣。）但是你落水的消息，我自明白，你出險的緣由，我尙糊塗，你且將這件事說給你父親聽聽。鳳琴於是遂將阿祥

如何施救情形。委委宛宛說個詳細。素君聽了大喜。（喜亦人情，但素君此時之喜，又自有故。讀者須細心察之。）直嚷起來說好好不料你妮子這條小命轉是祥兒救的。天下的事再沒有這樣巧的了。說着便轉身向阿祥笑道。好孩子你竟救了你妹妹。（不說救了我鳳兒，反說救了你妹妹，素君心事已於無意中流露矣。）我此時却不須拿套話來謝你。我自理會得便了。（語中極有深意。）阿祥也只笑了一笑，不便久坐。逕自轉入他住的那所屋子去了。鳳琴背後還對娘姨說道。你們都疑惑我父親怕出別的變故，我就猜着我父親的爲人決不至此。你聽我父親適才所說的話，你可明白了。要知道我父親他雖入世能作出世之思，他縱有家屢作無家之想，我做他女兒已經十幾年了。這個還有看不出來的道理。娘姨聽了也極佩服。鳳琴見識此處，按下不提。且說漢陽月兒湖自從鬧出這件笑話以後，頓時傳遍了全城。外人本不知道是鳳琴落水，又因爲霓裳茶園裏那個唱小旦的金娉娉，忽然沒有蹤影，遂疑惑落

水的。就是娉娉。霓裳園主全倚賴着娉娉。是個名角。每晚演戲。都是人山人海。生涯正復不惡。一旦出此意外。變故便想提起訴訟。稟請夏口廳替他捕獲。凶手。後來打聽得是督署營務處總辦。芮大人做的事。嚇得不敢聲張。只好忍氣吞聲。權且罷休。芮大烈割了耳朵。雖然不是致命。與性命尙無大碍。然這創痛也就十分難受。匆匆抬入署裏。已經暈了好幾次。幸虧西醫施救。得法內服藥劑。外進刀圭。漸漸甦醒。轉來因爲關礙着自己名譽。轉吩咐僕從不許將這事傳揚出去。外間因此更傳聞不一。有的說芮大人被金娉娉挖了眼睛去的。因爲芮大人強奸不從。娉娉一狠心。便將他眼睛挖去了。也是淫鬼活該受此報應。更有人講得奇怪。說金娉娉已將芮大人頭割下半邊來。還有一絲兒粘在腔子裏。這人說話時候。便有人拿話駁他。說既然頭都割下半邊來。如何還不會聽見。芮大人死信。那人想了好半會。才笑回道。我原說的。只割了半邊。這半邊已經被醫院裏用麻繩又縫好了一樣。吃得下飯。芮大人如何會死呢。種種

消息都被馮子澄聽在耳朵裏。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只不敢把來告訴芮大烈。芮大烈怕莊香濤大帥一時傳見，便請了一月病假，鎮日躲在署裏不出見客。又沒臉面回自家公館去見那幾位姨太太，怕姨太太們笑話他。姨太太們聽見此事，每日輪流着人來探望。芮大烈次日便命人將馮子澄請到榻旁，自己伏枕同他說道：「昨日我這苦也算是吃穀了，只都是多謝你一力作成。」小人勸人爲惡，一日罹禍，未有不作是言者。爲馮子澄思量，真是何苦！馮子澄聽了這話，一副面皮逼得紫漲起來，忙站起身子，回道：「大人明見，晚生真是算無遺策，不料却被那個韓家了頭鬧壞了他。若不尋死覓活，金姑娘何至下此毒手？」芮大烈嘆道：「韓家那了頭，他已經死了，又提他則甚？但是金娉娉這妮子，我却饒不過他。你去替我想個法兒，或是快遣幾十名軍士趕緊將那妮子捉到署裏來，他肯從我呢，便好。」嗟乎，春蠶到死絲方盡，芮大人可謂多情！他若是依然倔强，便命人悄悄結果了他，讓他同韓家那了頭在陰曹地府一路上。

做夥伴去他死了也怨不得我馮子澄連連稱是又道大人須耐心靜養大人金子一般身體爲這賤人生氣倒值多了可知道大人被這賤人傷害時候晚生其時心肺震動只是措手不及不然晚生早就捧着這顆腦袋去替大人耳朵吃刀因爲晚生腦袋可以去得大人的耳朵却斷斷去不得……芮大烈嘆了一口氣說馮先生你這賤人長賤人短的儘罵很是叫我痛心以後快不要如此（寫芮大烈用情一至於此匪夷所思）馮子澄爽然失色忙改口道金姑娘看待大人原自不錯想也是一時恃着大人寵愛以至得罪了大人晚生理會得立刻去吩咐大人跟前衛隊叫他們派幾位弟兄們去到霓裳茶園裏將金姑娘請得來芮大烈急道這種辦法又不妥當了我這裏着人還好好的去請他如何肯來須吩咐他們硬行捉至署裏便了如園主庇護立刻叫夏口廳發封他戲園說到此又憚了一會說發封戲園又恐怕做不到他們戲園又是掛着外國旗號的咳中國各事總被外人欺負萬一我他日得志去辦

外交。這。個。主。權。是。必。要。力。爭。的。（因私情而想到外交，而想力爭主權，根本已誤。經濟可知，中國外交人材，儻盡如芮大烈，不亦危哉。）說着，又覺得疼痛，起來兀的呻吟不絕。馮子澄急急走出外廳，立時傳了衛隊十二名，吩咐他們趕快過江去捉拿。霓裳茶園，且角金娉娉，他若是肯來，你們便用極重的鎖鍊，將他鎖到署裏，萬一不奉大人鈞旨，你們有的是刀，便將他那顆腦袋取得來，銷差。（毒極惡極）還有一個幫兇，丫頭名字叫做阿魔，的是廣東口音也。一併砍了他大人處，自有我替你們說話，保不干係你們。（在大人前則如彼，在軍士前則如此，芮大烈雖曰無賴，然猶不失為多情。若小人弄權，則尤異常悍惡。吾不知彼袞袞者，果何樂而用此爪牙也哉。）那幾名衛隊知道馮子澄是大人的人，紅人說的話，誰敢不依？各人佩刀擎槍，一直向漢口霓裳茶園去了。馮子澄依然不離芮大烈這臥室，左右照料一切，竭盡心方。據他的意思，但願衛兵立時便將金娉娉砍了，方洩心頭之氣。眼巴巴等候消息，比芮大烈心裏還急。

果不其然沒有半日功夫那些衛隊成大陣的都回轉裏馮子澄便跳出來趕着問這件事如何辦了那些衛隊少不得將金娉娉業已畏罪潛逃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他他急得雙足齊跳說可惜可惜……不防備這聲氣大了已被芮大烈聽見在床上有氣無力的問道馮先生你講的甚麼誰可惜了馮子澄知道此事決難隱瞞得住一面分付衛兵退出去一面就將這事告訴了芮大烈只見芮大烈陡然面色雪白兩眼反插一口氣回轉不來業已死去了半截（奇語那不會死去的定然是下半截一笑）嚇得左右近侍以及馮子澄大家七手八腳將芮大烈拍打了好半會才悠悠甦醒只從丹田裏長嘆了一聲屏退從人叫馮子澄坐在他牀沿上低低說道先生我們這件事可算全行失敗不料得我這七尺鬚眉博通中外便是這小小全球我畢竟也走遍了一半誰知竟被這幾個女孩子弄我於股掌之上我以後還拿甚麼面目見人但是一層金娉娉這妮子我記得當初同那個婁鐵夫第一次相訪他聽見我是

游歷過美國的他真是異常佩服立刻擺設盛筵殷勤招待雖然婁鐵夫也在座中他那一雙俏眼也不會瞟過他一次可喜他同我講得真是如膠似膝皇天在上（忽然設起誓來真是絕倒天那裏有閑工夫來管你這些事）我可不是白嚼這舌根的馮子澄忙道這個誰不相信晚生常在外面聽見人議論着此事幾乎要替大人編一種小說說是大人同金姑娘真是三生緣法呢芮大烈道可又來後來這妮子怎麼又同我生疏起來呢就是上次我告訴過先生的了自從那個姓俞的殺材他平白跑出來頓然離間了我們的恩愛（說話留神若被金姑娘聽見恐但不割耳朵真要割舌頭了）此番鬧出這件事他雖然一時冒失我的心裏依然還是體諒他年紀經脾氣壞也不至就同他計較可憐他一點胆量兒沒有竟匆匆的跑了。我追原禍始這姓俞的我如何饒得他此事全拜託先生你將我這意思快去同留先生雙影斟酌一個絕妙辦法或是就誣他做革命黨寫一封信函交給夏口廳立時捕獲監禁事不宜

遲金娉娉便是前車之鑒說話之間又嚷疼痛馮子澄遂乘勢退出外面果然
逕去文案室裏將這話告訴了留雙影留雙影點頭稱善隨即在案頭抽出箋
紙龍蛇飛舞的約略寫了十數行字交給馮子澄馮子澄本預備次日清晨着
差弁送至廳署又因爲西醫嗎葛生已來診視芮大烈叫人來請他陪侍便將
那箋紙信手押在一方硯台底下匆匆出去不料又被素君瞧見便替他將那
箋紙攜得去了（分疏極明白）馮子澄支吾素君幾句話他那裏真個有事
只躲在旁邊叫人探視素君舉動及至素君已走他便又出來兀自心喜停了
半晌猛然想到那個字柬便左右尋覓只尋覓不着自己又忘記是放在硯台
底下却猜不到是素君攜去疑惑自家遺失好在留雙影住在署內再重行求
他寫一張也不甚打緊立時又跑入留雙影那裏打恭作揖告訴他原委請他
另寫留雙影正躺在一張睡椅上靜靜的聽馮子澄說話一句也不來攙雜他
食指同中指夾着一枝雪茄緊緊放在口邊一股一股的噴出無限青煙濃厚

的。時。間。那。煙。竟。會。將。留。先。生。一。副。瓠。白。的。臉。氣。氤。氳。着。一。點。也。瞧。不。出。來。一。筆。致。幽。細。非。常。及。至。等。馮。子。澄。將。話。說。完。他。才。緩。緩。的。用。中。指。彈。擊。那。雪。笳。烟。灰。從。喉。嚨。裏。哼。了。一。聲。說。馮。先。生。我。們。可。算。都。是。自。家。兄。弟。你。吩。咐。我。替。你。寫。字。我的。字。雖。不。甚。佳。然。以。交。情。而。論。先。生。吩。咐。一。百。件。我。斷。不。敢。只。寫。九。十。九。至。於。這。封。信。函。呢。先。生。把。來。失。落。了。又。來。強。著。兄。弟。另。寫。兄。弟。却。萬。萬。不。敢。從。命。並。不。是。兄。弟。忽。然。自。高。聲。價。攏。共。不。過。百。十。來。字。也。沒。有。自。高。聲。價。的。道。理。只。是。先。生。在。辦。公。的。地。方。想。也。磨。鍊。老。了。那。封。信。函。你。想。關。係。何。等。重。要。兄。弟。若。不。是。因。為。大。人。之。命。却。還。不。肯。拿。我。這。纖。纖。筆。尖。兒。掃。除。別。人。的。性。命。不。怕。先。生。笑。話。食。其。祿。者。敬。其。事。兄。弟。當。這。提。筆。揮。洒。時。候。方。且。暗。暗。禱。告。叫。那。死。者。不。用。怨。我。我。只。是。個。上。命。差。遺。身。不。由。己。又。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料。先。生。轉。看。得。稀。鬆。平。常。遺。失。便。遺。失。了。放。着。我。這。姓。留。的。不。死。總。不。怕。沒。有。辦。不。來。的。事。哼。哼。適。才。兄。弟。同。先。生。講。的。不。過。是。暗。中。陰。鷲。先。生。不。難。拿。話。駁。回。兄。

弟說如今世界文明再不用作此迷信思想莫說害一個人的性命便是害千萬人的性命斷沒有個閻羅老子替你們管這筆閒帳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是了我便不同先生講迷信了我們在官言官萬一這筆迹落在別人手裏不但人家性命害不成這一種證據拿出去便連大人的前程狠有干係虧先生肯如此大意（便一直說到此與下文有匣劍帷燈之妙）這件事我兄弟却看先生分上不去告訴大人至於隨意另寫一張兄弟却不敢應命還是先生另打主意爲是（寫留雙影之險狠妙到秋毫）馮子澄被他這一番話說得毛骨竦然才知道這件事原來有這許多關係料是哀求無益只得怏怏的一步一步踱到自己房裏又不敢再去同別人商議盤算好半日好在自已文字雖然不大清順至於這往來尺牘上道不得個便一竅不通並且那封信上的大略也還記得便胡亂另寫了一封命人送至夏口廳署廳長接得此函那里還敢怠慢立時派了捕役飛也似的直撲金娉娉寓所捉拿革命黨俞竹筠聽

候審訊說也奇怪。俞竹筠此時却不在那裏。捕役直撲了個空。因為俞竹筠那一晚正坐在寓裏寂寥無事。知道娉娉是被韓素君小姐約去遊漢陽月兒湖。看他便由是脫卸到下半回文字。取徑獨別。怕一時不見得回寓。誰知不到黃昏時候。金娉娉同阿魔慌慌張張的逕上了樓。兩人顏色很是難看。俞竹筠不由大驚忙起身問故。娉娉約略將日間事迹告訴了一遍。俞竹筠失聲長嘆說。怎麼鳳琴姑娘竟會死了。咳。放着我俞竹筠一日不死。我都有。一日。剗刃於那個姓芮的腹中。只是妹妹這件事。雖做得痛快。怕這姓芮的決不干休。妹妹還宜避一避風頭。為是娉娉道我也如此打算。但是一時到那裏去才好呢。俞竹筠道好在妹妹孤身一人。我又無家室。我立刻同妹妹逃往日本那地方。我又熟悉而且葉小姐錦文又在那裏。妹妹不用遲疑。就收拾收拾。趕今晚下水輪船。罷。金娉娉想了一想。說你這主意却也周密。只是我却不甚願意。你今日過回祖國。本有你的用心。不能因為我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轉妨礙你們大事。

(言外之事可想，即謂芮大烈之函非誣也亦宜)況且我又無辜的棲遲到扶桑三島做甚麼呢？葉家姐姐他是求學心切，雖一時寄人籬下，他日學成歸國，自然有他一番事業。只是我呢？不過一個唱戲的女孩子罷咧，在本國幹這把戲，已是痛徹心肺，又奚容向隣家去獻醜？(侃侃正論，能使一切鬚眉聞之汗下)雖然我國鬚眉果聞之而汗下耶？是又我所不敢下此斷語者已。一損個人的名譽，其事小；失同胞之顏面，其罪大。(直想到此，是何女子具此心胸)吾爲倒地百拜。我如今倒有個去處呢？我母親流落美都，已逾十載，死生莫卜。音問久疏，我幾次三番擬跨重洋訪尋萱蔭，却都因爲別事牽絆了。今日却好得此機會，我決計赴美。至於歸期，却未知何日，你也不必遠送。寓中什物也須有人照應，我與阿魔僅僅帶著隨身細軟，其餘就全行拜託你了。倘一時不死，我們後會正自有期。(情意綵綵)還有一層，你明日必須先到湖邊去探一探韓小姐生死，我一經抵了紐約，必先將居址詳細告訴你，你便立刻覆我一函好。

讓。我。放。心。咳。韓。小。姐。近。日。同。你。的。神。情。狠。是。親。密。我。的。意。思。稍。待。一。待。我。當。竭。力。圓。成。你。們。的。好。事。不。料。情。芽。甫。茁。噩。劫。先。摧。怎。的。叫。人。不。傷。心。呢。娉。娉。說。到。此。聲。氣。就。異。常。哽。咽。珠。淚。紛。紛。墮。落。襟。袖。愈。竹。筠。也。就。慨。然。揮。淚。說。道。妹。妹。議。論。極。是。論。我。的。心。若。不。是。因。爲。實。在。放。韓。小。姐。不。下。務。必。打。聽。他。一。個。生。死。我。決。計。要。同。妹。妹。到。美。洲。去。一。逛。妹。妹。還。不。知。道。前。月。黃。花。岡。一。役。喪。失。我。同。志。七。十。二。人。噩。耗。傳。來。神。魂。沮。喪。或。者。天。心。未。常。厭。亂。滿。庭。氣。數。未。衰。所。以。我。輩。發。難。一。次。失。敗。一。次。這。個。如。何。教。人。不。灰。心。短。氣。今。日。既。然。妹。妹。將。這。重。任。託。我。我。倒。不。能。孤。行。其。是。少。不。得。便。在。這。嘆。口。勾。留。二。五。月。再。定。行。止。但。是。妹。妹。一。路。上。還。須。保。重。以。妹。妹。這。般。孝。思。斷。沒。有。不。能。會。見。姑。母。的。道。理。我。還。有。一。句。肺。腑。之。談。妹。妹。却。不。要。怪。我。冒。失。我。想。妹。妹。飄。蕩。半。生。終。非。長。策。若。是。遇。見。可。以。匹。配。得。妹。妹。的。人。還。宜。有。所。歸。宿。好。在。妹。妹。是。個。巾。幘。鬚。眉。這。些。事。也。不。須。我。多。囑。娉。娉。道。此。事。放。着。再。說。罷。家。國。浮。沈。一。身。如。葉。伉。儷。之。好。我。一。時。還。

計不到此。兩人正在樓上閒話。一會兒阿魔又匆匆進來。告訴娉娉說。此時外面沸沸揚揚。都議論着月兒湖的事。風聲緊急。姑娘要動身。就此走罷。下水輪船。准在晚間十點鐘啓碇。此時已有九點多鐘了。娉娉站起身來。便同俞竹筠作別。俞竹筠道。我雖然不能親送妹妹。赴美。却要將妹妹送至上海。因爲上海有一隻放洋的船。名字叫做華盛頓。那船上的買辦。是我的至友。柳華生。一路上好招呼他。照應妹妹。我由此也可放心。事不宜遲。我們就此走罷。娉娉點點頭。也不謙遜。隨卽叮囑寓中幾個親信的僕役。照料一切。以後各事。悉聽俞少爺指揮。俞少爺大約一星期可以返漢……此處他們主僕計共三人。果然逕赴下水輪船。直往上海。却好那個華盛頓海輪抵滬。已有多日。他們到的第二天。旋卽放洋。娉娉大喜。並不曾在上海流連。逕將行李等件。挑至船上。俞竹筠特地去拜晤那個柳華生。柳華生原籍廣東人。年已四十多歲。生得肥頭大臉。單論他那個肚皮。不曉得的。望去總疑惑他抱着五斗秬米。爲人極其和藹聽。

見俞竹筠將個年少表妹託他照料，他又瞧見金娉娉生得天仙化人，疊疊的答應不及。（聽見年少瞧見天仙化人，然後答應不及，不費筆墨，已活畫出一個色鬼，真是白描高手。）俞竹筠當時替他們彼此介紹了一番，又叮囑娉娉沿途珍重，正在依依不捨之際，那船上催人的汽笛已催到第三遍，有好些送客的都紛紛攘攘立時上岸。俞竹筠也不能耽擱，不免舍着滿胞眼淚走出娉娉住的那個房艙之外。娉娉此時也沒有別話可說，只說得一聲鳳妹妹消息……底下的話就咽住了。更講不出俞竹筠知道他這意思，說妹妹放心，韓小姐死活都有信給你。（嗟呼，鳳琴固未死也，然娉娉之與俞竹筠，方且增無故之悲，而灑同情之淚，固見得車笠之盟，異常鄭重，然亦可想天下事，惟此將信將疑之際，爲令人難於消受而已。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不其信歟。）只說了這句，忙着跳上了岸。那輪船已朴通朴通的離着蘆船，有一箭多遠。娉娉此際念着拋撇家山，飄然浮海，心中異常感鬱。（單敘娉娉這邊，留俞竹筠後文

再敘是好佈置。命阿魔將艙內窗子推開來自家憑窗眺望不到一刻工夫。那座上海已如一點黑影子霎時不見。一人中景中情使我悠然神往。只見那混濁江流滾滾滔滔到了海便碧清無滓。四面天光水影更沒有絲毫陸地。默然好半晌。懶懶的便隨意躺在床上。阿魔在旁收拾那些吃食盒子。其時剛近夜分。覺得房門外邊有剝啄聲。音還有人低低說話。娉娉側着耳朵靜聽。早見有兩個細崽模樣的人。一人拎着水壺。一人捧着食盒。已經推門而入。笑着問道。金姑娘的房間。阿魔忙答道。不錯。那兩個人便將手內物件一齊放下。笑着說道。我們柳買辦恐怕姑娘適才在餐室裏用膳。不會用飽了。叫我們特地送這飯菜來給姑娘。消夜說着。又將水壺的水倒在娉娉茶壺裏。又澄澄的看了娉娉幾眼。方才退出去。阿魔一面鋪設。一面笑着說道。難得這柳買辦狠是多情。我們這一路上倒沒愁沒有照應呢。姑娘便請來用一點。領他一個情兒。娉娉好半晌不語也不理會。阿魔說的話只冷冷的叫放着罷。我此時

不餓你吃得下去你就吃了也好說着又長長嘆了一聲（顏色誤人、隨地生事、此一嘆也、姑娘會矣、）當夜無話誰知次日洋面陡然起了颶風、白浪滔天、銀濤蔽日、滿船的人、大家都有些眩暈、有立脚不穩的、便都把來綁在鐵柱子上、娉娉房間裏、架上一個盥洗磁盆、平空傾覆過來、跌得粉碎、弄得一房裏都是水、阿魔欵欵斜斜的跳下床、忙着收拾、娉娉擁衾而坐、愁悶異常、忽的房門開處、擠進一個人來、（用一擠字、已畫出其人肥胖、）只披了一件洋汗衫子、手裏持着蒲扇、笑嘻嘻將娉娉看得一看、說原來姑娘還好、倒不曾嘔吐、不知姑娘此時心裏覺得怎麼樣、若是嫌房間裏悶氣、鄙人那個辦事室、倒還軒敞、姑娘不妨請去坐坐、庶幾不負鄙人這一番待姑娘的熱心、金娉娉知道這人便是柳華生、只懶懶的抬起身子、說了一聲承先生垂問、狠是感激、這房裏也狠寬綽、我素昔又樂於靜坐、一俟這風稍為平息、再來拜謁先生、柳華生聽娉娉這一番說話、不禁眉花眼笑、接着說道、拜謁萬不敢當、倒是鄙人有句不知進

退的話。要想同姑娘講願。姑娘許我做個良友。鄙人此時並無妻室。（看他兩句話。全然不倫不類。）近年辛苦所得。約有萬金。便是我們這船主。他雖然是個婦人。却異常信用我。（看他這兩句話。又不倫不類。寫色鬼心慌意亂。固也。却不知己伏有妙文。）娉娉見這人說話。實是可厭。也不答他。也不拿話去駁。他只妝着癡呆。端然靜坐。（四字寫出一個好女子。彼小家婦女。偶遇男子。便不能端然靜坐者。此其故可深長思也。）柳華生沒法。也只得走了。是日丑時起風。直至酉時方息。舟中男女。捱了這一天危難。在這個時候。更大家都走向甲板。上來吸取吸取。海天空氣。只見那一輪落日。搖搖的在海面上。只露了一點紅光。分外好看。娉娉偕着阿魔。也走出房艙。憑欄眺遠。眼見這波濤澎湃。較之那個月兒湖。不啻有天淵之別。何以我那個鳳琴妹妹。竟埋骨清流。花殘月缺。顧藐藐之躬。雖然未死。然而這孤身如鷺。舉目無親。反不若鳳琴超脫紅塵。一瞑不視。想到此際。不禁潸然雪涕。襟袖琳琅。阿魔只呆呆望着。又不知道拿

甚麼話去安慰他的姑娘。這時候欄邊的人煞是不少，都把眼來瞧着娉娉。地身邊走過一個婦人來，雪白大臉行動處都有些哮喘。年紀約在四十上下，說話頗似江南人口音。望着娉娉笑道：「金姑娘認得我麼？」娉娉將他望得一眼，搖頭答道：「恕我疏忽，實不認得奶奶是誰。」那婦人笑道：「這也難怪，姑娘認不得我姑娘。那一次在姬少太太花園裏唱戲，曾將一枝碗大菊花打到韓小姐身上。後來姬少太太請姑娘上廳放賞那摹本緞同金戒指，還是我捧給姑娘的呢。」金娉娉笑道：「奶奶原來是姬少太太那裏的娘子。幾時到這船上？」如今向那裏去？只怪我年紀輕，眼睛又鈍，還望奶奶見恕。則個婦人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小婦焉敢怪姑娘？姑娘若不棄嫌，請借一步說話。」娉娉見這婦人狠是殷勤，又因爲這船上舉目無親，便是中國人也狠有限。連日來想同人談談，都沒有一個。此時便答應了，掉轉頭命阿魔在我們自家房艙坐着。我同這位奶奶去，就去來那婦人歡天喜地，便引着娉娉到下一層艙處。這地方便不及上層華好。

大半住着船上執事人員的家眷。娉娉同婦人走入一個房間。程設也還齊整。讓着娉娉上坐。約略問了娉娉出洋的緣故。娉娉也一一告訴。他只不曾提及漢陽月兒湖的事。正說話間。忽有一個水手模樣的人向房裏張得一張見娉娉在此。便不敢進來。笑着走了。娉娉剛待要問是誰。婦人說道：「這就是我的丈夫。他名字叫做王吉。是寧波人。不瞞姑娘說。他在這船上倒好有十多年了。船主同買辦都喜歡他能幹。同我是半路上夫妻。我們也還恩愛。我雇在姬少太太那裏。他幾次三番寫信叫我不用當人家奴才。同他到這船上來享福。哎呀。說起買辦來。姑娘不是看見那個柳買辦。生得真是有點福相。單論他那個身體。足足有二三百斤重。爲人性情又好又溫柔。又纏綿……娉娉忽然聽見他提到柳買辦。心中狠不願意。然而看這婦人說話不倫不類。狠是好笑。不禁嬌然問道：「奶奶你們在這船上論着階級。你們是輕易不得同買辦接洽。怎麼人家纏綿溫柔。你都知道了……」那婦人見娉娉問到此處。假作羞愧。將一副冷

白臉故意漲出些紅暈來（實在虧他不知如何漲法）把個頭向腔子裏一縮。含笑說道：「這個却又不然，各人有各人的緣法。姑娘不要見笑……說着舉起一隻膀臂，露出一根蒜苗金鐲，說這就是柳買辦給我的了。我要全靠着我那烏龜王吉那裏會有這種富貴……」娉娉此時狠聽不入，耳面上露着怒色，站起身來，便想走出去。那婦人只不肯放鬆，橫身攔在前面，說：「姑娘再坐一會，我老在這裏白嚼舌頭，一句正經話也不會同姑娘講呢。我以為我自家的造化大，誰知姑娘的造化比我還大（簡直想同金姑娘並肩，真是可殺）不知姑娘幾世裏修得來偏生那個柳買辦竟會看中了姑娘，他意思請我做媒，他真真不會娶妻。他前頭一個妻子也是因為同柳買辦親愛狠了，是得癆病死。的（語語不堪，安能入金姑娘之耳，我為此婦捏一把汗）他有萬貫家財，姑娘一進了門，便做大太太，我不敢輕薄姑娘。到那個時候，怕姑娘也不屑拿正眼瞧。一瞧我們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我替姑娘說成了，姑娘拿甚麼謝我。」

老實些。姑娘就將這衣領上的金練兒給我罷。一面說一面就用手來摘弄金。娉娉身邊金練娉娉此時已是忿不可忍。只聽見拍的一聲。那婦人面上打個。正着五根青紅梗兒一條一條的發現出來。那婦人只喊了哎呀一聲。雙手握着腮頰。說這件事你情願也好。不情願也好。犯不着來打我。我也不是個好惹的。我們就來放個對兒看看。金娉娉更不同他講話。見他仍然立在面前。隨即飛起右腿。哄嚨一聲。那婦人身子又重。便似倒了泰山一般。平空仰跌下去。再扒不起。只單叉着雙腿。一手揉屁股。手指着金娉娉道。你這人好蠻。同你好好講話。你便動手動脚的鬧說開了。我們若是鬧着頑呢。我也不計較。你若。是……娉娉此時業已怒極。更不理他。一溜煙早跑出房。如飛的上了第三層。艙向自家房間裏坐着。鼓着小腮頰兒。一言不發。阿魔問他的話。他也不理。約莫有亥刻光景。主婢兩人勉強用了夜膳。阿魔循例拿了茶壺。走至房外。命一個水手去泡茶。不一會茶已泡得來。娉娉隨意呷了一杯。便自安息。等到一覺。

睡醒揉了揉眼睛四面眺望嚇了一跳那裏是先前住的房艙自家坐在一張草羈上四圍黑壓壓的霧濕之氣觸人欲嘔不知有甚麼時候又看不出一點日光耳邊只聽見風水聲音奔騰澎湃暗暗叫聲不好趕着一咕嚕立起身子額角直碰在一塊板上頓時痛苦萬狀只得重行坐下用手模探身邊都是些濕漉漉的煤炭還夾雜些零星朽壞之物約莫是餐桌椅凳以及盆桶屏鏡還有幾架不能用的風琴這一驚非小知是着了人的道兒不由喊了兩聲叫人聽見來救他的意思誰知接連廝喚兀的沒有一個人答應也聽不見外邊有人聲足音更不知道阿魔此時身在何處越想越怕直坐着發戩更沒有一毫理會處猛一轉念猜准是那個買辦柳華生所爲銀牙一挫暗想如今的世界真是黑暗極了婚姻也須要人情願如何不肯從你便施出這種卑鄙惡劣手段我死不足惜我只恨我們中國人格竟是如此險狠芮大烈既誘我於前柳華生又陷我於後蘭炤以膏自煎山木因材而伐不謂天賦我以一種顏色轉

爲。我。生。命。之。緣。彼。椎。髻。蓬。頭。闊。唇。齟。齦。真。是。無。邊。幸。福。表。兄。俞。竹。筠。他。怕。我。一。路。上。無。人。照。應。特。地。介。紹。此。僮。福。兮。禍。伏。禍。兮。福。倚。你。此。時。可。知。你。這。表。妹。已。入。枯。魚。之。肆。了。罷。罷。雲。天。萬。里。便。是。抵。了。美。國。還。不。知。我。母。親。在。世。與。否。倘。若。竟。死。於。此。地。或。者。轉。可。以。覓。母。親。於。九。泉。之。下。想。到。此。處。轉。覺。得。心。地。寧。帖。怡。然。就。死。毫。無。畏。懼。只。是。一。層。究。竟。不。知。怎。生。個。死。法。料。定。這。奸。奴。不。過。要。絕。我。飲。食。生。生。將。我。餓。斃。然。此。又。非。頃。刻。間。的。事。千。愁。萬。恨。填。滿。心。曲。哭。又。哭。不。出。又。延。捱。了。好。半。天。工。夫。真。是。百。無。聊。賴。忽。的。手。邊。觸。着。一。面。手。風。琴。按。了。按。裏。面。機。振。却。未。曾。損。壞。不。由。抱。入。懷。裏。一。面。扯。着。風。琴。一。面。信。口。唱。道。

繫。大。海。之。浩。淼。惟。萬。派。其。朝。宗。嘆。人。生。之。如。寄。忽。朝。西。而。暮。東。衆。鳥。休。息。各。得。其。所。哀。哀。孤。雛。獨。無。父。母。匪。無。父。母。天。各。一。方。求。音。聲。於。冥。漠。羌。若。存。而。若。亡。鑄。精。誠。於。天。地。泐。血。淚。於。金。石。哀。哀。孤。雛。旋。化。異。物。吾。樂。孤。雛。旋。化。異。物。升。九。天。兮。叩。九。閻。父。母。在。天。終。不。隔。

娉娉歌到末闋心肺震痛那個風琴之聲也就勁如裂帛哀可遏雲頓時暈到在那暗室裏面比至悠悠醒轉忽的聽見外面之聲如潮而起不由嚇了一跳只管凝着耳朵去靜聽正是

垂死已無魂可返 再生轉使意先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芮大烈之淫惡固無可諱言然能始終用情猶不失爲癡漢若馮子澄者祇求諂媚上官賁鶴焚琴鋤蘭刈蕙在所不恤直全無心肝全無道理矣娉娉旣遁芮大烈已無可奈何勢不得不遷怒於俞竹筠官場妄入人罪惟有革命二字爲能死人俞竹筠之不死其亦僥天之倖也已

芮大烈之外又遇一柳華生何娉娉命宮之多磨蝎也雖然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讀者請閱下文原評

芮大烈必欲置俞竹筠於死地却反因一紙密啓自害厥身柳華生必欲陷

金娉娉於絕境乃轉令一曲琴歌得逢慈母人生禍福始由前定決非奸邪者所得播弄也作者於此等處喚醒世人不少固不獨奇峯疊起盡文章之能而已。

留雙影對馮子澄一番說話與王吉妻子對金娉娉一番說話雖措詞有雅俗之不同而其令人作嘔則彼此如一古來名士貴偶美人晚近名士乃直與村俗淫嫗同其醜態吾爲廢書三歎獨鶴評

第十七回 強迫同心華生施惡劇 根尋隻耳香帥整官方

你們大家難道聽不出裏面的聲音我覺得是的真的真真有個人藏在裏面至於要說是鬼魅我雖然是中國人却斷然不會有此迷信……船主說那裏話好端端一個煤炭艙內輕易也不開放如何會有人闖進去這不是安心尋死我勸船主仍然到大餐間裏坐着罷這地方很潮濕壞了身子第一要緊……哎呀這個斷乎不可眼見得出此奇異之事不尋根究底去查察一番也負了

我這船主的責任你們快替我將這鎖簧扭開來。我不看個明白斷斷不上樓去的……船主這個究未免太固執了這點點小事有甚麼打緊值得立刻去查察好在今日天色已晚明天再開這鎖也不遲據我看來是斷不會有人的。船主你先前疑惑有風琴的聲音這一會不是已經沒有了我畢竟說是船主耳朵聽岔的原故……金娉娉雖然在迷惘之中然而他的一顆心到底清清楚楚靈靈外面有人說話分明聽得清楚前首說話的是個中國婦人同那婦人辨駁的是個男子却辨不出這男子是誰宛然同自己有意爲難且猜不出與他有甚麼仇恨旁邊還有許多人嘈嘈雜雜議論紛紛（補此一筆最好不然幾乎說成僅僅有兩個人在此有是理耶）後來又聽見那個男子攔着婦人不許開鎖要延挨到明日芳心異常焦急不由使勁高喊了一聲救命……早又聽見那婦人拍手說道你門大家聽聽明明有個人在裏面喊救命呢這不是極明白的柳買辦你這才相信我不至再疑惑我耳朵聽岔罷（原來正是此

公。我。不。知。金。姑。娘。此。時。作。何。感。想。——在。那。婦。人。說。話。的。時。候。早。已。聽。見。外。面。丁。冬。冬。的。敲。開。鎖。鑰。許。多。水。手。絞。那。千。斤。重。閘。然。後。那。扇。鐵。門。才。緩。緩。升。起。將。外。面。燈。光。射。得。進。來。原。來。這。個。艙。是。華。盛。頓。船。梢。上。一。個。裝。煤。炭。的。所。在。輕。易。也。沒。有。人。會。走。進。去。一。經。開。放。其。時。衆。人。有。攜。着。電。筒。的。大。家。都。高。興。一。擁。上。前。可。憐。金。娉。娉。羈。囚。此。處。已。有。一。日。一。夜。不。進。飲。食。餓。得。一。絲。半。氣。懨。懨。的。再。也。站。不。起。身。來。衆。人。尋。覓。了。好。半。會。這。才。看。見。金。娉。娉。跪。伏。暗。陬。那。隻。手。風。琴。還。擱。在。膝。邊。大。家。一。聲。吆。喝。說。這。不。是。位。姑。娘。怎。麼。好。端。端。的。跑。向。這。地。方。來。頑。耍。（是。個。不。知。輕。重。不。關。痛。癢。口。吻。）險。些。不。把。小。命。丟。掉。了。說。話。之。間。那。個。船。主。已。分。開。衆。人。至。娉。娉。身。畔。將。他。扶。起。低。聲。下。氣。的。問。着。他。道。你。姑。娘。定。然。是。趁。着。我。這。船。的。住。的。房。間。在。那。裏。你。斷。然。不。會。自。家。跑。到。這。危。險。的。地。方。來。其。中。必。有。人。暗。算。……娉。娉。在。這。個。當。兒。抬。起。雙。眼。略。略。將。那。婦。人。望。得。一。望。不。禁。撲。簌。簌。流。下。淚。來。只。是。一。時。不。能。清。清。楚。楚。的。說。話。那。婦。人。又。道。可。憐。

可憐這姑娘敢是陷在此處不止一日了。若不是遇見我這小命，定然不保。你們趕快替我將這姑娘輕輕抱入我住的房間裏。等我來細細問他。咦，柳買辦呢？怎麼一會兒又不見他的影子？想是他自家慚愧，因為同我辨駁這艙裏沒人。如今竟是打了他的嘴，所以急急跑了。這有甚麼打緊呢？（柳買辦自家慚愧處，豈止於此。船主苦未之知耳。）那婦人正在自言自語旁邊早走過幾名女僕，連拖帶拽，將娉娉逕送入船室裏。那些看閒的人才一哄而散。咳，人生在世，誰說不用生得五官齊整些。諸君不看見這娉娉，也不過是個尋常落難女子。船主多情，將他拯救出險，論起當時情事，只須仍行抬入他自家房艙裏。着他的婢女施救罷了。不謂娉娉生得一副如花顏貌，那船主又因為沒有子女，遂不由的格外垂青。殷殷勤勤的還把他送入自家一個臥室，立地命人用參湯哺灌。頓時將一個瀕死的女娃重新救轉陽世。（遇芮大烈遇柳華生，則顏色足以爲禍。遇船主則美貌又適以取憐。此中顛倒殊無一定，亦委諸命運而

已。娉。娉。不。禁。垂。着。滿。眼。珠。淚。深。深。的。上。前。施。禮。道。謝。救。命。之。恩。並。請。問。船。主。姓。名。那。個。船。主。約。有。四。十。餘。歲。光。景。渾。身。西。裝。丰。致。娟。秀。談。笑。間。異。常。和。靄。見。娉。娉。業。已。甦。醒。又。憐。愛。他。伶。仃。弱。質。慌。忙。答。禮。笑。道。姑。娘。且。勿。問。我。的。姓。名。我。倒。要。問。姑。娘。這。點。點。年。紀。忽。然。的。要。遠。適。異。國。其。中。定。有。別。的。緣。故。想。你。在。我。船。上。也。不。至。更。會。遇。着。讎。人。昨。日。又。爲。甚。事。陷。入。坎。井。幾。乎。身。命。不。保。我。雖。然。是。這。船。上。船。主。畢。竟。同。你。一。樣。是。中。國。人。你。各。事。不。許。瞞。我。我。方。才。歡。喜。呢。娉。娉。哭。道。承。船。主。垂。問。我。姓。金。……那。個。船。主。聽。到。這。一。句。很。有。些。吃。驚。的。意。思。便。望。下。問。道。你。叫。甚。名。字。呢。娉。娉。道。我。叫。娉。娉。船。主。疑。惑。我。這。點。點。年。紀。不。應。該。便。往。美。國。船。主。還。不。知。道。我。到。美。國。已。不。止。這。一。次。如。今。算。是。第。二。次。了。我。第。一。次。到。美。國。其。時。剛。剛。四。歲。是。隨。着。母。親。去。的。如。今。已。是。十。六。歲。我。的。母。親。還。流。落。在。美。國。杳。無。蹤。迹。此。番。決。意。出。洋。便。是。因。爲。訪。探。我。那。苦。命。的。母。親。……娉。娉。正。待。接。着。望。下。說。猛。的。見。那。船。主。臉。上。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顏。色。說。

他是驚恐他又態度安舒說他是喜歡他又異常悲感不由的走近一步捧着娉娉粉頰慘慘的喚了一聲印兒你苦命的母親在此便是……這一句話真把娉娉嚇得朦住了暗想我的小小名印兒原是當初我的祖母強氏替我取的因爲其時祖父失官之後便爾奄逝祖母醉心官僚便甚望我的父親能同祖父一樣出去做官是以我生下來便取印兒兩字爲名是個吉兆的意思及至我已長成這印兒兩字久沒有人提及今日忽的從這船主口中吮咂而出才知道這位船主便是自家要去尋訪的母親雖然那時候同母親失散自己剛得四歲不甚懂得人事及至此時細細將那船主瞧看果然聲容態度酷肖自身頓時撲入他母親懷裏不由的君山之涕唐衢之哀盡情發洩出來他母親也是珠淚瑩瑩嗚咽不已這時候早把旁邊幾個侍婢嚇得呆了大家竊竊議論以爲真是海天奇事良久良久還是他母親忍着淚說我的孩兒煞是累得你苦了如今天幸重逢我同你這十幾年別後情事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我

倒。要。先。問。你。昨。日。被。誰。人。陷。害。你。須。先。告。訴。我。我。替。你。去。查。問。娉。娉。含。淚。說。道。
這。件。事。兒。也。猜。測。不。出。被。誰。陷。害。只。記。得。昨。日。晚。間。兒。剛。在。第。七。十。七。號。房。艙。
裏。用。過。晚。膳。剛。剛。飲。得。一。杯。釅。茶。便。立。刻。不。知。人。事。及。至。醒。來。已。陷。在。那。個。煤。
炭。艙。裏。了。他。母。親。驚。道。這。茶。裏。定。有。緣。故。兒。不。曉。得。世。途。艱。險。像。這。些。陰。謀。毒。
計。所。在。多。有。我。只。問。兒。到。這。船。上。來。時。可。曾。和。甚。麼。人。交。涉。娉。娉。道。母。親。若。問。
在。這。船。上。同。我。交。涉。的。只。有。那。柳。買。辦。還。有。一。個。王。吉。水。手。的。婦。人。……娉。娉。
便。將。前。後。事。迹。詳。細。敘。了。一。遍。他。母。親。不。由。拍。案。大。怒。便。着。人。向。七。十。七。號。房。
艙。裏。將。小。姐。帶。的。那。個。婢。女。阿。魔。喚。得。進。來。問。話。其。時。身。邊。便。走。近。一。個。侍。婢。
說。道。適。才。小。姐。在。這。裏。講。話。時。候。我。們。已。着。人。向。七。十。七。號。房。艙。打。探。誰。知。那。
房。牢。牢。鎖。着。那。個。婢。女。已。經。不。知。下。落。他。母。親。愈。怒。還。是。娉。娉。說。道。母。親。此。時。
只。須。將。那。個。柳。買。辦。請。得。來。問。一。問。便。知。其。中。委。曲。他。母。親。點。點。頭。外。面。侍。者。
聽。見。這。話。早。如。飛。去。請。柳。買。辦。了。且。說。柳。華。生。先。前。攔。着。船。主。不。用。開。那。煤。炭。

艙船主一定不依。已知道這事不妙。尙不料到在這艙內救出的人。便是船主親生的女兒。他在外邊聽見人三三兩兩的傳說。早已驚皇無措。此時聽見船主傳請。又不敢不去。只得一步一步。捱着向船主那裏走好。似罪囚上法場一般。越走越走不動。及至見了船主自己。覺得臉上有些燥熱。不待船主詰問。他便一老一實。將自己設的陰謀訴說出來。並聲明實在因爲愛這小姐。不過才想出這個法子。意思想圈禁他在那黑暗所在。等待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依然還着王吉妻子。去向他游說。如今王吉妻子房間裏。還藏着那個侍婢。請船主將王吉妻子喚得來。質問便是。船主聽他這番話。不由勃然大怒。說道。柳先生。我將這船上全權可算都託在你身上。我待你不爲不厚。你如何甘冒不韙。竟做出這無法無天的事來。天網恢恢。被我查出。幸而不釀成巨禍。否則因你一人。將我這全船名譽都弄糟了。那時候。你還對得住我。對不住我……幾句話問得柳華生俯首無辭。還是娉娉笑道。母親。你這話差了。越是爲你信用的。

人越會攬權舞弊事成則彼受其福事敗則人受其禍自古據高位者所以第一要有知人之明今日柳先生固然不是然而母親這不知人之咎亦難解說母親笑道你這妮子倒說得好然則這件事咎不在柳先生轉在你母親了哼哼照這樣深文周內若是叫你做着裁判官還要坑死一輩子人呢娉娉又笑道還有一層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意外女兒因爲尋訪母親毅然出洋竟不知所乘的船母親便是船主近在咫尺貌若山河便是到了美國還無從探聽母親下落無巧不巧偏生有這位柳先生同女兒作此惡劇轉使我得同母親懽然聚首我和母親還該感激柳先生才好好母親你此時雖未便論功行賞還該將功折罪不必儘着埋怨柳先生罷（雖是戲言實有至理）此時柳華生站在一旁被金娉娉冷一句熱一句說得面紅耳赤却好王吉的妻子已將阿魔引至大家俱已知道此事那王吉的妻子只有匍匐在地粧那乞憐怪模樣兒阿魔走近娉娉身邊不禁哀哀欲涕船主望着阿魔說道好孩子頻年以來虧

你侍奉小姐。我心裏狠喜歡你。你昨夜在這婦人房裏的事。迹也不須多述。算我已經知道了。（文家可省則省之法）又望着柳華生道。先生且退。讓我們母女且敘一敘這十數年的事迹。又叱退了王吉的妻子。那婦人不曾得着柳華生好處。到此只得抱頭鼠竄而去。他母親早又命人將娉娉衣囊行李。從十七號房間裏搬入自家臥室。晚間飲宴娉娉。便將歷年在漢口情形。從頭至尾告訴他的母親。他母親恨道。我這船由美洲往來中國。已不止一次。可惜此船祇駐紮上海。我又未曾一至漢口。又笑道。便算我到了漢口。聽着這娉娉兩個字。終究不知道是你。因為你小時候。我只知道你叫做印兒。這娉娉兩個字。想是你到大來才取這名字的。便是你的聲音態度也迥非昔比。我初時看見你。我就決意猜不出你。便是我當時在美國失散的嬌兒。說到此。那淚痕已落在酒杯裏。娉娉也是依依欲涕。好半晌。又復向他母親問起當初境况。以及目前做這船主的緣由。他母親慨然長嘆道。造化弄人。真是決非意料所及。自從和

你在紐約失散之後伶仃顧影萬種傷心既悲曙後之孤星永感夢中之鄉里那時候便想投繯畢命相隨汝父於地下誰知奸奴售我於一商人之家主人是一孤孀見我言談舉止不同微賤便狠憐惜這主人姓福特名康瓦五年前曾隨其夫到過我們中國北京一次富有財產及至問起我的家世知道我也是中朝命婦便不肯以奴隸見待登時命我充他家中一個會計我感着他這情義又因爲有此機會就想尋探你一個下落便將母女二人被拐情節一一告訴康瓦康瓦素性慈祥聽我這話便狠替我扼腕允着我派人四下尋訪不知不覺過了兩個年頭有人傳說美國波愛都司有一個音樂會會裏有一個中國女娃名噪全國我意中便猜到是你向瓦特請了假追蹤至波愛都司誰知遲待一日這音樂會又遷移向別處去了還有人說是已經到了中國上海如今想起來一點不錯那音樂會會長不是你剛才告訴我的摩利福爾西是誰呢回到紐約康瓦夫人殷殷相勸說既得了你女公子的消息更不必過於

焦急留着緩緩尋訪罷。但是當時只知道這女娃叫做芙西，却不是叫做娉娉……娉娉笑道：當初在美國所以用的美國文字，拚這芙西兩字，後來過返故鄉，這芙西兩字轉不合用，於是改做娉娉，無怪母親適才聽見我說這名字的時候，狠有些詫異呢。照母親所說這康瓦夫人，真是母親救主兒。此時到了美國，倒要重重拜謝這康瓦夫人呢。他母親又長嘆道：咳，康瓦夫人如今已化爲異物了。夫人一直活到七十八歲臨終前幾天，他將自己家產折成三股，夫人並無子女，只有一個族姪，叫做梅禮福特，年紀狠輕，爲人極其誠樸可愛。夫人生前就狠鍾愛他，他命他承受了一股遺產，其餘兩股一股歸我，一股又給社會上做慈善事業。當時經律師畫押，我又推辭不得，尤奇的那梅禮福特視我如母，雖承受了這股遺產，凡有事件總須稟我的命而行。他母親說到此，又用手指捏着說道：梅禮今年已有二十一歲的人了。大你五歲，我兒你在中國這婚事可曾放定了不曾……娉娉聽見他母親問這一句，不免將個頭深深垂下。

一言不發轉是阿魔在旁邊笑道夫人我們小姐至今尙未締婚呢夫人適才講的這梅禮公子何不就将小姐……娉娉此時將一雙鳳眼向阿魔飄得飄微微含有怒意嚇得阿魔只說了半句那半句又咽住了他母親見此情形不禁笑得一笑說道這又做甚麼害羞呢我雖然僑居外國也打聽得我們中國近來也要改革政體講究一個立憲怕男女的婚姻不從此自由起來况且此次我將你攜帶到紐約尤其不可粧着那小家樣子羞羞縮縮似的兒呀你母親當日就因爲這婚姻上不能自由歷盡了許多酸楚我總不忍心再叫你們墮此惡劫阿魔講的話也狠有點意思只是一時也不能替你們決斷只好放着隨後再議罷……他母親又詢問着母家家世娉娉少不得將外祖去世的話告訴了他他母親不禁洒了無限眼淚娉娉又說有個表兄如今棲遲漢口他的宗旨主張激烈一派不久定有一番舉動他母親嘆道此等人物像外國是常常有的並不足爲奇但不知中國人民程度如何萬一做了政治犯生

命上畢竟有無危險。雖說世界潮流主張民族主義。不主張家族主義。然而你外祖父祇有此一脈也。未可輕蹈不測。又笑道。爲國家出力第一要緊的是金錢。我想中國財匱民窮。便是高揭義旗。少不得要有一筆資財。爲其後盾。筠兒萬一經濟缺乏。你將來倒是寄封函札給他。我這裏多不得穀。至於幾十萬金。却可少助他一臂。我兒。你要知道。像我們這種人。雖是託迹異邦。其盼望祖國富強之心。似乎較之內地人民熱度。還覺得高些。一何物老嫗。具此遠識。若夫芮大人。則曰。我們外國。你們中國而已。一娉娉聽他母親這一番侃侃正論。忽的離着酒席。出了座位。向他母親膝前深深跪下去。拜了幾拜。他母親忙將他扶起。笑說道。我兒如何行此大禮。像這大禮。放着我們母子初見面時行了也好。娉娉正色道。母親這話却是不然。兒初見母親時。已喜歡極了。只有哭泣。分兒那裏還記得行禮。兒此番行禮。是替中國四萬萬人民拜謝母親的慷慨贈金。並不是家庭儀節。家庭儀節不過是私情私情。縱有不至。母親必不因此遂

嗔怪女兒母親爲四萬萬人民擲此金錢實出於公義公義苟其不謝人民將來何以酬答母親……他母親聽了不禁悚然說道女兒這話說的不錯我倒不料你這點點年紀竟還有此識見好好你將來再向紐約留學幾年輸灌些先進國的智識何患不成一個英雌我此時轉替我們中國前途預祝無量幸福了……於是母女兩人一直談到深更方才抵足而寢在船上又過了幾天已抵紐約依他母親意思還想開除柳買辦的職務還是娉娉再三勸阻方作罷論畢竟將王吉夫婦驅逐了不用（王吉之婦曾說到這船上享福不謂福不曾享而禍已先至人之一舉一動可不慎哉）娉娉抵岸之後旋即將路間事迹寫了一封長函寄給俞竹筠並詢問鳳琴消息末後又將他母親助金的話詳細說了誰知此信到了中國漢口時候那俞竹筠已不在寓中囚禁夏口廳監獄已有三日俞竹筠入獄的緣故自不消在下贅述畢竟那芮大人力可通神便是無辜的人他要有心陷害這人也難逃其毒手何況俞竹筠又實

在是革命黨中一份子呢。不是在下故意恐嚇諸君。那時候革命黨人。只要一經捕獲。是決不待時的。俞竹筠此番自知更無生望。幸而金娉娉已經逃往海外。安然無恙。這一喜也喜到極處。只是要寫信報告娉娉。此時還不曾接到鳳琴來信。無從探其住址。他決意第二天渡江往訪鳳琴。告知娉娉蹤跡。他那裏料到芮大人遷怒到他。業已偵騎密佈呢。所以才一返寓。便被廳署裏捕投。捉將去了。廳官詢問了一堂。俞竹筠自然是直認不諱。入獄以後。他想起平素同鳳琴頗有交誼。論起兩人形迹。雖然不曾明訂婚約。然而當那花前絮語燈下聯吟。已非尋常交游所可比擬。今一旦罹此橫禍。眼見得生死未可預卜。也須寫一函札。將近日送娉娉往滬。以及娉娉懸念他的意思。詳細告知自己。便從獄中賄通一個禁卒。叫他悄悄的送給韓小姐。鳳琴素君用的。那個老蒼頭接過來。交給娘姨。娘姨拿着進去。却好鳳琴正寂無聊。賴接過一看。不禁大驚失色。這件事便是在下從第十一回書中曾提過一句。特不知讀書諸君可還記。

得不記得（遙遙前事一筆兜轉，真是以文爲戲）這個當兒，鳳琴毫無主意。只有垂淚分兒，又想到錦文既遙赴東瀛，娉娉又遠逃美國，更沒一個可以商量的。人千思萬想，只得拿着這封信，仍然走至他父親處，告知此事。素君接信在手，反覆看了一遍，鳳琴偷眼瞧他父親，顏色却一毫不露張皇神態，也不說甚麼，只將信擱在膝上，仰着脖子，沈吟了一會，倏的站起身子，微微含笑。此時轉把鳳琴姑娘，朦住了，只不知他父親葫蘆裏賣甚麼藥。（葫蘆裏的藥，怕讀者已知道多時了）又不敢動問，只略說了一句道：「父親，你看這件事，必然又是那個留學生弄的。玄虛俞先生函中，雖然不會提起這話，然而女兒自信料事斷不會錯。如今的官場，便算是他們昏憤糊塗，但是斷沒有個無憑無據，便敢將人誣成革命，徑行下獄的道理。若沒有個倚仗，這夏口廳的官兒，有多大前程？他難道不畏國法，不忌輿論？素君望着鳳琴，冷笑道：「嘖嘖，姑娘的議論，誰還敢說你不是？只是你姑娘既知道是那留學生所爲，你有本事去同那個

留學生辦起交涉替這俞君伸冤咳自從國民要求立憲以來朝廷外面雖然不敢將這話駁回那心裏便時時刻刻防着國民暴烈舉動像俞君這班人前仆後繼死的也不知多少所以那些官場只顧保全他們的祿位辦起這些案卷來便有些傷天害理也顧不了許多俞君他要不死他不會學你那個馮老伯的本領只須去趨承諂媚那個留學生豈但沒有禍事還可以巴結得甚麼文案呀書記呀一古攏兒也會闊綽起來我如今也看穿了要得苟全性命還須改變改變自家這骯髒脾氣我也犯不着抵死的去做一個清流……素君正待再望下說只把一個鳳琴姑娘氣得臉都漲紅了不由的正言厲色說道好好父親不肯救這俞先生做女兒的却不能相強但不須再拿這些話來嘔人父親這些話若是購了頑呢也就玷污了平時操守若是果然心地活動真個要想同那留學生一鼻孔出氣女兒立刻就去投月兒湖覓死……這幾句話轉把素君說得笑起來說幸虧你父親此時才說這不爭氣話若是早幾天

說了。你那一天跳入月兒湖的時候。便算你哥哥要救你出水。你大約抵死還不肯起來呢。罷罷如今却因爲你這義薄雲天做父親的。少不得倒要用點心機。脫這兪君於險。鳳琴這才歡喜笑問道。父親你這話可還拿得住麼。父親究竟有甚麼把握。何妨說給你女兒聽聽。素君搖頭笑道。機事不密則害成。豈容先告訴你老實說。這件事做不到呢。你父親不任受怨。這件事做得到呢。你父親也不任受德。你替我靜坐深閨。眼看捷旌旗耳聽好消息罷了。鳳琴含笑遂不再望。下問這一天晚間。只見他父親高燒銀燭。命娘姨在廚下備了幾種肴饌。把上次甘海卿在紹興帶來送他的老花雕盪了一壺。命鳳琴對座淺斟細酌。酒至半酣。又命鳳琴從抽屜裏取出一疊花箋。來自家濡毫染翰。疏疏斜斜的寫了一封長函。寫成就了。讀了又笑笑了。又讀鳳琴聽去。也不禁歡喜得手舞足蹈。說父親此事真做得有趣。此公若是見了。不愧死也。應氣死父親。真是老謀深算。若是女兒在那時候。便不會想到此處。這樣把柄被父親得着。弄成

了。原。告。沒。有。證。據。被。告。反。有。證。據。還。怕。這。官。司。打。不。贏。麼。素。君。笑。道。這。也。看。俞。君。的。造。化。當。這。時。代。也。還。不。能。把。穩。所。幸。此。公。還。清。節。可。風。同。那。些。卑。污。齷。齷。的。督。撫。畢。竟。不。同。或。者。可。以。發。生。點。效。力。也。未。可。知。素。君。說。着。便。將。兩。件。函。稿。一。個。信。封。封。好。貼。了。三。分。郵。票。卽。吩。咐。老。蒼。頭。快。送。至。郵。局。如。今。且。緩。表。素。君。父。女。設。計。少。不。得。要。另。行。單。表。一。個。偉。大。人。物。便。是。當。日。做。兩。廣。總。督。鼎。鼎。享。着。大。名。的。莊。香。濤。香。帥。當。那。專。制。政。體。時。代。他。却。不。知。道。專。制。有。甚。麼。不。好。好。在。在。他。之。上。專。制。的。只。有。個。君。主。其。餘。便。都。處。於。他。的。專。制。之。下。加。之。他。這。專。制。手。段。也。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不。過。科。舉。起。家。薦。升。開。府。那。一。班。左。右。前。後。趨。承。奔。走。的。人。誰。也。不。是。撥。着。他。的。尊。臀。舐。着。他。的。癰。痔。越。撥。越。舒。服。越。舐。越。快。活。天。下。的。人。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便。罷。若。是。一。息。尚。存。斷。沒。有。個。不。喜。歡。舒。服。不。喜。歡。快。活。的。所。以。像。香。帥。這。般。人。物。在。大。清。國。也。就。算。是。數。一。數。二。的。好。督。撫。了。也。就。不。由。一。天。一。天。的。釀。成。他。一。種。專。制。淫。威。兩。司。以。下。至。於。那。些。觀。

察郡守一班人。喊得來罵得一個狗血噴頭。那些被大帥罵的人。還是洋洋得意。出去就可以驕傲。那一班不會被大帥罵的人。在下講到此處。便有人駁着在下說。這話講的狠是不通。那不會被罵的人。總該是有才幹有氣節的人了。如何被罵的人。還敢出去驕傲。他諸君且緩駁。在下說的那不會被罵的人。並不是大帥不罵他。因爲他穀不着去見大帥。那裏會有這被罵的分兒。他若是能穀受着大帥的罵。他倒可以一般出去驕傲人了。所以當那明季時代。傲人的不過講一句是相公厚。我相公厚。我至於這清季時代。傲人的又進一步講。的是相公罵我。相公罵我。咳。這就是世道升遷滄桑變易一種怪現象了。

（牢騷滿腹談笑出之。作者心中無限沈痛。勿疑劉四一味罵人。且說這一天。統制張高特地備了盛筵。請香帥入營閱兵。香帥清早便已起身。那些姨太太們。伺候大人冠帶。你推我。我擠你。站滿了一房。香帥穿了靴子。套好袍褂。走過一個伶俐小廝。將一掛朝珠輕輕的向大人頭頸裏一套。又來拿架上的雙眼。

花翎大帽子香帥伸手接過來正待望頭上戴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一疊連聲命外面傳呼待詔的進來整容原來香帥生平有一種脾氣是最可惡整容長髮鬢鬢甚至三月五月不曾修飾過一次若不是因爲清朝家法雍頭難違功令光景他就老早蓄了髮了今日因爲閱兵是個大典覺得亂鬢蓬鬆觀瞻不雅所以忽然的命傳呼待詔伺候大人一句話才從鼻子裏哼出一點音響那階下侍從頓時暴雷也似的一個大諾立刻走進一個清潔伶俐的待詔香帥吩咐在花廳上候着這才命人捧着大帽子一齊簇擁着大人到了花廳那待詔少不得上前先替大人梳櫛髮辮香帥的規矩平時不梳櫛髮辮則已一經梳櫛得痛快他就倚着炕沿沈沈睡去這是香帥的習慣貼身的幾個僕從以及待詔都是知道的及至大人睡去遂不敢再行梳櫛必須等候大人醒轉方敢再行梳櫛香帥素昔披閱公事又沒有一定程序往往整夜煩勞日間隨意休息誰知今天這一睡覺良久良久再沒有醒時張統制接二連三派遣着許

多兵士沿路打探消息。署裏傳出話來，說是大人睡覺只好請統制再等一等。一直從早間七八句鐘等到黃昏，光景香帥才驚醒了，揉一揉眼睛，又命待詔替他理髮看香帥。這光景早已忘却張統制請他閱兵的這件事，左右又沒有人敢去提他（專制之害，一至於此），又過了好一會，還是香帥猛然看見自己身上穿着袍褂失聲問道：「咦！今天外面有甚麼公事？怎麼你們這些王八羔子將禮服替咱披得齊整（問得最妙）？」這個當兒階下才走上一個戈什哈，慌忙打了一扞，說：「今天是張統制那邊請大帥閱兵，香帥罵道：『糊塗東西！既然有這一件事，怎麼你們這些王八羔子都不來告訴咱！』」一聲，那個戈什哈又陪笑說道：「因為這件事，大帥已經知道的。香帥益發焦怒，倏的跳起身子，望着那個戈什哈，啐了一臉唾沫，罵道：『便算是咱知道到了時候，你們這些王八羔子都是死的。』」一句話，也不能講你替我滾下去。有一天咱都要割了你這腦袋。如今有甚麼時候了？那個戈什哈被罵了一頓，縮着脖子退出來，只管擠眉弄眼，望

着。別。的。戈。什。哈。笑。（不恥而笑，讀者猶疑我前言太甚否。）此時另走上一個。戈。什。哈。垂手回道：此時約莫有七八句鐘光景，香帥又怒着罵道：究竟是七句鐘。八句鐘。你這個王八羔子，糊塗到腦子裏去了。你這王八羔子在咱面前當差。難道一個金壳表都沒有咱許。同你猜這謎兒。香帥一面罵一面掉轉頭來看。見那個待詔還站在身旁，不由氣咩咩的用手打了一個耳光，說你這廝還不快滾過去。誰教你來這裏囉。打得那個待詔伸伸舌頭躲過一旁。（罵已有榮不知被打之榮更當何如。）那個戈什哈果然從腰裏掏出一枚金表望了望。重走上前回道：回大帥的話。此時已七點二十五分鐘。香帥又罵道：七點鐘便是七點鐘罷。咧甚麼。二十五分二十六分的鬧這西洋派兒。這早晚你們想想。咱還去閱什麼兵。你們快去替咱將營務處。芮大人喊得來。叫他去走一遭罷。（我爲芮大烈捏一把汗。）戈什哈又回道：芮大人曾在大帥這裏請了半月病假。這時候還不會鎖假呢。香帥怒罵道：放屁。害病還限定時日嗎。他這病相

信。必。須。要。害。半。個。月。病。好。了。便。出。來。這。有。甚。麼。打。緊。咱。不。懂。你。們。這。些。王。八。羔。子。的。官。場。規。矩。甚。麼。叫。做。銷。假。你。們。快。替。我。將。他。喊。得。來。你。們。再。敢。多。講。一。句。哼。哼。……香。帥。剛。說。到。此。眼。睛。早。又。朦。朦。的。閉。起。來。覺。得。頭。上。不。曾。帶。着。帽。子。順。手。便。在。案。上。拿。過。那。個。雙。眼。花。翎。大。帽。兒。向。頭。上。一。合。撲。通。一。聲。仰。倚。在。壁。上。早。又。睡。着。差。不。多。將。那。尾。花。翎。磨。擦。得。一。塌。糊。塗。此。時。那。幾。箇。戈。什。哈。不。得。已。只。好。走。出。外。廳。傳。喚。聽。差。的。差。官。快。去。傳。芮。大。人。進。見。差。官。不。敢。怠。慢。如。飛。的。跑。到。營。務。處。署。裏。傳。話。誰。知。芮。大。烈。此。時。却。不。在。營。務。處。了。起。先。他。因。爲。怕。人。笑。不。肯。回。他。的。公。館。後。來。被。幾。位。姨。太。太。逼。迫。不。過。說。在。署。裏。沒。有。貼。己。的。人。照。應。一。定。逼。着。芮。大。烈。回。來。稱。藥。量。水。問。暖。噓。寒。果。是。十。分。體。貼。無。如。芮。大。烈。這。傷。痕。甚。重。雖。經。西。醫。救。治。一。時。迄。未。能。止。住。疼。痛。過。了。幾。天。又。漸。漸。腐。爛。起。來。腥。臭。難。聞。不。時。的。呻。吟。叫。喚。弄。得。幾。位。姨。太。太。在。背。後。同。聲。埋。怨。說。芮。大。烈。不。愛。戀。他。們。專。在。外。面。去。偷。雞。摸。狗。吃。了。虧。回。來。轉。將。這。罪。給。別。人。受。芮。大。

烈。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有。甚。麼。瞧。料。不。到。因。此。上。格。外。憤。懣。那。瘡。口。愈。難。平。
 復。幸。虧。馮。子。澄。將。夏。口。廳。已。經。捕。獲。兪。竹。筠。下。獄。的。話。來。報。信。給。他。他。心。地。略。
 一。高。興。便。覺。得。疼。痛。得。好。些。這。一。晚。正。倚。在。床。上。同。馮。子。澄。議。論。兪。竹。筠。這。件。
 事。忽。的。外。面。傳。報。進。來。說。督。署。理。有。差。官。到。此。說。是。大。帥。傳。見。芮。大。烈。吃。這。一。
 驚。不。小。暗。想。我。尙。在。假。期。之。中。如。何。大。帥。會。來。傳。見。其。中。定。有。緣。故。便。命。人。將。
 差。官。請。進。來。問。一。問。差。官。剛。跨。進。房。嚇。得。那。幾。位。姨。娘。都。躲。在。紗。櫥。背。後。悄。悄。
 的。聽。他。們。講。話。馮。子。澄。也。就。站。在。一。旁。那。差。官。先。問。了。芮。大。人。的。好。然。後。便。說。
 大。帥。傳。見。的。話。芮。大。烈。道。我。並。不。會。銷。假。大。帥。何。以。忽。然。見。傳。能。否。請。大。哥。回。
 署。替。我。轉。稟。一。句。兄。弟。感。激。不。盡。那。差。官。笑。道。大。人。不。會。銷。假。裏。面。都。是。知。道。
 的。只。是。大。帥。定。然。要。見。大。人。大。人。是。知。道。大。帥。脾。氣。的。可。有。容。人。分。辦。的。分。兒。
 我。打。聽。得。大。帥。傳。見。也。並。沒。有。別。的。意。思。因。爲。張。統。制。請。大。帥。閱。兵。大。帥。就。攔。
 了。不。會。去。得。此。時。傳。見。大。人。說。是。請。大。人。替。大。帥。代。勞。去。到。張。統。制。那。裏。走。一。

躺。還。是。請。大。人。快。吩。咐。備。轎。罷。怕。遲。了。大。帥。又。鬧。起。來。那。時。候。大。家。反。沒。臉。面。
差。官。說。畢。打。了。一。躬。便。急。急。告。辭。回。署。銷。差。芮。大。烈。聽。差。官。這。番。話。才。將。心。上。
一。塊。石。頭。落。下。幾。位。姨。娘。也。都。笑。出。來。說。這。是。大。帥。賞。臉。的。事。少。不。得。要。去。的。
只。是。這。樣。病。體。如。何。坐。得。轎。子。顛。播。大。家。商。量。只。好。備。了。一。張。睡。椅。伏。侍。芮。大。
烈。睡。上。去。又。請。馮。子。澄。一。路。上。照。料。馮。子。澄。十。分。高。興。滿。口。應。承。（姨。娘。以。大。
帥。爲。賞。臉。馮。子。澄。又。以。芮。大。人。爲。賞。臉。得。失。雞。蟲。何。可。浩。歎。）抬。入。督。署。二。門。
以。內。芮。大。烈。少。不。得。走。下。睡。椅。便。有。馮。子。澄。同。隨。來。的。僕。從。攙。扶。着。一。直。進。入。
官。廳。在。先。已。有。好。幾。位。當。差。使。的。道。員。也。是。香。帥。傳。來。問。話。的。一。見。了。芮。大。烈。
各。上。前。來。問。好。芮。大。烈。此。時。已。用。布。將。半。邊。耳。朵。緊。緊。紮。縛。着。他。告。訴。別。人。都。
說。是。患。着。頭。風。內。中。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彼。此。會。意。都。不。肯。將。那。話。表。
明。芮。大。烈。一。面。同。那。些。道。員。周。旋。一。面。已。命。人。將。自。家。手。本。呈。進。去。稟。到。等。到。
有。二。更。多。天。那。個。香。帥。依。然。在。花。廳。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侍。立。的。那。些。戈。什。

哈更沒有回話的當兒，急得芮大烈好像熱鍋上螞蟻一般，耳朵又不時的疼，痛不敢大聲嘶喚。最是這暗裏呻吟，越叫人聽着難受。那幾位道員已由外廚房裏送出一桌酒席，大家拉芮大烈一同吃飯。芮大烈那裏吃得下去，只推身子不快，不思飲食。別人也就不再同他講禮。大家狼吞虎噎，飽餐了一頓，漱口才畢，已從炕上鋪設了烟燈烟具，各有下人在旁侍候。一時吞雲吐霧，闊論高談，倒也十分有興。（寫盡官場齷齪）只是將芮大烈丟在一旁，異常懊惱。還是馮子澄怕他餓壞了，悄悄的吩咐一個僕人回到公館裏去取來一盒的小菜，外燕窩粥一大盂，芮大烈倚在另一張炕上，隨意呷着，靜候。只聽得那更鼓樓上接二連三的一直敲到四更內，裏依然沒有消息。眼看看又是第二日黎明，幾回賭氣，要想回去，總因為前程要緊，不敢鬧這脾氣。在香帥這裏聽差的，規矩沒有發落，又不能擅自離這官廳防的一時，又要傳喚。（真是苦趣）彼官僚派乃自以為樂，是或別有心肝而已，豈不哀哉！好容易捱到晌午時分，跑

出一個差官來。平時同芮大烈。狠是要好。才告訴他。香帥已將傳芮大烈替他。閱兵的事。忘記得乾乾淨淨。昨日那個差官偷空上去。銷差。香帥又是一頓臭罵。說他沒的將這些不要緊的事來聒噪。我看大人還是回公館去罷。等大帥一經提着我們再到大人那裏。給信不遲。芮大烈向那差官謝了。又謝又重重拜託了他。說如若大帥傳見千萬從速。給信要緊。要緊這裏馮子澄才又伏伺。芮大烈上了睡椅。抬着回去。芮大烈又慚愧又怨恨。滿肚皮的憤氣。沒處發洩。只把跟前幾個家人無緣無故的罵得個痛快淋漓。督撫罵屬員。屬員又罵僕從。若論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爲人所罵之人。卽不當再來罵人。雖然彼屬員者。旣以督撫之罵爲榮。又安知彼僕從不以屬員之罵爲榮耶。嗟乎。旣爲沐候之冠。又秉山膏之癖。前途莽莽。可爲寒心。自是以後。芮大烈這一邊。便日日打探香帥可否。仍委他代閱兵操。因爲這件事。是一個最有榮譽的事。尋常人便巴結不到。香帥這種寵渥。那位留雙影先生此時雖然充當芮大烈。

營務處一個文案。其實他志願甚大。總想上峯薦拔。無論知府知縣保舉。一保舉他也因爲芮大烈在督署是個近水樓臺。所以不惜屈躬相就。目下又知道香帥委他代行職權。益在芮大烈面前殷勤獻媚。借着問病爲名。時時同芮大烈把晤。並教授芮大烈見香帥時許多說話。一定有妙論。惜乎我不得而聞矣。

一芮大烈無意中却談到俞竹筠那宗案卷。留雙影笑道。不瞞大人說。晚生狠將這事放在心上。前天還親自到夏口廳署裏走了一遭。親眼看見廳官將那廁定成死罪。呈報到大帥那裏。只須大帥有了批示。定然就地正法……說到此。又恭恭敬敬的立起身子。向芮大烈打了一躬。說大人可否便在這案內。向大帥那裏提拔一句。晚生是結草銜環。圖報有日。大人是最高明不過的。晚生日前擬的那封信函。煞是字字斤兩不肯放鬆。一筆固然廳官仰慕大人威德。不敢不敬謹遵行。然而晚生的措辭。却是南山可移。此案決不可動。一有挾持有口角。此公經濟文章。又非馮子澄可比。一芮大烈此時剛擁被而坐。忙欠

了欠身子笑道先生請坐先生的鼎鼎大名同韓素翁甘海翁一齊膾炙人口香帥俱略有所聞言論之間常常露着欣慕的意思只須兄弟略一游揚還怕香帥那裏不蒲輪恭迓先生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留雙影又謝了謝賓主正談得高興忽的外面又如飛報進來說大帥傳見只喜得個留雙影先生笑逐顏開說道何如我料定大帥定然放不過大人大人從事美國兵工廠歷有年所閱兵這件大典除得大人還有誰人可以替代非大帥不足以知大人之才非大人不足以副大帥之望風雲際會千載一時晚生逃聽下風載歌且舞矣但是大人同大帥晤對時千萬不要忘却晚生姓名（萬壑千峯依然直注此處固知小人獻媚別有用心特袞袞諸公不悟而已）芮大烈未及答應內眷得了這個消息快樂已到極頂大家爭着出來伺候留雙影揣測情形連忙告辭而退此處芮大烈依然用坐的一張籐椅子抬入督署剛剛向官廳上歇下早見裏面已坐着兩人一位便是湖北臬司木節庵是個名士最尙氣節的人

如今做這風憲的大員。倒是個不畏強禦。不詔權貴的好官。一位便是現任夏口廳芮大烈。少不得上前同臬司寒暄了幾句。木節庵問道。近來聞得大人身體有些欠爽。如今想是痊癒了。芮大烈欠身答道。晚生尙在假中。只緣大帥疊次傳見。勉強力疾從公。成廉訪垂問。改日再到轅拜謝。說着大家也就隨意坐下。芮大烈將夏口廳望了一望。說道。日前那件黨案。煞是費心。近來想已有定讞了。夏口廳見芮大烈問着他。剛待站起來。回話這個當兒。裏面已走出一名差官。傳大帥的話。請三位一齊進見。臬司便跨一步先行。芮大烈同夏口廳也就跟着進去。走入東首一座花廳。上其時已是黃昏時分。廳上電燈通明。待從的許多官員。齊齊排立在階下。香帥穿着公服。正躺在一張皮椅上。合着眼在那裏養神。有人回稟。木大人已到。香帥才顛巍巍的扶着椅子站起來。含笑迎接。讓木廉訪上首坐了。接連芮大烈同夏口廳走上幾步。請安。平時芮大烈進見香帥。都還命他旁坐。此次却不曾吩咐。事便不妙。芮大烈只得怏怏的同

夏口廳立在一旁，只見香帥同木廉訪促膝談話，約有十分鐘時候，却因香帥說話聲音極低，聽不見議論的何事。木廉訪的顏色便不似先前和霽，鼓着腮頰，只用手撚着自家那把潦草鬚鬚，又見香帥從袖裏掏出一捲紙兒遞給木廉訪看。木廉訪一面看一面搖頭，也就細語喃喃的向香帥講話。芮大烈耳邊只聽見金娉娉三個字（從莊嚴之地忽聞我所眷愛之人之名字，其中別有風味，特不知芮大烈此時之感想爲何如耳）不由的吃了一嚇，一個轉念還疑惑香帥有甚麼喜慶的事，或者要召娉娉唱戲，大約知道我同娉娉有啣臂之好，特地命我去介紹也未可知（想入非非，實在是色鬼思想，惜乎娉娉這妮子已逃走了，不然這件優差倒是官場中的佳話）。芮大烈正在低着頭胡思亂想，不料香帥已經喊着他上去問話，他一共也不會聽見（此種思想足以愉快精神，怡悅心志，香帥問話何足道哉，一笑）還是夏口廳見他這迷惘神情，狠是詫異，好在兩人並立在一處，遂用手扯了扯芮大烈袍袖口裏低低

告。訴。他。似。乎。說。大。帥。有。話。問。你。他。才。如。夢。方。醒。嚇。出。一。身。冷。汗。定。了。定。神。忙。走。近。幾。步。立。在。香。帥。面。前。香。帥。頓。時。放。下。滿。臉。怒。色。劈。口。問。了。一。聲。說。咱。問。你。近。來。請。的。甚。麼。病。假。你。這。病。是。從。幾。時。害。起。又。是。誰。給。這。病。你。害。的。芮。大。烈。平。時。覺。得。香。帥。講。話。從。來。不。曾。響。亮。叫。人。聽。着。總。不。甚。明。白。如。今。這。幾。句。風。馳。電。掣。的。話。字。字。都。有。斤。兩。直。打。入。那。個。不。曾。割。掉。的。耳。朵。裏。趣。極。所。幸。他。被。割。的。那。隻。耳。朵。是。用。薄。薄。一。層。絲。綿。護。着。此。時。又。交。夏。季。頭。上。帶。的。是。一。頂。緯。帽。帽。簷。極。深。急。切。不。能。看。見。他。創。痕。少。不。得。大。着。胆。子。回。了。一。聲。說。大。帥。明。見。卑。職。是。偶。感。風。寒。外。邪。乘。勢。而。入。淹。纏。床。褥。不。覺。旬。餘。自。知。有。誤。要。公。罪。該。萬。死。譬。如。前。日。大。帥。委。卑。職。向。張。大。人。那。裏。閱。操。……香。帥。更。不。待。他。說。完。又。喝。道。像。你。這。種。無。恥。的。亡。八。羔。子。還。配。去。閱。操。咱。問。你。假。如。兵。士。有。犯。營。規。重。則。槍。斃。輕。則。棍。責。以。外。還。有。甚。麼。辦。法。芮。大。烈。心。裏。雖。然。知。道。香。帥。生。氣。還。疑。惑。是。因。爲。請。假。誤。了。閱。操。的。事。以。致。碰。這。釘。子。此。時。見。香。帥。問。他。這。話。他。深。恐。回。答。不。

出。香。帥。又。須。責。備。他。欠。缺。軍。事。學。識。倉。猝。之。中。只。得。趕。着。說。道。查。軍。營。規。則。第。二。十。二。條。兵。士。如。有。在。外。宿。娼。酗。酒。便。須。插。耳。游。營。……芮。大。烈。這。話。才。畢。轉。引。得。香。帥。哈哈。大。笑。起。來。便。連。木。廉。訪。也。是。拈。髯。含。笑。又。聽。得。香。帥。笑。道。咱。問。你。這。無。恥。亡。八。羔。子。插。耳。游。營。的。罪。可。是。從。那。酗。酒。宿。娼。上。得。來。的。芮。大。烈。猛。然。聽。見。這。句。話。才。悟。出。香。帥。話。裏。有。因。頓。時。將。一。縷。癡。魂。從。頭。頂。上。直。衝。出。九。霄。雲。外。不。由。的。自。家。除。掉。緯。帽。子。撲。通。跪。在。階。下。只。一。二。三。四。五。的。碰。那。響。頭。香。帥。掉。轉。臉。望。着。木。廉。訪。冷。笑。道。可。知。道。外。面。的。說。話。不。盡。虛。誣。把。咱。們。官。場。的。臉。面。都。給。這。厮。丟。盡。了。又。罵。芮。大。烈。道。你。這。厮。如。若。狡。賴。咱。轉。佩。服。你。你。居。然。承。認。了。咱。越。發。恨。你。左。右。快。扯。這。厮。下。去。打。他。一。個。無。數。的。騎。棍。罷。……香。帥。這。句。話。剛。說。出。口。轉。把。階。下。立。的。那。些。戈。什。哈。以。及。許。多。差。官。都。嚇。慌。了。堂。一。個。營。務。處。提。調。大。員。從。來。沒。有。躺。着。打。軍。棍。的。道。理。只。得。互。相。廝。望。着。既。不。敢。說。情。又。不。敢。動。手。香。帥。益。發。焦。怒。用。手。拍。着。那。桌。子。不。住。的。响。還。是。木。廉。

訪笑勸道。芮大烈不顧名譽。不惜身分。已不可論。以人理大帥正不必再爲他氣壞了身體。不過他是曾經留學的人。朝廷鼓勵人才。頗重視這一班留學生。大帥爲朝廷顧惜體面。還該成全他。勿庸刑責。叫他回去聽候題參。但是這一件事已經證實。可想那個黨案定然是莫須有了。香帥點頭道。這個自然是無庸疑議。香帥且說。且將那隻細眯眼睛向夏口廳飄過來。只嚇得夏口廳悚然失色。趕忙搶前幾步。聽香帥吩咐。香帥冷笑道。貴廳在這幾日前。可曾辦着一起黨案。那個姓俞的。你說他是革命黨。語便不妙。還是你親眼看見的。還是有人囑託你。你因爲迎合別人意旨。起見。便妄入人罪嗎。夏口廳知道此事。又弄糟了。連忙垂手請了一個安。回道。卑職荷大帥的栽培。廉訪的委任。自從任事以來。便拿定公忠體國的主意。……香帥冷笑道。好大口氣。你也配說是公忠體國。好好你再望下講罷。……夏口廳又接着說道。這個姓俞的。委實是自己招認。是革黨卑職當時並未敢用刑威嚇。至於說是迎合別人意旨。卑職

雖然愚昧。這個却斷乎不敢大帥的耳目何等明察……香帥罵道。吓咱狠不用你這樣奉承。你這亡八羔子。受了人的意旨。還說咱耳目明察。這比較罵咱還是利害。說着就在適才取出來給木廉訪看的紙捲兒裏面抽出一頁箋紙。直攢到夏口廳面前。說你這亡八羔子。且看這是甚麼物件……夏口廳只得恭恭敬敬從地下拾起來。從頭細看。原來是一紙信函。上面便是芮大烈囑付他捕獲俞竹筠。代他吐氣的話。却寫得龍蛇飛舞。較之自家在署裏接到的那封。又自不同。一是雙影先生手筆。一是子澄先主法書。此公居然能鑒別好歹。亦是不凡之材。畢竟那夏口廳。歷署過好幾任州縣。老奸巨猾。習與性成。他一面閱看一面沈吟。暗想此函既在大帥這裏。可想我處不曾收到。拿這話去抵一抵。敢還可以處自家於無過之地。主意既定。遂又恭恭敬敬搶着將那函札。仍然呈至兒上。笑道。卑職揣摩函中言語。却像是寄給卑職的。然而卑職那裏。却不曾見着。可想卑職辦事。仍是一秉至公。香帥又冷笑道。好個利口的。

匹夫咱也沒有工夫同你辨論。你須知道那姓芮的失落了這一封信。函還有別人再替他打稿兒寄給你呢。你以為咱年紀老了便可以欺負得過你。那才是脂油朦了心呢。香帥這幾句話才將那個夏口廳駁得啞口無言。最恍惚不過是跪在階下的那個芮大烈。他見這件事香帥如身歷其境一般一毫也瞞他不得。這究竟是誰同我過不去來。葬送我呢。但是一層留雙影先生的信怎麼又不曾送到縣署裏。轉把來給香帥接着。至於廳裏接的信函又是誰替我寫的呢。此時猛然觸起那一天請留雙影寫信全交給馮子澄辦的難保不是馮子澄同別人通同一氣將我的信轉交給別人。這却冤枉了馮子澄。然亦足見小人與小人共事固末有不兇終隙末者也。以至出此岔事。越想越恨。跪的時候又有好久。一時急怒攻心。觸動創口疼痛非常。不禁暈倒階下。香帥冷笑道。你也不用向咱這裏裝死。你這王八羔子便真死了也不希罕。吩咐差官們將這廝趕逐出去。那些差官們知芮大烈已經倒運。誰也不再同他講交。

情（妙絕）一經香帥吩咐，便橫拖倒曳的將茵大烈扶到官廳上，交給他家那些僕從去了。此處香帥又將夏口廳罵了一頓，命他趕快回署，將那無罪被誣的俞竹筠立時釋放出獄。夏口廳連聲唯諾，見香帥更沒有別的話說，遂上前請了安，又向木廉訪也請了安，徐徐退出。香帥也不送茶，只管拿兩隻眼珠子釘着那夏口廳背後冷笑。向木廉訪說道：「老兄，你看這種官兒，昏憤糊塗已臻極頂，老兄還忍心放他監膺民社麼？」木廉訪忙道：「大帥放心，臬司回署定將大帥意旨轉達李藩司、兆祺，少不得立撤那廁的差說著。」又正顏厲色的站起來，說：「大帥此番舉動，真是不可有一不能無二的手段，上足以寒梟獍之心，下足以保騶虞之節，在尋常的人萬無此敏捷，無此魄力，臬司逃聽下風，無任歡忭。」

（若云木廉訪不詔權貴，觀此數語，非必作者前後用筆不相應接，不過覺得舉世滔滔，雖在賢者，猶未能免耳。）香帥只才歡喜將適才忿怒消鎔盡淨，兀自長歎道：「這件事若出自匿名信函，咱便斷斷不去理他，咱最可惡的是匿名。」

的人嫁禍給人而自已處於旁觀地位論事縱不爲無因其處心已不免太險難得這韓素君侃侃直陳鑿鑿有據且謂果係誣告甘罪無辭况且此君咱亦略聞其名倒狠是一個有才具有氣節的君子老兄搜羅者宿攬接名流倘在藥籠乞爲介紹咱幕府裏頗需人材請老兄去問他一問若此君肯於屈就咱倒想要和他談談呢（點睛之筆把素君一番計謀便在香帥口中一點出）木廉訪忽然聽見香帥這一番話不禁心裏動了動（此心一動天人分矣）忙回答道大帥賞鑒自是不錯但臬司風聞此人雖有文名殊多野性平時目空一切又常常與報界接近一味對於政府妄肆譏彈卽如臬司平時也算是愛才若命了他還多所謗議大帥對他過於虛心怕他要學呂醫山人妄索昌黎信陵執轡呢香帥不禁扼腕長嘆道照老兄說來可見人材難得……木廉訪忙說道這個却又不然臬司意中却有一人他雖是個秀才出身却抱有經世之志他姑勿論只他平時最崇拜大帥把大帥的墨跡刻意揣摩寫的好一

手蘇字……香帥笑道。此公居然也能寫蘇字。奇怪。適才見的那封寄夏口廳的信函。不是也是一手絕好蘇字（點睛）老兄且請將此人姓名告我。木廉訪道。此人姓留。外號雙影大帥。如肯垂青。臬司明天便着人去喚他進謁。（嗚呼。痔血桃花。其功效乃至於此。）香帥將眉頭繃了一繃。說這名字好生怪癖。（香帥此等遠識。正不可及。）然而既是老兄所賞鑒的人。諒必不錯。好在此時還不一定需人。（對素君則如彼。對雙影則如此。吾爲木廉訪設想。當記面紅一次。）且放着再說。罷。木廉訪只得答應了幾聲。是知道香帥今天辦事太勤勞了。漸有倦意。自己更不久坐。連忙告辭。而出不多幾天。畢竟將那夏口廳辦了一個撤任。另候委用。俞竹筠果然安安穩穩出獄。正是。

君子何曾污白璧。小人枉自鼓青蠅。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萬里尋親。不謂近在咫尺。此至可喜之事也。然而不遇柳華生。則母子。

相見猶未知何時。小人之害人。適以福人而已。讀竟爲之浮一大白。曩時讀小說。常苦悶氣。不謂此一回中快意之事。如環無端。娉娉之遇。其母已足使人擊節稱快。不謂讀至下卷。乃有一倔強香帥打營務處提調。撒夏口廳香帥所行之事。皆人人心中所欲行之事。嗚呼。安有許多大白大浮特浮也哉。

或謂香帥垂意於韓素君。乃爲木廉訪阻止之。此安得爲快吾意。不然。韓素君者。不欲廁身於權貴者也。即使木廉訪代爲游揚。韓素君之固辭不就。亦意中事耳。木廉訪忌才。安知素君不引爲知己哉。况阻止素君而香帥則惋惜。不置游揚。雙影而香帥則淡漠處之。則又快中之大快也。

香帥罵人。我但見其嫵媚而已。若木廉訪則吾畏其人。原評

韓素君之救俞竹筠。明明看透香帥爲人。經此一封書。必能立時打動。於是對症發藥。毫不費力。香帥極口贊歎。素君可謂是素君知己。而素君此番作

用尤可稱香帥之知己也。

描寫香帥處真是絕妙官場現形記。但當時爲上司者雖甚顛預猶能講求大節整飭官方。若今日則縱有什伯倍於芮大烈之作惡者亦且司空見慣毫不爲怪。遂令一般人士竟生共和不如專制之感想可概也已。

金娉娉遇母俞竹筠出獄芮大烈落職。此一回文字總結若數回情事實爲全書一大段落。獨鶴評

第十八回 反唇相譏幕賓工媚語 抱頭而遁食客受嚴答

馮子澄眼睜睜看着芮大烈上了藤轎。又親自送出大門。叮囑抬轎的人好生伺候。然後重跳入門內。一張闊嘴笑得只合不攏。來留雙影雖然業已回署。他却不肯同留雙影一齊走。仍然在公館裏照料張羅。一會兒跑向門房裏。同那幾箇爺們打打科譚。小人得意顛狂之狀如繪。一直挨到傍晚。總不見芮大烈回來。心裏益發歡喜。抓耳撓腮更忍耐不得。如飛的又跑轉營務處署裏探

聽消息那些侍衛的兵都說大帥老早將大人喚得進去還有木節庵桌台夏口廳老爺在座說不定是大帥留飯師爺且請在裏面稍待一經有了甚麼喜信小人們自會前來稟知馮子澄點點頭含笑走入他那座書記室裏又等了好半會急得坐又不好立又不好團團的在三間屋裏旋轉好像熱鍋上螞蟻一般暗相那個留師爺心裏未嘗不是同我一樣左右閒着沒事同他去談談他在這裏要算是大人的第一紅人大人又允許在大帥那裏提拔他我們總算同事一場和他接洽接洽將來也是一條門路主意已定就拔起脚步趲進留雙影住的那一進屋裏却好房門的帘子未曾放下一眼瞧見留雙影睡在炕上身邊放着一張燈其光如豆餘煙裊裊直把留雙影一個半身全行籠罩（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猛不防馮子澄一腳踏上台階正在望裏走旁邊早迎上一個小僮攔着說道主人剛在會客請馮師爺在外間稍等一等俟稟明過主人再行請進馮子澄涎皮癩臉的笑道我同你們主人是至好算是朝夕相

見那裏用着這許多轉灣說話（不通世故之小人，往往如此）口裏說着已探進半邊身子，便在這一剎那之間，再瞧瞧炕上，並沒有一張燈影子。留雙影依然躺着，又不曾會客，自家轉發起笑來，一歪身也向炕上一坐，只管將他那個鷹鼻子擠上擠下，咂嘴咂舌的說道：「哎呀，好香……留雙影這才更耐不得冷冷的答道：『馮先生休得取笑，兄弟這屋裏既乏名花，又無脂粉，這香從何而來……馮子澄又大笑道：『非也，非也。這香既非脂粉，較勝名花，龍涎無此芬芳，安息遜其馥郁，吾聞印度有一種……留雙影素來知道馮子澄是個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的小人，他發起狂論來，也不管人受得下去，受不下去忙急拿別的話打着岔兒，說道：『馮先生，此刻可曾打聽得我們那位東翁在大帥那裏消息，狠是不妙……且住，留雙影先生，這句說話，難道他已經知道香帥同芮大烈的交涉麼？其實他與馮子澄同在外面，內裏的情形，他們何從探悉？不過留雙影是個鑒貌辨色玲瓏剔透的人，他瞧見馮子澄今日有些口不擇言料

想他是因爲東家荷上峯寵渥他這泰山之靠就算是千穩萬穩所以喜歡極了我若不向他兜心一拳在他脊背上淋一杓冷水定止不住他這高興遂假意捏造出這句話來嚇他一嚇……果不其然那個馮子澄正在十分得意的時候猛然聽見這句話頓時面色如土急急問道留先生你真個打聽出這種消息我不信大帥那樣契重他竟會無端的生出別的意思我們東家不打緊只是我們這一來却怎麼安置呢留雙影看見馮子澄嚇得這種怪樣兒也不由暗暗好笑又恐怕自己的話說得太過一旦傳入芮大烈耳朵裏要疑惑我詛咒着他（一派小人患得患失之心曲曲從作者筆端吮啞而出一忙改口道這也不過是個傳聞未可據以爲實不過我愛先生恐怕先生太高興了所以拿這話來替先生挽救挽救馮子澄仰首將留雙影望得一望忽的哈天撲地大笑起來說我猜准是先生同我鬧着頑笑拿話來嚇我我們大人近來那一副金容越發豐滿鼻準頭上黃澄澄的官星透露不出三天若不提陞一級

留先生你用刀子將我眼珠剗去我總不怪你（東翁沒耳朵書記又沒眼睛，眞可攜手同入殘廢局矣）老實說我們當朋友的人若不希望東家老遠的得意轉去詛咒着他倒霉那簡直算不得人（直當面罵雙影馮先生亦善於詞令）留雙影也知道他這話裏有因却不去同他辨駁只冷笑一聲道這個却不可一概而論一個人只要有才具何處沒有遇合若是才具平庸專靠別人薦舉他一旦遇了一個東家自然依附末光善頌善禱問他這頌禱的心仍是爲自己打算這種小人之尤兄弟却不願意引爲知己馮子澄心裏暗想這留雙影罵得我好生刻毒罷罷你真是一個正人君子我也佩服你只是我常常聽見韓素君述他的歷史甚麼齷齪的事不曾做過今日在我面前却撇清得乾乾淨淨越想越氣臉上氣色狠是難看要想再用一番話來駁他自家又知道不是留雙影的敵手只憤憤的坐在椅上一言不發留雙影却舒徐不迫從一個洋鐵漆匣子裏取出一支雪茄啣在嘴裏擦着了火柴一面燃燒一面就

口角邊噴出一縷的濃烟。馮子澄見他自吸雪茄又不敬客觸起適才那話。驀向留雙影問道。留先生這雪茄比較印度的鴉片如何。先生敢莫是有這一種嗜好。留雙影自命文明。却最可惡人說他吸食鴉片。見馮子澄重行提起這事。更忍不住所喜。他是個有涵養又極圓通的人。依然冷笑辨道。這又奇了。馮先生。你何所見。而云然。這事可以誣裁得人的嗎。你既然損我名譽。停會子等東家出來。我倒要同先生在他面前折辨折辨。恐怕那時候先生的飯碗就有些不甚牢實了。馮子澄大笑道。留先生。你要同我打官司。若是在漢陽府夏口廳那裏就保不得我不輸給你。至于說是向東家面前告狀。你留心查看查看。東家待你是個甚麼光景。不是兄弟誇口。你講十句不及我講一句。我是忠厚不過的人。我們同事日子雖然不多。却也有了好幾月。我不給苦給留先生吃。這箇念頭奉勸先生。還是早些收拾起來爲是。……馮子澄此時越說越高興。不禁手舞足蹈。扭頭晃腦。着實有些不規則起來。（不規則三字絕倒）留雙影。

好牛憤懣。剛待答話。忽先同馮子澄講話的幾個軍士。果然進來報信。見馮子澄不在書記室內伺候的人。告訴他在留文案那邊。兵士忽忽趕進來。一眼瞧見馮子澄。忙舉了舉手。說道：「適才大人已經出署。小人們上前行立正禮的時候。大人不會說別的話。只問了一聲：『馮師爺可在這裏麼？』」馮子澄笑逐顏開。且不理會。軍士忙掉轉頭向留雙影說道：「如何……大人怎麼就沒有問你……」又掉轉頭向軍士道：「大人可曾問着留師爺沒有……」軍士又回道：「這個却不曾聽見大人吩咐……」馮子澄又掉頭向留雙影說道：「如何……」一疊說兩句如何。馮先生得意神情畢露。紙上且馮先生之頭。此時掉來掉去。想見大忙。留雙影站起身來。冷笑道：「好好。既是大人請你。你可趕快去罷。何必更在這裏耽擱。又望着軍士們笑道：「諸位請出馮師爺。他自會走。我這裏決不敢攀留。軍士們聽了這話。隨卽退出。馮子澄剛待出室。又望着留雙影笑道：「先生不棄。何妨同去走走……」馮子澄說這話。原是因爲芮大烈特地相請。定然有異常。

優寵若是留雙影肯去好在他面前賣弄賣留雙影也因為要急於探聽香帥同芮大烈究竟議論的甚麼事雖然芮大烈不曾招呼不應折這身分此時却好聽見馮子澄這話也便趁勢說道既承馮先生不棄兄弟即當奉陪一行……且說芮大烈在香帥那裏經此挫辱是他們留學生所夢想不到的境遇又知道香帥決意題參這小小前程定然不保一時想到宮室車馬衣服不禁如萬箭攢心（此種苦趣凡為官僚者莫不有之）芮大烈其小焉者已一及至回到公館那幾位姨太太不達時務還只管將他扶得上床排列着問長問短芮大烈在這個當兒望望這個瞧瞧那個暗想此後若是一經落魄娟娟此豈復尚為我有越想越痛不禁撫床大哭起來只嚇得那幾位姨太太面面相覷猜不出甚麼緣故問着他他又無理正難分解外面有人通報進來說馮師爺同留師爺一齊進見芮大烈耳邊聽見馮師爺二字頓時怒從心起咬得牙齒吱吱作響用袖子將眼淚拭乾立起身直向外走那幾位姨太太忙命人好

生攙着一直攙至前面一座花廳上早看見留雙影同馮子澄立在階下談心一見芮大烈出來馮子澄最積伶不過忙搶上幾步問了一聲大人幾時從署裏回來晚生失於伺候罪該萬死芮大烈不待他再說劈口罵道你這亡八羔子替咱滾開些咱停會自然有話問你（看他以身受者還而施諸於人直與上文文字不相出入絕妙章法絕世文情）馮子澄吃這一嚇不敢折辨只得退了幾步（依我意思適才何如不搶上幾步之爲愈）必恭必敬的垂手而立便連一衆僕役都吃驚起來暗想從不曾聽見大人講過京話怎麼這一會兒忽然咱呀咱的鬧不清起來真是十分希罕馮子澄偷眼瞧看只見芮大烈轉邀着留雙影上坐自己主位相陪僕人獻上兩杯芽茶再沒有自己的不解痛徹心腑幾乎不哭出聲來一會兒又見芮大烈低低向留雙影說話留雙影指長劃短像是議論着自己料想也沒甚麼好話替我講說我此時倒有些懊悔適才不該在那裏過於欺負他（得意時不可妄發議論免致後來懊悔此

亦足爲世鑒。自己正在沈吟。早又見芮大烈掉轉臉大聲喊道。我問你這亡八羔子。留先生寫的那一封信。函咱吩咐你寄給夏口廳。你究竟和誰通同作弊。將那封信弄到大帥那裏。敗壞我的事情。你從實供招出來。咱還看這幾個月的情分。饒你一死。你若有一半句虛言。再來欺咱。你這亡八羔子。就莫怪咱的手段。辣毒……馮子澄到此方纔聽出芮大烈的意思。原來便爲那封信。函畢竟他還不知道。這事究竟關係有甚麼輕重。忙陪着笑臉說道。大人原來問的是那封信。函晚生不敢說謊。彼時實在因爲伺候大人。病體未免方寸大亂。忽的將那信放在案上。逕自到大人面前。替大人敷藥。及至回來。要寄那信。己不知失落何所。一時情急。只得重行央求留先生再寫一封。誰知留先生說他的筆墨輕易不肯賤售。那封信函尙因爲屈不過大人情面。否則決不肯做這傷天害理的事……留雙影聽到此處。不禁冷笑道。奇極奇極。你將信函遺失。我連影兒都不知道。幾時見你魂兒跑到我那裏。請我再寫。幸虧我們大人是

燭照萬里。你想想同是吃的大人。茶飯赴湯蹈火所不敢辭。何況舉筆之勞。莫說是再寫一封。便是寫十封百封。我也不敢遲疑一聲兒。你這沒影子的話。固然大人不肯相信。我原可不必同你辨駁。但是一層姑作當時。我不肯替你再寫。你也該回明大人。想個正當辦法。到不得便和他們奸人扶同一氣。釀出這重變故出來……芮大烈聽留雙影說一句便點一點頭。此時重又怒道。留先生這話爽快極了。咱也沒有工夫同你這亡八羔子多講。你只招出這封信。交在誰的手裏……馮子澄被留雙影一陣冷譏熱諷。已弄得六神無主。不禁流下滿眶眼淚。說道。小的受大人參養深恩。不稱晚生了。虧你隨風轉舵得快。——不啻重生父母。這件事何等重要。小的安敢交給別人。小的老實說罷……留雙影忙插口道。何如。——（偏生也用這兩字。果報森然可畏。）——可想馮先生適才的話。全非老實大人到此也可表明學生心迹了……馮子澄又哭道。留先生。你老人家可以高抬貴手。不用苦苦同小的爲難……芮大烈睜圓兩眼。喊

道你說……你說……馮子澄又道小的將那封信放在案上的時候其時沒有別人進來只有韓素君坐在室內好半會工夫因爲等小的等得不甚耐煩及至小人出來他已經走了這封信想被他偷竊而去……芮大烈尙未及說話留雙影早又笑起來說大人明見這就無怪乎出這岔枝兒了馮先生同韓素君是何等交誼這事同韓素君狼狽爲奸自是意中之事至於推諉說是被韓素君偷竊而去其中顯有不實並不是我同馮先生苦苦爲難（先安此句亦自知其言之刻毒已馮先生奈何）大人還要想月兒湖那樁慘劇學生雖不在座然而學生打聽得清清楚楚這件事甚麼樣子來山甚麼樣子去水全是馮先生一手經理（一手經理四字却是不錯人有好爲他人經理事件者觀此可以知做）馮先生既甘心做韓素君的走狗韓素君要擺布大人第一先要將馮先生安置左右做個內應金禍宋高秦檜來則宗社自屋吳給魏武龐統至則兵艦皆灰哼哼那一天畢竟是俠女多情僅僅給大人一個剝膚

之痛。如是照着韓素君。同這馮先生的心理。還怕大人賣舟而去。要輿櫬而歸。哩。狼子野心。見大人依然未死。所以又商酌出這一條毒計。將大人祕密和盤託出於香帥之前。如今弄得禍變交乘。身敗名裂。還虧馮先生尙在此搖唇鼓舌。想告無罪於大人。其愚可矜。其心誠不堪問已。（一篇話深入顯出。無論何人。皆當墮其術中。況不學無術如芮大烈哉。吾爲馮先生徒喚奈何而已。）芮大烈越聽越氣。只管閉着眼。搖着頭。說道。咱也沒有別的方法。擺布這亡八羔子。左右何在。快替我扯這亡八羔子下去打他一個無數的躺棍罷。（直與香帥一樣說話。真是奇絕文字。）馮子澄聽留雙影這一番侃侃的議論。待要辯白。却一句辯白不來。又聽見芮大烈要打他。已嚇得魂飛天外。老實便躺下來。旁邊果然走上機個如狼似虎的僕役。拿過廳口掛的幾根軍棍。將馮子澄拖翻在地。輪流打得馮子澄殺豬也似的喊了。（香帥不打芮大烈。芮大烈偏打馮子澄。賢不肖之分。於此可見。）留雙影看見打到那個分際。兒知道不能再

打然後勸芮大烈說道：寧可這廝負大人，大人不可過於苦了。這廝乞看學生簿面，饒他一死，立時趕逐出大人公館，讓他仍同韓素君做一路去也。叫韓素君知道，羞辱這廝之痛，痛在皮膚；韓素君之痛，痛在顏面。叫他們知道，大人也不是輕易欺負得的。芮大烈道：先生說得極是……那幾個僕役見大人命他們停刑，大家才將馮子澄攙扶起來。芮大烈又說道：這亡八羔子在咱這裏領了幾個月的薪水，咱斷斷不能饒他，須叫這亡八羔子如數繳出，然後才可開釋。先生以爲何如？（小人刻毒，乃至於此。）留雙影笑道：我說大人是菩薩化身，洞見愚夫癥結，真是一點不錯。世界上像姓馮的這種鄙夫，真能叫人刀鋸無靈，桁楊乏術，惟是篋中黃白，他總肯以性命相搏，名譽相換，譬如大人剛才打他這幾十軍棍，他的棒瘡一好，他依然會靦然在社會上大搖大擺，充着衣冠人物。大人若是將這廝平日積蓄搜索過來，這個比說殺他一刀還是利害。再痛快不過的事，其實大人豈屑與這匹夫區區較量，拿來賑濟如今山陝的

災荒也好（又爲芮大烈曲原一筆真好口才）馮子澄這時候忽然聽見芮大烈要叫他繳還薪水又有留先生在旁慫恿這一嚇真是不小重又掩袖大哭起來這悲哀聲音比較適才吃軍棍的時候更是叫人聽着難受（嗟乎馮先生汝獨不能少忍耶真使留先生不幸而言中矣）芮大烈毫無半點憐惜之心立時叫人押着馮子澄到署裏查抄他的財物此時留雙影少不得又安慰了芮大烈幾句說香帥素來契重大人因爲一時氣憤不免過於嚴厲稍停幾日香帥氣平自然另有恩諭或者不至變生意外芮大烈也只得長嘆了幾聲賓主各自分散不提馮子澄被幾個僕役一直押那到座書記室裏一路走着苦苦哀告求他們徇一點私兒誰知那些僕投如狼似虎更不理他翻箱倒籠檢出二三十張鈔票另外還有些小銀角和銅元總計馮子澄的家私不足四五十元之譜（雖然以此較之當日長發棧中則馮先生儼然富翁已）其餘還有些零星衣物一個鐵壳小表一古攏兒俱被那些僕役取去內中有個

僕役名字叫做芮務是芮大烈第一個姨太太的心腹性情異常狡猾這個當兒一眼看見馮子澄身上穿著一件二藍羅帷子的兩截長衫已經十分藍縷有好幾個煙煤子燒透的小洞他便在衆中提議要將他剝脫下來馮子澄死不肯放衆人做好做歹畢竟將下一截的帷子扯去七手八腳將什物擄掇乾淨方才押着馮子澄吆喝出署那幾個守門的軍士正不知是甚麼緣故只拿眼望著子澄馮子澄羞慚萬狀負着杖瘡抱頭鼠竄跑出督署門外一眼瞧見那兩座旗杆上紅旗招颭風景無殊自分此生再不能向這威武地方搖擺出入回想幾個月的得意真是如夢如寐心神惴惴正不知走向那裏才好待要往韓素君寓所又恐怕素君追究月兒湖葬送他女兒的事此時雖然知道鳳琴並不曾死素君或者不同我計較我那個孩兒阿祥他平時狠不以我這父親爲然便是到了他們那裏也難以棲身（馮子澄始終誤在錯認素君爲同己一般之小人）猛一轉念此時不如徑去投奔隔江籌餉局那個苗子六還

可以在他們局裏碰機會主意已定旋即奔漢陽門而來自己摸摸身邊却好還剩得有三五十枚銅角不曾被那些強盜劫去過了江遮遮掩掩的尋至籌餉局門首探頭而望門房裏其時坐着六七名門役午後無事大家弄着簫管三絃在那裏取樂一眼看見馮子澄內中便有一人大聲吆喝道瞎眼的驢狗這是辦公重地容你這驢狗窺探驢狗又不曾真瞎眼睛局門外邊掛的那兩扇虎頭粉牌上面寫着甚麼仔細你的狗腿（不敢不敢當代答曰適才已經領教過了）馮子澄嚇得倒退了兩步忙又陪笑說道不敢在下動問一聲苗子六苗師爺在裏面麼……可巧那些門役裏面有一個名字叫做廖大胖子的生平酷喜唱戲連日新學會了一齣三娘教子據他自己誇說可以同時下譚鑫培不相上下無如別人都不喜歡聽他那黃腔走板他却千方百計想要賣弄今天特地掏出腰包裏好幾百文買了些酒肉約同夥的諸位在門房裏聽他唱戲別人看他這酒肉情分上少不得都允許了（喜歡賣弄唱戲

諸君聽者，慎勿做廖大胖子第二也。此時剛調和弦索，廖大胖子高高興興才唱了一句小東人闖下了潑天大禍，偏生走出那個不做美的馮子澄同他做對，忽然跑得來訪問苗子六，別人猶可只惱了廖大胖子，見人因為同馮子澄譚心便都有些不注意，他恨得甚麼似的走近一步，便要揮拳，內中也有人勸說道：廖大哥你儘管望下唱，我們都聽着呢。（此種神情最令人難耐，研究菊部者，當不河漢吾言一笑。）廖大胖子那裏肯依，跳起來罵道：你這驢狗不先不後，偏生巧巧在這時候出來顯魂。（若曰顯魂正自不妨，却不應值我唱小東人時候也，為之絕倒。）像你這盤絨樣兒，你也配來會我們苗師爺。馮子澄央告道：你們苗師爺我當初也時時會面的，因為目下出了點意外，所以弄成這模樣兒，煩諸位替我通報一聲感恩，非淺內中有認識馮子澄的，不禁笑起來，說不錯不錯，你不是江那邊的馮師爺，你有一次曾坐着轎子來拜過客的。（往事重提，使人有今昔之感。）正是

時局變遷若滄海。人情翻覆宛波瀾。

欲知後事如何且能下回分解。

此回文字無意中頗寫得果報森然如芮大烈本欲陷害俞竹筠不謂由此反弄成身敗名裂馮子澄邀約留雙影去見芮大烈本爲要賣弄芮大烈待自己如何矜寵不謂由是反讓他在芮轉烈面前落井下石至如張香帥要打芮大烈並不曾打芮大烈芮大烈轉學了香帥竟真打馮子澄馮子澄處處疑惑韓素君是小人誤認苗子六是知己顛顛倒倒以至被羞辱於哨船託蹤踪於乞丐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評

芮大烈與馮子澄平時非不親密而一旦凶終隙末手段之辣至於如此執是以觀則素君之於子澄備受其害仍哀矜弗暇者直聖賢仙佛已

馮子澄留雙影同爲小人而身分各別平日亦初無宿怨乃無端以一席話挑起惡感遂致當場構陷受禍無窮造因甚微而惡果之來則甚速可不畏

哉。獨鶴評

第十九回 泣窮途餘生羈鄂諸 感時局挈眷走金閩

馮子澄聽那人這樣說忙道大哥的話一些不錯我接營務處書記委札的時候特來親拜苗師爺大哥你的記性再好沒有就煩大哥替我進去回一聲兒……那些門役正因為寥大胖子糾纏不清巴不得出這一件事大家都借着進去稟告苗師爺為名陸續分散只剩了本來看守門房的一個老王其人却是個聾子（讀畢為之噴飯若老王不聾吾知寥大胖子依然須將小東人唱完也）寥大胖子見桌上酒肉被他們吃得精光（酒肉好吃小東人何足聽哉）一齣小東人又祇賣弄得三句恨得雙脚齊跳只把這姓馮的千驢狗萬驢狗價罵好一會工夫果然走出一個僕人來望着馮子澄說道我們苗師爺在外哨船上呢他這船離一碼頭有百十步遠馮師爺你趁此時去會他包營會得着……馮子澄更不待那人辭畢早掉轉臉來如飛的向一碼頭哨船上

走來苗子六眼快已從船艙窗裏瞧見他忙跳上船頭含笑相迎口裏還嚷着說馮大哥你高興得狠又在那裏開過小牌（在妓館點戲別名）長衣服都。不。及。穿。得。一。件。想。是。又。來。約。兄。弟。陪。你（此時看他如此說）馮子澄一脚已踏。上。跳。板。見。苗。子。六。十。分。殷。勤。心。中。轉。自。覺。得。微。倖。倉。猝。之。間。不。及。答。話。只。搖。搖。手。向。艙。裏。坐。下。來。苗。子。六。更。忍。不。住。又。追。問。了。一。句。道。大。哥。想。是。又。從。高。家。寶。紅。那。裏。來。的（又將第七回沙家巷舊事一題吾爲馮先生一嘆）大衣服到。那。裏。去。了。虧。你。不。羞。定。然。白。日。裏。又。不。老。成（從失意之中忽作此得意語馮先生聽之其意云何）馮子澄長歎了一口氣說道子翁休談此事我說出來。你。諒。也。不。至。笑。我。我。如。今。是。同。芮。大。人。分。手。了。苗。子。六。剛。聽。見。這。句。話。頓。時。將。一。副。面。孔。放。得。鐵。青。冷。笑。道。你。是。說。着。頑。笑（便不稱大哥了）還是真話如。若。竟。是。真。話。你。這。斷。不。是。得。了。失。心。瘋。了（你字下又添這斷二字稱呼愈覺不妙）我。請。問。你。這。糊。塗。蛋（又稱以糊塗蛋更進一層妙絕）忍。心。竟。同。

芮大人分手必竟是爲甚麼緣故。馮子澄道：「不瞞子翁說，我這爲人是子翁知道的。」（你這爲人子翁確是知道，奈何猶在真人面前說假話耶。）凡同人相處，無論他再尊貴些，我是抱定我的老主意，合則留，不合則去。我同姓芮的既合不來，叫我不去做甚麼呢。今天清晨，敝東忽然相請說有事要同我談談，說起來是件甚麼事呢。敝東說：「端陽已過，眨眨眼便是中秋佳節，想同我斟酌送香帥幾分禮物。」我當時就狠不以爲然，放下臉色說道：「晚生充當書記自有書記職分，不能同大人諂媚上官……我說了這幾句話，疑惑他定然要惱了。誰知我這敝東他知道我的脾氣，素來是能方不能圓的，立時陪笑，口口聲聲說得罪得罪，又用手輕輕敲着自己的嘴巴，以爲我必定寬恕他了。誰知我這牛性子不發則已，一經發起來，再也容納不住，便當面辭了書記的職，所有在那裏置辦的衣服及聚蓄的銀錢，一古攏兒攢給他，絲毫不取隻身而行。如今特來相訪，總想子翁替我再打打主意，另謀一個位置……苗子六聽着他說。」

的。沿。沿。滾。滾。自。己。更。沒。有。一。句。言。語。回。答。只。把。馮。子。澄。臉。色。望。了。又。望。兀。自。喚。過。一。個。杆。子。手。立。在。身。邊。問。道。我。們。船。上。前。次。有。人。做。慈。善。事。業。曾。送。來。好。些。丸。藥。內。中。有。一。味。叫。做。安。魂。定。魄。散。你。快。快。拿。一。包。再。約。幾。個。同。夥。將。這。亡。八。羔。子。撓。開。牙。齒。用。開。水。灌。下。去。包。管。立。刻。可。以。醒。轉。（又罵亡八羔子，奇絕怪絕，香帥罵人曰亡八羔子，芮大人罵人亦曰亡八羔子，至於籌餉局司事罵人，也是亡八羔子，說者謂當初武昌官場，只因為摹訪香帥口角，這王八羔子亦成一種流行名詞，信然。）馮子澄忽然聽見苗子六這番說話，一句也摸不着頭腦，笑道：苗大哥，何出此言？兄弟實不曾有病，何至要用安魂定魄散？苗子六大怒道：你這亡八羔子，不知怎樣得罪了芮大人，以至被芮大人驅逐，弄得如此模樣。咳，這是你的倒運，我原不屑再來問你，但是你不知羞恥，還敢鼓唇弄舌，編成這一篇瞞天大謊兒，又吹得極響極壯的牛皮，你這齷齪心腸，便是白骨成灰，我也認得你的爲人，你公然哄我說你是自己辭職，你若不是失了魂。

魄何至如此顛倒。督亂（罵得痛快，然出自苗子六之口，痛快之中，我還覺得有一二分不快，不知讀者如何）別的且不同你辯白，但是一層你既然自命清高，把本來所有的書記職銜侃侃的辭掉，你便該漱石枕流，翩然歸隱，爲何又囑託我替你另謀一個位置呢？（駁得極是）我與你素昧平生，明白說罷，我也不想同你攀附，你也不再許同我糾纏。我這船上是個齷齪地方，料想不能羈絆你這高人隱士。你快替我滾你媽的蛋，又望着身邊那幾個扞子手說道：你們將這亡八羔子趕得出去，我不能陪他講話，我還要去做我的正經呢。（想是又去遊沙家巷）馮子澄又羞又氣，還想再分辨幾句，那船上役人更不容他逗留，你推我搯，將馮子澄直擁到沙岸上去。馮子澄跌跌的只望着江水發怔，有一會工夫，果見苗子六穿好了長衫，搖搖擺擺跳上岸，逕自去了。他想了想，今晚便沒有棲息之所，正自萬分無奈，却好那江岸旁有許多朽壞船隻，都把來擱置在岸上，船底朝天，下面用幾根木梢子撐着，預備修理，遠遠望去。

儼然像幾椽茅屋模樣。其下早已有好些乞丐便借這裏爲棲身之所。馮子澄福至心靈，也就想到這樣辦法（調侃不少）從此便隨那些乞丐做夥伴去了。權且放着這亡八羔子緩提（作者罵人亦如是云云，甚矣香帥之流風未遠也。一笑）最可怪的那個韓鳳琴小姐，他同俞竹筠不過花辰月夕相與談文論道的感情，算不得到十分密切。然而自從聽見他入獄消息，芳心中便自有無限關切。（此在舊時學說，定謂是三生石上舊精魂矣。嗟乎，爲此語者，豈獨不知我鳳琴兼誣我無限如花如月的女兒，觀於書中給局可知。）雖然見他父親用了一個圍魏救趙之計，一面只須將芮大烈劣跡表白出來，俞竹筠被誣的緣由自然迎刃而解。畢竟芳心中終拿不十分把穩，行止坐臥總有些懨懨神態。沒早沒晚都來同他父親糾纏探問。這一封信函是否可以化凶爲吉，素君被他問得笑起來，手摩下頷，冷冷的望着鳳琴，說道：「姑娘，你這一問真叫你父親無從對答了。凡事謀劃在人主宰在天，我替你們這些妮子出一番心。」

力可謂已盡人事。至於香帥見聽與否，芮大烈官星晦塞與否，叫我也不能逆料。老實告訴你罷。你父親一時豪俠慨然做了這一件事，如今仔細思量，還在這裏十分懊悔呢。鳳琴怫然不悅，倏的立起身子，彎轉一隻皓腕，抵住纖腰，一手扶着椅背，怒道：「請問父親古來杯酒談心，拔刀赴難，稽之史冊，不乏其人。女兒只恨三縷梳頭兩截穿衣，不幸賦此坤體，多講一句話，便說輕狂，多做一件事，又譏浮躁，以爲父親平昔清流自命，可以急人之難，拯人於危，所以不揣冒昧，求我父親助此一臂。如今事尙未必果成，父親早已蠍螫說，出如許頹喪的話，叫人聽着兀自不快。父親你如真是懊悔，何妨便將那封信函設法取得回來，免得做女兒的遺累。父親不孝之罪，通於天地……鳳琴越說越氣，那兩個小眼珠兒紅紅的，要流下淚來。（稚態豪情，溢於紙上）素君笑道：「哎呀，姑娘又生氣了。你父親簡直不能說一句錯話，動不動就被你批駁。你父親適才的話，也有個道理，並不是懊悔這件事不該去做，只緣做了出來，若是無效。」

呢。不過誤殺一個志士。若是有效呢。咳。這小小武昌省垣。怕就沒有你父親插足之所了。僥倖這數年之中。與諸名士角逐文場。愛我者推我。執這西南壇坫的牛耳。我方且慄慄危懼。深愁蘭以膏而自煎。木以材而見伐。虛名愈廣。獲咎愈深。你如今也有些閱歷了。你總該知道那些附庸風雅的詞客。誰不是藉文字爲獻媚之階。梯繕詞賦爲獵官之門徑。其初還是些文人墨客。互相矜誇。互相標榜。如今漸漸便排擠異己。阿諛貴人。黜韓素君而陟留雙影。豈不以韓素君落拓半生。留雙影則聲價十倍呢。我這番手段。自知太辣。不獨結怨芮大烈。論投鼠忌器的道理。搖動芮大烈。便是搖動留雙影。他們結成死黨。起而與我爲難。這我這雞肋。既難飽。尊拳頭皮。必甘於斷送。若再見機不早。禍已噬臍。那時候死。既無名。生猶貽笑。罷罷。我如今已厭倦風塵。躊躇歸計。或者秋風一起。飽嘗我故里。尊鱸也未可知。這幾句話。轉把鳳琴說得高興起來。忙道。這是妙極了。母親孤另另的一人在家。雖有弟妹。年紀尙小。父親又不肯挈眷南來。萬

一。竟。爲。這。件。事。使。我。們。骨。肉。團。圓。家。庭。怡。樂。我。倒。要。謝。謝。這。芮。大。人。保。佑。他。剝。去。的。那。兩。隻。耳。朵。依。然。重。長。出。一。個。耳。朵。兩。個。耳。朵。三。個。耳。朵。遇。着。探。聽。敵。人。時。候。六。耳。齊。動。起。來。那。纔。異。樣。好。看。呢。素。君。笑。道。妮。子。休。得。說。這。些。促。狹。話。乘。人。之。危。不。義。揭。人。之。短。不。仁。況。且。凡。事。不。能。逆。料。我。雖。這。般。打。算。至。於。能。否。如。我。這。心。願。尙。在。未。定。之。天。（隱。隱。籠。罩。下。文。筆。光。如。鏡。）父。女。二。人。正。在。這。裏。談。笑。忽。見。那。個。老。蒼。頭。從。外。面。含。着。笑。容。匆。匆。走。得。進。來。口。裏。嚷。道。稟。老。爺。得。知。前。次。來。的。那。位。俞。竹。筠。少。爺。竟。打。從。夏。口。廳。獄。裏。放。得。出。來。如。今。在。門。外。請。見。素。君。剛。待。說。話。鳳。琴。早。笑。逐。顏。開。的。跳。起。身。子。說。真。個。有。這。般。事。你。快。去。請。這。少。爺。到。裏。面。談。心。你。也。太。糊。塗。極。了。這。個。老。爺。還。有。個。不。見。的。道。理。麼。素。君。此。時。只。望。着。鳳。琴。笑。良。久。才。講。了。一。句。話。說。難。得。難。得。老。父。可。算。不。負。姑。娘。所。託。鳳。琴。也。不。暇。回。答。只。嬉。嬉。的。笑。笑。得。那。櫻。桃。小。口。幾。乎。攏。不。起。來。（天。真。爛。漫。別。有。會。心。若。在。他。人。必。假。作。矜。莊。轉。使。人。作。三。日。嘔。矣。）這。個。當。兒。俞。竹。筠。

果。翩。然。走。入。先。望。素。君。行。了。大。禮。稱。謝。救。護。之。德。掉。轉。頭。又。望。鳳。琴。鞠。躬。鳳。琴。也。不。答。禮。只。走。進。一。步。問。道。這。許。多。日。子。陷。在。那。獄。裏。身。體。還。好。我。爲。這。件。事。適。才。還。同。父。親。在。此。籌。畫。不。料。天。從。人。願。你。竟。出。來。你。把。這。出。來。的。情。形。可。詳。細。告。我。同。父。親。知。道。俞。竹。筠。笑。道。說。也。奇。怪。……一。句。話。未。畢。忽。然。那。個。蒼。頭。又。匆。匆。走。近。素。君。身。旁。回。道。甘。老。爺。請。見。如。今。已。進。來。了。鳳。琴。甚。不。願。意。狠。狠。的。望。蒼。頭。眨。了。一。眼。又。逼。着。俞。竹。筠。道。你。且。說。……（其語未畢可知）素君笑攔道。甘老伯輕易不到我這裏。此來必有緣故。他的官場消息比我靈通得許多。姑娘你與其要聽俞先生講。不如聽甘老伯講。較爲翔實。素君剛說到此處。早聽見廊外靴聲。禿禿大聲喊進來。說素君在家麼。素君素君。你這個人真叫我佩服極了。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甘海卿一面發着狂論。一面已跨上臺階。早看見有生客在座。便兀自咽住了。略略同素君招呼了一聲。便趁勢握着鳳琴。皓腕端詳了一會。笑道。甚麼殺才。前日矯我家那幾個女孩。

子詔命假說請你逛湖幾乎弄出極大的禍事出來以後我那大女孩子聽見這話氣得甚麼似的簡直要向那個不要臉面的亡八興問罪之師後來打聽得賢姪女安然無恙又知道那位留學生受創甚鉅姊妹們這才一笑罷休但是便饒着這麼樣賢姪女畢竟吃了虧了你看花容上粉消脂褪比較往常已清減得許多如今想是大好了我此來便爲姪女的事報一極可愉快的喜信須知道你家尊大人錦囊妙計竟一一的克奏膚功真叫人痛快無比……說着又將俞竹筠望得一望回頭對素君說道此公是誰平時倒不曾領教過兄弟適才一番狂論未免貽笑大方素君笑道這位姓俞表字竹筠也是案中人物海翁有話但說不妨甘海卿忙放下鳳琴撚髭微笑道好好原來這位就是誤陷囹圄的江右志士失敬失敬俞竹筠也忙答禮又一一問過姓名素君笑道俞先生出獄未久海翁所謂愉快的喜信想就指此而言兄弟實在因爲俞先生無故被誣一時迫於公憤不免行險徼倖海翁過于褒獎轉使兄弟慚汗

無地甘海。卿搖首長嘆道：天佑中國，相此吉人，俞先生化險爲夷，原是意中之事。這還算不得，便是極痛快的事。我說的是那個目不識丁的留學生，他倚仗着幾句愛皮西提轉輾夤緣，遂一躍而薦陞高位，這也罷了。國家每年糜費無限金錢，原爲的造就人才，起見長材短馭，不拔擢這一班留學生，更從何處物色賢俊，詎知天下事竟有大謬不然者。（絕妙八股轉筆，知此公折肱於此道者深矣，一笑）他們在那些西洋先進國裏，不曾研究科學研究的，是些酒地花天，不會摹仿文明摹仿的，是些苞苴貪墨人，固揄揚不置，彼亦自視甚高，及至攬到政權，一概事也不替國家去辦，甚麼姨太太呀，洋樓洋房呀，簇新的衣服，齊整的僕役呀，一古搵兒，鬧得煙舞漲氣，別人口口聲聲都罵舊官僚腐敗，那個想到他們這種文明腐敗，比較舊官僚還利害得十倍呢。（近數十年中留學生積習，爲此公一語道破，爽快無倫，雖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此中不乏賢者，不妨互相砥礪，一洗悠悠之口，若謂此書專與留學生爲難，則吾豈敢）

卽以這茵大烈而論。當那未曾得意之先。我同素翁也還常常同他接洽。聽他那種談論。真個文章則莎士比。經濟則瑪志尼。我不是幾次同素翁暗暗講過。說該是中國國旗還有飛舞全球之日。你瞧這姓茵的不儼然是一座擎天玉柱。鎮海石。梁麼萬一蛟龍雲雨應運而興。還怕不出四萬萬同胞於水火。固二萬萬方里如金湯麼。那時候素翁聽我這番話。臉上還露着有些不然的意思。我總笑你素翁頑固。未免過於忌嫉新黨。誰知你的見識真個高我十倍。如今我轉要自己打我的嘴巴。別的不講。只看他一經得了營務處提調。差使那飛揚跋扈的神情。已令人不可嚮邇。在這個當兒。我尙替他解說。這不過是少年豪氣。過于矜張些。也是有的。誰知後來越瞧去越不好了。甚麼錮禁髮妻疊納新寵。接事不會到半個月。那如夫人已辦了有五位之多。甚至謀差謀缺的候。補人員以爲他能在香帥那裏說幾句話。相與進苞苴之術。懷暮夜之金。受職公家謝恩私室種種。非爲不一而足。一半是書中叙出的。一半是書中未及

敘出的全在甘老口中點明。我雖是個局外閒身聽了這些事迹也不由的鬚眉倒豎後來又打聽得月兒湖一樁笑史稍稍出我胸中一股悶氣那位金娉娉姑娘簡直是聶隱娘費宮人的化身探餓虎之鬚批逆龍之鱗具此心胸具此胆量真個叫人佩服極了我這一天痛快得甚麼似的齊齊的將我那三個女孩子喚到面前我只劈口問了一句說你們可曾替我買些金線同些烏絲麼女孩子們猜不出我的意思只管向我發怔問我買這烏絲同金線有甚麼用處我又說道這用處很大呢你們閒暇的時候快快替我同那繡平原君一樣去繡金娉娉將他這繡像懸挂起來你們好去頂禮做你們一個女兒家的模範可笑我這句才說完還被我老妻啐了一口說你敢是老諍了金娉娉不過是一個唱戲的女伶你怎麼叫女兒們去奉爲模範我知道你頭上這一頂五品銜的水晶毬兒怕不光彩要換過翡翠的去上衙門呢素翁素翁我聽見老妻這話又好氣又好笑忙分辨道呸我倒不老諍呢你只知道金娉娉是

個女伶你可知道那女伶做的事一百个好男子也趕不上他女兒們不仿效這種人你叫他們去仿效誰呢我這時候便略略將這故事說了一遍老妻也就頑石點頭像被我說得明白過來了也是嘖嘖嘆羨不置那幾個女孩子不消說得更是崇拜得甚麼似的這也罷了便是像芮大烈這樣荒謬絕倫的人物他身體上雖受了苦痛他精神上依然愉樂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爲大權在握帥寵未衰以爲區區一個弱女子仗看他這權力不愁他跳出掌握報仇雪恨不愁沒有日子……甘海卿說到此忽的將一個大拇指頭豎得高高的望着素君笑道這就不能不佩服素翁神機妙算怎麼一封八行書便輕跌巧翻將一個生龍活虎堂堂營務處提調兀自推翻了……素君笑道這話怕也未必這人高據要津權勢顯赫怕推翻這兩個字經易還做不到甘海卿笑道原來素翁還不曾知道香帥昨晚已撤了這廝的營務處的差使麼最痛快不過的一面撤差一面拜本單銜入奏只用了行爲卑劣有玷官箴八個大字便將

這廝的前程剗除得干干淨淨。這廝此後那裏還有面目在這武昌城裏立腳。還有一件叫人意料不到的。你這信函我起初還疑惑你用的匿名老法子。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你這胆氣真大。怎麼竟用了你的真名真姓。你就不怕香帥翻過臉來同你過不去嗎。誰知還因為你不肯匿名。香帥異常賞識。不日恐怕還有佳音。(木廉訪之媒孽素君。彼却不得而知。寫得最好。不然甘海卿竟是當日在座同香帥接洽矣。有是理乎)咳。我固然不及你這手段。我也沒有你這胆氣。這一來。算是你素翁占了優勝了。只是我還有一件事。懸心便是那個金娉娉後來的結局。尙未知禍福。芮大烈那廝。雖是失敗。然而他們官官相護。要擺弄一個女伶也還容易。你素翁老謀深算。似乎總要替他設一設法。不可置身事外。那才算得做人做澈呢。素君笑道。海翁的消息。料是不錯。這真是可喜之事。咳。我輩手乏斧柯。毫無建樹。不過能替社會上盡一分力。庶幾收一分效。像夫己氏那樣舉動。背謬已極。巧巧遇這機會。讓他挫折挫折。他此後如若

鑒於前車改絃易轍未嘗不是可用之材將來報效國家正自有日其實我與他毫無嫌隙何曾苦苦同他爲難呢（英雄肝膽菩薩心腸今日窮而在下者不乏有韓素君世人若能如此存心便爲蒼生造福正不必闖入政界然後始可以有爲也）至於海翁慮及女伶娉娉真是佛口婆心用情懇摯其實這女孩子那裏用我們這些老朽替他操心他做過那件事之後早已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了甘海卿聽到此處不由拍了拍掌說妙極妙極神龍見首不見尾真個叫我愛煞敬煞只是這娉娉姑娘走向那裏躲避才好呢素君微笑望着俞竹筠努了努嘴說這位俞先生便同金姑娘是姑表兄妹金姑娘蹤跡他最知道詳細就請俞先生說一說罷（不冷落俞竹筠）甘海卿又向俞竹筠拱手說失敬失敬先生原來還同金姑娘是瑣瑣姻婭（初見俞竹筠尙不介意及聞其爲金娉娉姑娘姻親轉稱失敬可見此老多情然而可見與其做提調幕賓遠不如爲女伶中表附驥尾而名益彰吾爲俞先生一喜）金姑娘此時究

在何處先生放心。儘管明白見示。鄙人雖極頑固。尚不至迎合官僚去替金姑娘出首博得偵探賞號……這幾句轉將在座的人說得笑起来。鳳姑娘尤其眉飛色舞。用手將俞竹筠推得一推。說甘老伯問你。你便直說不必隱藏。俞竹筠這才將自己親送金娉娉到上海。看着他上船赴美國尋親的話。詳細說了一遍。甘海卿聽了。益發讚嘆不置。說道。豈獨俠伶（定評）又是孝女（定評）素翁素翁將來金姑娘這篇傳讚。你讓兄弟獻拙了罷。素君笑道。這個自然。武漢之中。除得海翁這燕許大手筆。還有第二人嗎。甘海卿笑道。素翁這話。又未免當面譽我了。金姑娘這人。俠骨傲腸。還愁他不傳。只是我不過稍盡我這一點愛慕之心。說出來。比別人親切有味些罷了。況且兄弟的筆墨。雖及不得留雙影。同你韓素君。然而總不至於像我們那位老師的令郎。馮子澄四六駢文。這却是兄弟可以自信得過的。（如此提及馮子澄筆墨非常靈活）……甘海卿戲語之間。偶然提着馮子澄。不禁皺了皺眉頭。雙手向膝上一拍。說道。哎呀。

說起來。芮大烈。差是撤了官。是參了我們。且不用替他懸心。只是提起那位馮子澄。正不知作何下落。我近來已打聽出他一件事。正要奉告……這一句話。也就把素君提醒鳳琴。姑娘同俞竹筠。大家都竦然而聽。正是

自分孤蹤離異域。平開殺劫到滄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共和國人號稱不入政府。願在野做一番事業。吾聞此語。亦既耳熟能詳矣。然而起視諸君。明則皆芮大烈也。暗則皆留雙影也。賢則木廉訪也不肖則馮子澄也。求如甘海卿其人而不可得。至韓素君則鳳毛麟角已。吾讀俠鳳奇緣。吾不知何以淚潛然而不能止也。原評

此一回文字。看似閒淡。實則一面應接前事。一面縮合下文。至爲精密。但觀素君對鳳琴一番議論。已將後來無數情事。隱隱呼起。而又不露痕迹。是真妙筆。

甘海卿痛罵留學生詞多雋快。然畢竟語語不脫官僚口氣。與素君胸懷感慨。又自不同。留學生如芮大烈在當時。已不齒於人。如此若今。之以留學生出身。得踞高位。而專以賣國爲榮光。不知甘海卿見之。其憤懣。又將何如也。

獨鶴評

第二十回 唐采常青鋒全大節 馮守敬黑夜趕嬌娃

甘海卿便把馮子澄挨芮大烈的軍棍。以及驅逐出署的話。一一敘述出來。只喜得個鳳琴姑娘。哈天撲地的大笑。轉是韓素君有些不忍。說道。唉。小人勢利。相交勢盡。則交絕。原也。怪不得他們這番凶終隙末。但是我們這位師弟。既然既經同姓芮的分手。兩日以來。又不曾見他。遄返。一但就此遄返兩字。已足見素君直視子澄如家人。而子澄之背恩負義。實非人類也。我這裏未知棲息何所。倒不免叫人懸心。甘海卿大笑道。素翁休怪。我說你有些婆子氣。真是一點不錯。像馮子澄這種人。你還替他懸心。依我愚見。他不來見我們。是他造化。

他萬一不達時務。又來同我們囉唆。老實說。我們也沒有軍棍去結識他。有的。是杖扒莒帚也。須賞給他上下一頓說着。又望着鳳琴笑道。我這話。你的。老人家。定不以爲然。或者我這姪女兒。同我是一般見解。（甘海卿真善度人。者）鳳琴聽了也。只嘻嘻一笑……此處衆人又談了些閒話。甘海卿便起身。告別素君。直送至門首。海卿又附着素君耳朵說道。倘若香帥那裏有甚麼。消息。你須不可瞞我。你若是就了督署裏的席面。比較在這外邊爲人作嫁。總。算高了百倍。我們彼此都近中年。這壓線生涯。終非久計。能遇貴人提挈。將來。在保舉單上掛一個名字。一個府廳州縣。是穩穩的到手。素翁素翁。你千萬圓。通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至於書籍上那些牧牛洗耳的屁話。是古。人編着哄人頑的。斷斷沒有其事。我因爲同素翁是總角交遊。才如此傾倒。肺。腑對別人。我就不這樣說了。（甘海卿熱心功名。可於言外得之。武漢三傑。各。有身分。各有神態。是好白描高手。）素君聽着。只管俯首不語。良久說了一句。

道海翁見教極是。只是我也。有我的志願。不瞞海翁。說不出旬日。我決計挈着小女。東下萬一不多。耽擱。我也不向海翁那裏辭行了。甘海卿忽然聽見。素君說出。要回鄉的話。吃了一驚。又緊緊的握着素君的手。端詳了一會。說素翁。你是戲言。還是真話。我通不相信。你這人。真是怪物。起先毫無際遇。到反棲遲在這鄂渚。好像淡泊明志似的。如今甫有機緣上峯。垂眷你。倒反翩然歸隱。未曾做着彭澤令。倒先學起陶老頭兒掛冠起來。豈也豈不到你這步田地。我是一總不肯相信你。你休得哄我。素君笑道。人各有志。我既不求諒於天下。又何至求諒於海翁。海翁且放着再看罷。甘海卿也就默然無語。徑自坐着轎子去了。素君送過海卿。這才重走入書房裏。笑向俞竹筠問道。你本來寓在何處。如今蹤跡擬向那裏安插。俞竹筠含笑站起身子。回道。晚生本來寓在舍表妹那裏。舍表妹出洋以後。寓中無所付託。都託晚生一人替他料理。一時也未有適從。素君正待說話。猛向鳳琴問道。奇呀。鳳兒。你聽兒街上。此刻是甚麼聲音。如

何這般譁噪（奇峯突起）鳳琴也正然凌神側身而聽忙答道正是不知何故想必總有意外事發生俞竹筠此時也覺聽門外聲音異常驚懼倏的立起身子向素君說道月等晚生上街去探聽探聽會子再來報告消息晚生還有別的事件要想同老伯斟酌呢說着拽起衣裳正待要走鳳琴眼快早見外面跑入一個人來氣喘噓噓的一眼瞧見鳳琴說鳳妹妹不好了革命黨在漢口起事督署裏已派遣兵隊住拿適才已捉了許多黨人繩捆索綁的抬入署裏去了（門笏異常敏妙讀至此爲浮大白）說畢這話才看見素君又見俞竹筠也在座中方才上前行禮原來那來的正是阿祥素君忙問道你這消息從何處得來怪道我們正在此處疑惑外間譁噪你知道這革黨首領是誰如何便吃捉住了阿祥道孩兒適才向文華書院裏去取章程給老伯閱看才轉過糧道大街迎頭早看見無數軍隊說是從漢口捉人回省這首領有人告訴我說是湖南人名字叫做唐采常其餘還有些附從羽黨至於名姓孩兒却不

清楚說畢。這話又用兩個小眼珠兒滴溜溜的望着俞竹筠。似乎說他本來陷在獄裏如何。此刻會坐在此處的意思。只碍着素君又不便去問鳳琴。俞竹筠更不暇理會。倏的跳起來失聲叫道。哎呀。唐采常竟被獲了。老伯是晚生的重生父母。有話也不敢瞞着老伯。這唐采常實是晚生的至友。他此番擬在武漢舉事。早已運動過香帥幾次。先前香帥也狠有些活動。不知後來竟如何掉轉風色。又捕捉他們起來。這也難怪。香帥已在暮年壯心銷滅。他放着這現成富貴不享。倒反同你們這些少年別創事業。這個見解我也常同他們研究過的。他們總不相信。以至今日又遭失敗。唉。清廷命運尙未告終。任你們怎樣鼓舞。他這國祚依然是安如磐石。不過多流些志士的血。多損些黨人的命罷。咧。總而言之。此番大事不成。晚生更不能在此地多行耽擱。大約在這三五日內。須得向東京再走一遭。前仆後繼。好同我們那些同志重行研究進行方法。老伯老伯。晚生此時方寸已亂。不能久留。就此告別。說着頭也不回。逕自去了。素君

更來不及相送，只得長歎了一聲。座中只把個鳳琴姑娘弄得芳心無主，轉狠的向阿祥瞅了一眼，說好笑。這些事偏生是你打探得清楚，報告得又快。（無窮哀怨，盡此一語，使我忍俊不禁。）素君知道鳳琴又惱着阿祥，又怕他更說出別的話來，忙拿言語搭趣，說道：「好在這件亂事尚未成熟，登時撲滅了，倒也方便。不然他們志士眉飛色舞，我們這些老百姓必定要棄子拋妻，因為那些開花彈兒本來沒有眼睛，不一定去打那些軍人轉兵兵，兵打起居民來，那才是冤枉呢。」阿祥趁勢一笑，遂躲向後面自家屋裏去了。娘姨在他房裏聽見外間鬧起亂黨，嚇得戰戰兢兢的跑出來打探消息，又向鳳琴說道：「姑娘，這一個如何是好？萬一他們動起刀兵，將我們失陷在這武昌城裏，不得還家，那才坑死人呢。可憐我還有三歲一個小孩兒交在我婆婆手裏喂養，如今禍事臨頭，還不知道我們母子可能再會一面。好小姐，你求求老爺，我們趕快回蘇州去罷。我看這武昌是個最緊要的地方，殺起來無論甚麼人都是要爭奪的終

久不是善地。（辛亥之役，遙遙尚在事後，何物娘姨竟有此遠識，一笑。）我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鳳琴見俞竹筠因為聽見阿祥幾句話，便自飄然而去。心中正沒好氣，手裏捧着一個白粉錠的小茶鍾兒，放在唇邊，是個待飲不飲的光景。（懨懨神態，我見猶憐。）忽然聽見娘姨說出這一番話，不由的噗哧一笑，說：「你懂得甚麼？」又公然談起兵法來了。（說破真是發笑。）你又不像那個姓芮的惡人，被金姑娘割掉耳朵了。（處處帶定耳朵，真是粲花妙舌。）——你通不會聽見馮少爺適才的話。（這種稱呼，是月兒湖以後之阿祥稱呼。月兒湖以前阿祥不足冀此也，又一笑。）他們不過才一鬧事，早已叫莊制台捉住，還動甚麼刀兵呢？我最可惡一個人，聽三不着兩，雨聲大雷聲小，鬧得人頭疼。哎呀，只有你家有一個寶貝孩兒，莫要叫你們母子不得會面。老實說，這是不鬧起來，萬一鬧起來，甚麼金枝玉葉的少爺小姐也保不住活命。何況你不過是一個小戶貧民。（言外異常沈痛，勿謂鳳姑娘一味恃蠻，不體貼人情。）

也。你休要着慌。我告訴叫你歡喜。老爺前幾天便同我講過。決計在這十日。內還家不在這武昌城裏。鬼混然而却不是爲的鬧事。他老人家有他老人家。用心這却不便再告訴你。你娘姨笑道。原來如此。小姐何不早告訴我。一聲免得。我嚇得那個樣兒。照這樣看起來。我們便在這幾日內。須得將些物件料。料理省得臨行時候。着忙。鳳琴點點頭。果然過了幾天。唐采常那件事已經平定。省中秩序安然如故。鳳琴曾經幾次命阿祥到漢口金娉娉寓中探聽。俞竹筠消息。此事偏命阿祥。可見鳳琴姑娘一味愁媚。然而我不知阿祥究作何感想也。俞竹筠果然不在那裏了。據僕人說。一定是仍回日本。鳳琴聽了。雖大不愉快。也只好付之一嘆。又看見阿祥對着自家十分慇懃。也猜不出阿祥有甚麼用意。自己却緣感他在月兒湖拯救之恩。待阿祥的神情。也就不像前此落寞。一此等處是全書緊要關目。素君此時業已打聽得芮大烈真個被香帥參劾。連一個留學畢業欽賜進士的頭銜俱行革掉。勒令回本籍安置交地。

方官嚴加管束。這個消息發表出來，好笑他五位愛姬挾貲逃去的，倒有四個。祇剩了一個第二姨太太，因為芮務不會走，芮務戀着他，却也不會走。芮大烈感激他，這位第二姨太太真是浹髓淪肌，讚他是個患難生死的女俠。及至到了民國，芮大烈那時候重新發達起來，又因為他正室褚月仙亡故，將這位姨太太扶了正一般的揚威耀武。看官想想，人生世上那些是非毀譽，不是也就說不出個道理來麼？這是後話，且放着不表。且表那時候韓素君得了這些消息，歸志益發堅決，而且不能怠緩。却好這一天是中元佳節，鳳琴無事，正督率娘姨在閨中捲了許多鏢錠，叫老蒼頭拿到閱馬廠一帶地方，利孤素君看。在眼裏笑對鳳琴說道：你鎮日價講些文明如何也做這些迷信腐敗的事。鳳琴也是一笑，分辨道：嘴裏文明，心裏腐敗，一般像女兒的煞，是不少。父親左著一篇論說，右撰幾首詩歌，問究竟可曾感悟些甚麼？人倒不倒轉來責備女兒。素君長嘆道：你也不用笑。父親父親此後便連這些論說詩歌都不做了。薄薄數

畝荒田蕭蕭幾椽茅屋。決計同你歸隱。今晚且緩些睡覺。我還有話同你斟酌。說畢。又逕自出門去了。娘姨等素君走後。出來笑對鳳琴道。小姐適才老爺嘴裏講得文縷縷的。我聽着也不甚懂。然而揣測老爺話中意思。想是一定要回蘇州的。了。告訴小姐知道。我們箱籠什物。我已經料理齊備。老爺說在那一天動身。我們預備得現現成成的。也見得小姐同我們會辦事。不至到了臨時手慌脚亂。鳳琴笑道。嘖嘖嘖。你的主見是一點不錯。還有一件事。要請你預備。今晚老爺要開臨時會議。你在晚膳時候。須替我焚起一爐好香。烹一壺苦茗。再拿幾個水晶碟兒。放些冰梨雪藕。把來擺在老爺書房裏。娘姨笑道。這個容易。這個容易。說着就忙忙的預備去了。不多一會。剛在上燈時分。素君又匆匆回來。父女用畢了晚飯。鳳琴便邀着他父親到書房裏。笑說父親有話同女兒講。女兒已吩咐娘姨在書房裏預備了果茗。趁此時候。尚早。我同父親便到那裏去罷。素君笑道。一件事。只要驚動你。便有這些鋪張揚厲。不過家常談話罷咧。

又要預備這些排場做甚。又回頭對娘姨說道：你到後面益發將馮少爺請出來。我也有話同他講呢。請過馮少爺之後，你便到門房裏命老蒼頭將大門拴好了。也叫他進來講話。此時鳳琴站在素君背後聽他父親說一句，他便合合的掩袖而笑。又低低望著娘姨說道：如何簡直不但是臨時會議，還是一場特別議會呢？你看將家中所有的人幾乎都聚攏了。娘姨也是微笑聽素君吩咐已畢，便提起脚步，咕咕咯咯的先到阿祥那裏。素君攜着鳳琴的手，緩緩踱進書房。只見裏面銀蠟通明，桌椅調撥得非常齊整。素君便在上首坐下，鳳琴坐在側面。不一會工夫，阿祥已笑嘻嘻的走得進來。素君便命他同鳳琴對坐。此等舉動都在有意無意間。掉轉頭，又見娘姨同老蒼頭靜測測的站在門側。素君含笑也叫他們二人坐在一旁。娘姨在他們三人面前各放了一鍾茶。素君端着茶漱了漱口，仍向痰盂中吐去。先望着阿祥笑道：我命娘姨去請你。你在房裏做甚麼呢？阿祥笑道：孩兒前幾日便聽見老伯同妹妹們要回蘇州。

適才正在房裏料理行囊。孩兒雖然沒有甚麼貴重物件，然而頻年以來，老伯交給孩兒的書籍，煞是不少。這是最要緊的孩兒，已騰空了一個大衣箱。一古攏將那些書籍都放在裏面，省得臨行時湊手不及，再遺失了。幾部便兀目可惜。素君點頭微笑，說這殊可以不必。我同你妹妹回蘇州，我却不願意帶你回去。我替你在此地已預備妥貼，你將來前程正遠。那蘇州雖是文物之邦，然而辦學的程度，遠不如這裏。你且安心在這裏，就三五年學隨，後我自然提挈你成人……阿祥滿肚子的高興，忽然經素君這一番話，好似兜頭淋了一杓冷水。頓時臉上失色，嗚咽得一句話回答不出。滿眼流着淚，將個頭俯到胸口，便連鳳琴也有些愴然不樂。眼波欲融，停了好半歇。阿祥忍淚說道：孩兒這個萬萬不願孩兒宗旨，除得隨着老伯同妹妹一齊走，更沒別的思想。頭就學雖然是一件要緊的事，但叫孩兒一個人孤另另在這武昌不死，也要生病。到那時候，身體尚非我有，還有求學的希望。麼年來承老伯深恩愛，逾骨肉還望始終成。

全孩兒俾得永依慈蔭孩兒便是粉身碎骨死都無怨說一句哽咽一句至此更不禁放聲大哭起來素君也是悽惶萬狀便連老蒼頭同娘姨一般也依依欲涕素君此時用一個指頭蘸着茶鍾裏一滴水痕在桌子上劃來劃去良久重命娘姨掙了一把手巾給阿祥擦眼淚又說道你的意思我都懂得（試問懂得何事）你依戀着我也不在這一時（然則應在何時敢問）好孩子你須聽我的話比在膝下孝順我強得百倍你的資質異常聰敏無如錯投了胎做了你那糊塗父親的兒子（阿祥真是犂牛之子無怪素君有此歎也）他一毫不關切你白白的將你糟蹋了我却不忍心如此看待你前天我命你到那個文華書院裏去取他們學校章程我是有用意的我將章程閱看過一遍第二天便去拜會他們校長那校長是英國人教育的熱度狠高校裏種種規則又辦得極其完善我隨時替你報了名照章入學須先繳半年膳學費是八十元外十元保證金我一齊都替你繳納了暑假期滿便行入學試驗他那

裏有幾位教員是本地人同我都是至好我一切拜託過他們大約總可望收錄你入校先前我的意思仍將你父親請回便讓這屋舍給你父子居住費用等件我自然少有資助誰知尋覓你那父親好幾天簡直沒有蹤跡我也沒有別法只好將你交給我這老人家你們兩個人權且照舊在這屋裏住一切器皿什物好在我也不便搬回蘇州便全行給你們應用橫豎我不時的也要到這武昌走走有這住處也方便些你的性情舉動是我知道的料想不會走入下流一派你每月寫給我信函一封報告你的學業好讓我同你妹妹放心（又牽涉妹妹語最妙）還有一件我須得告訴你你原名阿祥這兩字總算是你乳名如今既入文華書院去肄業却不合再用這名字我報名時候已經替你取了守敬二字願你顧名思義凡事謹飭些不可放縱要緊要緊阿祥聽一句答應一句又知道這一同回蘇州的希望再也沒可挽回只歎歎望着鳳琴流淚轉將鳳琴望得不好意思起來只含着淚把頭掉轉過去（情致纏

綿。一。此。時。素。君。又。望。着。老。蒼。頭。說。道。老。人。家。我。適。才。說。的。話。你。一。一。聽。見。了。不。曾。我。將。馮。少。爺。便。交。給。你。甚。麼。飢。寒。飽。煖。全。望。你。照。應。着。他。萬。一。他。父。親。馮。老。爺。回。來。你。將。我。這。意。思。詳。細。稟。明。事。馮。老。爺。如。同。事。我。一。般。不。可。稍。存。歧。視。的。心。腸。暑。假。以。後。馮。少。爺。入。了。學。校。你。不。時。的。也。須。去。看。看。他。你。的。好。處。我。自。然。知。道。總。不。辜。負。你。老。蒼。頭。就。地。請。了。一。安。說。老。爺。一。切。放。心。老。爺。吩。咐。的。話。老。奴。一。一。理。會。得。還。望。老。爺。不。時。向。這。武。昌。走。走。老。爺。幾。時。動。身。恕。老。奴。不。能。親。自。送。老。爺。回。府。素。君。道。我。打。算。已。定。今。天。是。個。七。月。十。五。十。八。這。一。天。招。商。江。新。輪。船。在。漢。口。啓。程。我。們。便。搭。江。新。到。鎮。江。碼。頭。老。蒼。頭。道。老。爺。何。必。一。定。等。江。新。輪。船。這。一。天。也。有。野。雞。輪。船。較。江。新。便。宜。得。許。多。老。爺。同。小。姐。以。及。娘。姨。三。人。三。張。船。票。至。少。要。省。得。二。三。塊。錢。索。君。不。等。他。的。話。說。完。冷。笑。道。這。個。倒。用。不。着。你。替。我。打。算。我。本。不。是。個。豪。商。大。賈。一。定。要。候。江。新。輪。船。希。圖。場。面。好。看。不。過。因。爲。往。來。長。江。的。輪。船。祇。有。這。招。商。局。是。我。們。中。國。人。自。辦。我。們。中。國。

甚麼利權都操入外人之手。每年溢出的銀子也不計其數。難得有這招商局。可以抵制外人的輪船。若再貪圖省幾塊洋錢。甘心坐野雞船。不坐我們自家的船。這不是喪心病狂麼。洋錢交到他們手裏。他們還要笑。我不知道愛國呢。老蒼頭被素君一片話說得點頭佩服。（嗚呼。老蒼頭一愚老人而已。尙知點頭佩服。吾甚惜吾中國自命文明者。其見解尙不如老蒼頭遠甚也。爲之廢書一嘆。）轉是娘姨笑起來。不由的同素君辨駁道。哎呀。照老爺怎樣講法。總該那些野輪船。不會有一個中國人。趁他們的船了。爲何一般的也擁擠不開呢。我怕老爺一個人愛國。也不中用。素君嘆道。我佩服你這話講的一點不錯。：這一句話。將個娘姨說得眉飛色舞。站起來撲撲身上衣服。搖頭晃腦的望着他。小姐露出十分得意似的。鳳琴心裏正沒個擺佈。此刻看見娘姨這番情形。又好氣又好笑。重重的向地下啐了一口。說你不要輕狂。罷你以爲老爺稱讚你聰明。可是不是你做夢呢。我告訴你一句老實話。罷若是中國四萬萬人。

都像你這用心將來還怕沒有一個肯坐招商局的輪船都去趁野雞呢老爺的話比罵你還利害虧你有這副老臉還十分得意似的可知老爺都被你氣煞了老爺適才吩咐的話你們大家須記着預備十八依着行事此刻已是不早了各人都去安息罷我也沒有工夫同你議論時局說着先自起身向索君前告了安置一步一步的早向他臥室內行去娘姨這才恍然大悟將適才一番得意提到冷水裏浸了一個透澈也只得怏怏隨着鳳琴進去了阿祥含着滿眼酸淚別了素君也自回去此處素君又吩咐老蒼頭說我這番旋里却是瞞着人的所有一切朋友除得甘老爺那裏你等我們走後悄悄的給個信給他其餘一概都不必提起若是張揚開去事便不妙（素君也可謂算無遺策誰知仍不免意外變故前途事黑如漆令人悚然而懼）七月十八這一天漢口招商碼頭那隻江新輪船嗚嗚的只管放汽肩挑背負以及那些輦運貨物的遠遠望去正是萬頭攢聚加着人聲鼎沸隨那一派秋風送到羈人耳朵裏

真個銷魂欲絕。韓素君携着他愛女鳳琴。當那未開輪之前。早已定好兩房間。一間是六十四號。一間是五十九號。此時率同娘姨主僕三人。將行李安置妥帖。素君略略在他那間五十九號房間床上閉目養息。精神鳳琴悶懨懨的。攙着娘姨一隻手。走出艙外。憑欄眺遠。霎時暮靄沈沈。岸上洋樓燈火一星一星的。次第閃爍。房艙裏一盞電燈也就頓時明亮。娘姨有意無意的搭訕說道。小姐好笑。馮少爺平時同小姐十分親密似的。任是小姐不肯理他。他有一搭沒一搭都要引得小姐喜悅起來。他才放心。就如此。此次我們要回蘇州。他起先聽見老爺不肯帶他同走。便哭哭啼啼叫別人聽着。兀自替他傷心。誰知一總都是假的。我爲甚麼說這話呢。譬如今天老爺同小姐都過江上了輪船。爲何影子也不曾見他走來送一送我們。忙着料理行囊。固然不曾留意到馮少爺好。像從清早起。便不看見馮少爺。這個人影子。難道幫我們一個忙。便算體貼我們了。白白的躲起來。給我們一個不見面。放着一天。總有會面日子。小姐靦靦。

不。便。同。他。講。這。些。話。我。不。服。這。一。口。氣。倒。要。當。面。請。問。請。問。他。連。個。崔。鶯。鶯。同。張。生。長。亭。分。別。這。故。典。他。都。不。理。會。得。……鳳。琴。耳。朵。聽。着。娘。姨。講。話。那。兩。泓。秋。水。正。遠。遠。的。看。那。江。景。對。着。娘。姨。似。個。待。理。不。理。的。光。景。末。了。忽。然。聽。見。他。越。發。說。出。不。好。來。了。甚。麼。引。起。西。廂。記。故。典。起。來。更。忍。耐。不。得。忙。放。下。臉。說。道。你。這。人。真。是。憊。賴。不。懂。得。的。事。便。少。說。幾。句。也。不。見。得。有。人。疑。惑。你。是。啞。子。一。定。隨。着。自。家。意。思。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依。我。的。性。子。便。該。去。替。你。告。訴。老。爺。怕。又。不。是。一。頓。臭。罵。……鳳。琴。越。說。越。氣。離。了。船。欄。干。旁。邊。盈。盈。的。走。回。他。的。房。艙。裏。面。只。嚇。得。娘。姨。摸。頭。不。着。想。想。適。才。所。說。的。話。並。沒。有。一。句。得。罪。小。姐。爲。何。小。姐。這。般。不。快。活。其。實。我。的。話。也。是。爲。着。小。姐。不。料。得。小。姐。不。感。激。我。轉。無。辜。的。引。起。他。的。嬌。怒。這。是。從。那。裏。說。起。娘。姨。想。到。此。處。也。就。黯。然。不。樂。隨。着。鳳。琴。進。了。艙。緩。緩。的。將。鳳。琴。衾。枕。鋪。設。好。了。讓。鳳。琴。盤。膝。坐。在。床。上。順。手。又。在。食。盒。裏。取。出。一。包。水。晶。棗。豆。糕。用。一。個。磁。碟。子。盛。着。笑。向。鳳。琴。道。小。姐。權。且。先。用。

些點心。這船有一會工夫才開輪。那時候方有稀飯可吃。小姐如何禁得住這餓（預安此句爲下文地步）然而我但見娘姨愛護小姐神情已十分周到。鳳琴道：擱在那裏罷。我這一會子不餓心裏總覺得悶懣懣的不知何故……主僕兩人正在喁喁私語忽然聽見艙門外邊有人在那裏吆喝說我們打聽得清楚明明是六十四號這不是六十四號敲開門問一問便知道是韓小姐不是娘姨聽見這說話的人分明是幾個轎夫忙啓開艙門探頭望得一望早見有兩名侍婢扶着一位少太太顛巍巍的在這甬道中張望娘姨大喜說這不是姬家少太太……鳳琴聽了又悲又喜躡身跳出來果然見是葉錦雲忙走進幾步執着錦雲的手說誰將這話去告訴姐姐姐姐跑這一趟錦雲見了鳳琴不由愴然增感說道好妹妹此番回轉珂里爲甚麼不給我一個信兒便這樣悄悄而遁可巧我今天早間命一個僕人送一捲東洋信牋給妹妹去因爲這信牋是錦文妹妹寄來的叮囑我送一捲給你你們公館裏那個老蒼

頭才說出妹妹動身回蘇州的話我一聽了好生悽戀立時坐着轎子渡江要來送妹妹一程……說着又回頭叫那些轎夫將那些餞行禮物一一搬至房艙裏面這個當兒早引動船上許多男女都圍攏着他們聽他們講話（看似閒筆實關緊要）娘姨上前說道此處閒人稠雜不便久談少太太請到艙裏面少坐一坐錦雲點點頭遂攜着鳳琴的手一同進房娘姨將房艙門順手閉了那些人才一哄而散錦雲問道我們老師呢他老人家在那個房間愚姊須去行個禮兒纔是道理鳳琴尙未及答應却好素君聽見嘈雜之聲己知道姬家少太太來送行遂捧了一支水烟袋兒踱過鳳琴房間裏來錦雲含笑向素君福了一福素君笑道我此番旋里別有用心所以親友之間一概不會通個消息不料賢弟多情巴巴的還來送我及買這些禮物叫我何以克當說着又吩咐娘姨道你便將少太太的禮替小姐收了罷我是同姬少太太不講客氣的又問錦雲道令妹這些時可常常通些信息你此後若有信給他也替我

提。一。句。總。叫。他。知。道。我。的。出。處。依。然。是。個。與。俗。殊。酸。鹹。此。番。回。轉。故。鄉。雖。算。不。得。入。山。必。深。入。林。必。密。然。而。閒。雲。野。鶴。謝。絕。樊。籠。怕。一。時。總。不。見。得。作。出。山。之。想。你。們。姊。妹。他。年。若。是。高。興。或。者。到。江。南。走。走。我。當。挈。着。小。女。陪。你。們。覽。太。湖。之。波。酌。惠。泉。之。水。興。亡。麋。鹿。憑。弔。吳。宮。嗚。咽。濤。聲。徘。徊。胥。廟。那。時。候。到。是。賞。心。樂。事。達。人。不。爲。無。益。之。悲。十。里。長。亭。終。須。一。別。你。也。不。須。遠。送。停。一。會。子。你。仍。坐。着。你。的。轎。子。回。公。館。去。罷。錦。雲。聽。着。素。君。一。番。慷。慨。淋。漓。的。話。倒。反。破。涕。爲。笑。說。先。生。若。是。早。結。一。個。信。給。我。讓。我。也。去。認。幾。句。送。行。詩。博。先。生。笑。得。一。笑。……素。君。跌。足。笑。道。說。起。做。詩。來。我。這。件。事。狠。是。抱。歉。怎。麼。你。們。姊。妹。倆。詩。集。還。擱。在。我。行。篋。裏。究。竟。我。也。不。知。忙。的。甚。麼。一。總。還。不。曾。替。你。們。評。選。出。來。發。刻。阮。籍。猖。狂。稽。康。疏。懶。我。真。是。全。萃。古。人。所。短。你。們。姊。妹。休。得。怪。我。錦。文。笑。道。這。個。有。甚。麼。打。緊。等。先。生。回。里。之。後。如。有。餘。閒。再。替。學。生。們。改。正。政。正。好。在。就。是。災。及。黎。棗。也。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告。竣。的。事。……師。弟。二。人。正。談。得。十。分。有。

興外面早又走進兩名家人。持着甘海卿的名片前來送行。這送了幾色路菜。又說他們小姐本來要過江送這邊小姐的行。因爲我們太太這幾天肝胃氣痛。鬧得十分利害。急切不得分身。叫小的們寄語韓小姐一路保重。一經抵了蘇州。給一個信與我們幾位小姐。讓小姐們放心。素君皺着眉頭說道。你們老爺何必又如此客氣呢。說着便命娘姨收禮鳳琴也。命他們回去上覆他們小姐。說我問他們好。等到了蘇州再寫信寄給他們。又命娘姨多賞他們些力錢。兩名家人歡天喜地的謝了賞。也就走了。此處錦雲又同素君父女談了許久。一直等到船上那些水手口口聲聲的喊着開船。一時間那些送行的人都紛紛上岸。素君疊次催錦雲起身。錦雲才同鳳琴作別。鳳琴又送錦雲至船欄。干外眼望錦雲同那些僕婢一齊上了躉船。彼此默默相視。一會兒那個船身已移動起來。剎那之頃。鳳琴遠遠的已不見錦雲自家才轉回艙內。正要來同他父親閒話。娘姨告訴他說。老爺此時已向大菜間裏用膳去了。我們已吩咐茶。

房將小姐的飯送至房間。鳳琴見送來的四樣精緻小菜，另外兩碗稀飯。腹中正有些飢餓，便同娘姨隨意吃着稀飯。吃畢之後，茶房又來擄掇什物而去。其時約莫已交二更時分。船上人聲漸寂，鳳琴推開那面窗子，向外面瞧看。遙見大江之中，月光如水，微風起處，江面波浪好似萬道金蛇，十分好看。新涼被體爽快異常，鳳琴愛玩不已，幾乎將個半身探出窗外。船欄干旁邊也有好些旅客往來蹀躞。娘姨坐在艙裏，微微有些磕睡，倚着床在那裏假寐。一會兒忽然聽見鳳琴失聲說道：「噫，這不是馮……說了半句又縮住了。」娘姨被他驚醒，忙問道：「小姐，你適才可可是說的馮少爺？」鳳琴也笑起來，說我一時糊塗了。我疑惑還在武昌城裏，活像馮少爺打我面前經過。我一個轉念，這是江新輪船已行至大江之中。馮少爺，他又不曾同我們一齊還鄉，那裏會遇見他？大約這船上的客人有同馮少爺相似的我，幾乎順口叫出來，被人家聽見，那才是笑話呢。娘姨聽着鳳琴一番話，不禁暗暗好笑。細想我家小姐同馮少爺久居一處，雖

然他是個閨女沒有別的邪念然而我看老爺待馮少爺的光景不能算是無情（旁觀者清）我只怪我這小姐早間不過同他講了幾句頑話他就放下臉來要替我告訴老爺叫我挨罵爲何你在這三更半夜也會想到那人見了一個相像的就順口要叫出來呢想到此處不禁含笑說道莫不是馮少爺放心小姐不下或者瞞着我們老爺溜上船來護送小姐也未可知（直呼起下文矣然而從娘姨口中敍出又確有此種思想文章有胆奇絕怪絕）這幾句話引得鳳琴笑起來不禁拍手說道人都議論我有些癡憨誰知你這癡憨比我還甚老爺早已吩咐馮少爺在武昌就學他爲甚又巴巴的瞞着我們趕得來你這話給老爺聽見又該罵你糊塗娘姨笑道糊塗也罷不糊塗也罷不是小姐糊塗錯認了人我又何至糊塗說這些話小姐不見鐘上長針已指到丑初我們也該歇一歇省得明天打磕鉢被人看見笑話鳳琴此時果然有些困倦說着話那兩隻小眼睛已濛濛的要望下閉一歪身子就向床上躺下了

娘姨嘆道。你看我們這位小姐。真是少不更事。行路的一點道理。他都不省得。說睡就睡下了。這是在房艙裏。又有我在旁邊伺候。這還罷了。萬一像那些孤身客人。放個床鋪在統艙歇息。若是像你這般大意。休說衣服什物。要被入偷竊。就以這嫋嫋婷婷一個女孩兒家。而論。怕不鬧出別的岔技兒來。那時候又有誰來護持你。（遙映下文。不是閒筆。）一面咕嚕一面擄掇。擄掇也就在另一張鋪上睡下。先前還有些睡不沈。着到後來。被那行輪機器拍通拍通的震得。渾身爽快。不知不覺已睡到第二天紅日三竿船上。人聲嘈雜。才將他們主僕二人好夢驚醒。鳳琴一咕嚕坐起來。用手捲着自己眼睛。笑向娘姨道。奇怪。昨夜我幾時睡着的。如何一共也不知道。娘姨此時正跋着鞋子。捲着自家被褥。笑道。小姐真是辛苦。衣服總不曾脫。就睡着了一件羅衫子。摺皺得不成模樣。好容易是我輕輕的替你脫下。你兀自鼾呼。毫不覺得。鳳琴笑道。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誰知行路的况味。真難消受。我也是因爲倚仗着。有。你。才。這。般。

托大到了家我自當重重謝你兩人正講着話早有茶房送進盥面水。娘姨伏侍鳳琴梳洗完畢。鳳琴笑道你去老爺房間裏看他老人家可曾起身。不曾如若已經起身或是請老爺到這邊來。或是我走過去。我有幾句話要同老爺斟酌呢。娘姨答應了便走過素君住的那個房間。見房間依然鎖着。知道素君定然不在裏面。却好走過一個茶房。娘姨便問他這裏住的那位老爺幾時出去的那茶房將娘姨望得一望。說不錯。這位韓老爺是同你們六十四號房。船一路的他老人家昨夜一總也不會回房……娘姨聽見這話大驚失色。忙忙回來報告鳳琴。正是

爐火鍊成皆幻想。掌珠飛去更驚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悲夫。天下本無事。耳自一念之動。而魔障生焉。素君與芮大烈本無深讎。宿怨徒以嫉惡太嚴。故致芮大烈不得安於其位。而自家亦因是不能棲。

遲○異○域○託○爲○蓴○鱸○之○思○翩○然○歸○隱○舟○船○之○間○乃○生○出○種○種○危○險○素○君○達○者○苟○能○於○此○處○大○澈○大○悟○一○切○人○間○世○更○有○何○冤○親○之○可○言○噫○爲○小○人○固○難○爲○君子○亦○不○易○哉○

葉○氏○姊○妹○於○鳳○琴○情○誼○極○摯○於○其○去○也○安○可○長○此○寂○寂○鳳○琴○因○素○君○不○願○以○歸○期○告○人○致○不○得○與○錦○雲○握○手○一○別○錦○雲○乃○因○送○鳳○琴○箋○紙○故○得○聞○消○息○必○來○親○送○一○程○文○章○家○翰○補○之○法○如○是○如○是○

素○君○合○眷○偕○行○獨○使○阿○祥○羈○遲○鄂○渚○固○是○素○君○爲○阿○祥○求○學○計○不○得○不○如○是○辦○法○然○而○爲○阿○祥○計○者○能○毋○傷○心○含○淚○不○言○知○其○心○中○別○有○計○較○矣○讀○者○爲○之○設○身○處○地○一○想○當○出○於○何○等○作○用○原○評○

素○君○因○欲○避○仇○遠○禍○愴○然○歸○隱○不○謂○轉○於○歸○途○中○生○出○無○限○波○瀾○可○知○世○路○崎○嶇○雖○有○明○達○亦○難○逆○料○吾○爲○廢○書○三○歎○

阿○祥○情○有○專○注○別○離○之○感○固○自○心○傷○而○鳳○琴○此○時○之○於○阿○祥○亦○早○不○同○於○疇○

昔愈是向娘姨竭力掩飾可見其一寸芳心已爲情絲所縛至於暗中人影疑是疑非益覺真情溢露此將下文情事隱隱呼起有匣劍帷燈之至文字至此直妙到毫巔矣

又錦雲送行此極尋常事耳使俗手爲之毫無生趣矣一經作者點綴便覺錯落有致且又因是哄動閒人暗爲意外風波伏線隨處點睛無一閒筆

獨鶴評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1188B

